

盖恩夫人自传全译本

第一卷整部

珍妮·马利亚·波菲尔斯·慕司·盖恩（Jeanne Marie Bouvieres de La Mothe Guyon, 1648-1717, 简称盖恩夫人）丰富的属灵经历，在基督教会中，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，并造就了同时代及后代的基督圣徒。她出生于法国贵族家庭，成长于天主教背景社会。终身历尽患难逼迫。在长年的病痛与试炼中，被神用属天的烈火所洁净，作成祂合宜的器皿。在客居他乡、多年监狱及流放的生涯中，她遵命——她的指导者与神的命令——写了这本自传。另外还有：圣经的全部注释、为信仰辩白的《申辩》、造就信徒的书籍、信件及表达对神永恒爱情的抒情诗篇。她离世后，这些法文原著均由她的朋友们出版发行。其中一些，或部分或全部地译成了英文。

曾经发行过的英译本有：自传的两三种节译本、《简易祈祷法》、《盖恩夫人的信》、《灵命流程》（节译本《由死亡得生命》）、《灵命的历境与危机》（内容选自《申辩》）、《与神联合》、抒情诗篇以及圣经注解数篇（创世记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申命记、士师记、约伯记、雅歌、耶利米书、雅各书、启示录等）。其中有七、八本已译成中文。

在自传的英文节译本中，流传较广的是1880年出版的爱德华·琼斯译本。分为上下两卷，共六十章，比《馨香的没药——盖恩夫人传略》详细很多，却同样删去了许多灵里的经历。该译本按字数看，不到全传的一半。上个世纪，慕迪出版社再版了该书，近代在市面上发行的各个自传英文版本中，这是最长、最完整的。由于没有注明是节译，很多人误以为是全传。

1938年，英文节译本《馨香的没药》被翻译成中文。它伴随着华人基督徒走过了上个世纪风云变幻的岁月。盖恩夫人丰富的十字架经历深刻地影响了那一代的中国信徒，激励着许多人愿为十架窄路摆上自己。她是为义受逼迫者的榜样与安慰；也使许多在病痛、艰难中的人得到了属天的亮光。然而，最好的节译本也不能如全传一样，携带着著者从神领受的全部信息。托马斯·泰勒·阿伦（Thomas Taylor Allen）——一位曾在孟加拉政府文职机构工作的英国弟兄——退休后，将盖恩夫人离世后第三年（1720年）出版的法文自传与当时的英译本比较，发现英译本删去了很多重要的事件及解释。于是，他以全然忠于原著的方式，翻译了全书，名为“盖恩夫人自传”（Autobiography of Madame Guyon），于1898年在伦敦出版。他称这翻译为爱的工作。后来没有人再翻译过全书。所以，这是唯一的英文全译本。当年，《馨香的没药》译者俞成华弟兄曾历经曲折，购到阿伦弟兄的全译本，并着手翻译。但环境不许可，无法进行，书籍残稿，都散落于动荡岁月里。

全传共七十六章，分为三卷：第一卷在故乡，是个人经过死亡得生命的经历；第二卷在日内瓦地区，以使徒的生命，供应多人，成为日内瓦十字架的女儿；第三卷回到巴黎，被逼迫囚禁，成为一台戏，给世人和天使观看（林前4：9）。前一部分，截止第二卷第十章，写成于1682年年底她三十四岁时，是应她属灵指导者康伯神父的要求写的，当时她在汤农。康伯神父于1687年10月在巴黎被捕，直到1714年离世，终生未获自由。1688年1月，盖恩夫人在巴黎也遭囚禁。8月21日，她在囚禁中写到第三卷第八章。9月13日，因国王妻子曼特农夫人为她陈情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便下达释放令，她获得自由。该年度，她写完第三卷第十章。但1695年年底，盖恩夫人再度被捕，被送去万森纳城堡监狱，后转到巴士底狱，直到1702年。1709年，她写完全部自传，作了结束语，并

给了她属灵的孩子最后的劝勉。八年后，她离世归主，享年六十九岁。

书中记录了她一生在十字架的道路上跟随主的心路历程，是神奇妙的手将它保存下来的。因为在颠簸、流离、被剥夺的岁月里，她失去了一切，但她凭着信心知道，神命她所写的必被保存，无一失落。她的信心真实地得到了应验。

盖恩夫人写作时，速度极快，落笔不经头脑，是圣流的流注（参第二卷第十一章）；除了执笔之外，可以说内容与她近乎无关。故全书重在灵里的经历，不重故事情节。她详细记述了各样的遭遇、里面的感动以及后来的结果，同时对属灵的道路作了透彻的分析、教导与警告，而这正是供应圣徒生命的灵粮。在此情形下，任何删节都会造成属灵的损失。有鉴于此，译者对盖恩夫人深奥的属灵经历，不敢随意删减、改动，只是藉着祷告，忠实地翻译出来。

译者于2000年年底购到阿伦弟兄的这套绝版书，输入电脑，制成文本文件后，开始着手翻译。翻译的准则是忠于原著，同时保持中文的简练与畅顺。字面上晦涩难懂之处，参阅了别的译本。

原著分了卷与章，却未加标题。为了读者查阅方便，译者将卷与章均加了标题，略提示其中内容。有些章节中段落极长，内述数件事，占一两页篇幅，译者酌情将其分成数段，以便读者阅读。

盖恩夫人引用经文比较自由，有时并不严格按照字句，加上她用的版本不同于和合本。译者按她的原意翻译，尽量注明经文出处，若与和合本圣经意思有出入时，在经文索引前加了“参”字，表示可参考该处的经文。由于语言习惯、背景以及讲述属灵经历的难度，有的中文翻译可能难于理解，译者均用小字体脚注或在括号内加注。

盖恩夫人在文中常以“魂”代替“人”，说到魂时用女性的“她”，说到人时用男性的“他”，翻译时尽量沿用原文。唯在某些情况下，为避免混乱，作了调整。

盖恩夫人使用神和魔鬼的代名词时一概使用“他”，译者改用“祂”指神，“它”指魔鬼。另外，在叙述中，盖恩夫人习惯于用多种方式称呼神，如“爱”、“无上之好”等，来直接与神对话，这所有指代神的词都用引号标注出来。

英文前言篇幅很长，译者只翻译了与自传有关的历史背景。阿伦弟兄对属灵生命的反思，由于阐述了许多个人的观念，与本书关系不大，没有翻译。

在附录一中，分类列出了所有的人名、地名、节日、专有名词、宗教术语以及疑难词汇的中英文翻译对照表，并酌情对有些词汇作了简单的注解。

附录二提供一些地图供读者参考。相信这些地图对全书的理解会有所助益，特别是第二卷的日内瓦之行。

附录三是盖恩夫人生平年度表，资料主要取自本书，也参考了一点历史。

蒙神的恩典与呼召，译者以历时十余年的时间，把这部属灵巨著翻译完成，呈给全球的华人基督徒。愿它像馨香的燔祭，蒙神悦纳，把华人圣徒带入属灵的更深处，使这部书成为这生养众多之民族的祝福。

驴驹

于2012年

xii

英译本序言

英译本序言（节译）

盖恩夫人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宗教和准宗教出版物上，有许多人非常自由地谈论她，但绝大多数人却并不了解她写的自传。许多年来，英语族群对她的认知都完全依赖于阿珀姆所著残缺不全的“传记”——在那本有误导性的书里，她的灵被沉重地包裹在所谓的福音派教义里。

暂且不提她一切属天的荣耀经历，当世界历史的秘密被揭开时，人们也许可以看见，她作为道德和属灵复兴的先锋，在历史上起了不小的作用——政治家们称这复兴为“法国革命”。在法国黑暗时期，她所发出的属灵光辉并不因她所遭遇的逼迫而消失。甚至可以说，现代欧洲之所以不同于从前，是因为从神而来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所产生的深刻改变，而这改变有一段时间是以她为管道发生的。很显然，在英语世界中，盖恩夫人自传从未被全部翻译、出版过。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所有译本中最完全的一本是经过删节的，在布里斯托于1772年出版。两年后，在都柏林出现了另一个版本，不同于前者，就好像约翰福音不同于另外三卷福音书一样。然而，后来出现的所有版本，均以布里斯托译本为根基。无论阿珀姆在他最令人不满的“传记”里怎样宣称这工作的原始性，从他重复布里斯托译本的那些错误可以看出来，他其实完全依赖该译本。最近布里斯托译本被进一步简化成一卷小书，于1886年在费城出版。

对于那些能够欣赏盖恩夫人自传的人来说，把这本书删节而不损害其独特的吸引力与权能是不可能的。就像一棵山毛榉树，当我们剪掉那飘浮的芬芳、细弱的小枝和鲜嫩的绿叶时，剩下的就只是一把干枯、僵硬而夸张的扫帚了！被删节的自传只是一系列没滋没味的事件描述，而原始文字所散发出的馨香之气与属灵的恩膏，甚至有意识的重复，都彻底消失了。当人们寻求与这样一位作者相交时，是盼望吸入并畅饮于她灵里的丰富。我现在呈给读者的译本，我知道保存了她的原意，我盼望也能保存她的灵。这样，只能靠译本了解她的读者会发现损失不是太大。对我而言，这是一份爱的工作。

在盖恩夫人的叙述中，有许多异常事件被1772年的译者省略或软化了，这无疑出于更正教徒的偏见。但在约翰·卫斯理的日记里，有好几处其实记录了极其相似的经历。

有一位匿名的作者把下面一段话附在她的法文自传前面，是这样向读者介绍的：

“我曾经读过许多权威、有价值的属灵书籍，并收集了一百三十多卷教会之父们最受尊崇的著作。神知道我对他们的敬重，这也是他们所当得的；但没有任何一个人或一本书能跟盖恩夫人或她的著作相比！”

“亲爱的读者，如果我的经历能给你一点指南的话，我该多么高兴啊！自从我有幸见识她神圣的文字，四十年幸福的时光已经过去了，这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。这一事件成了我生命永恒的祝福。当我看见这崭新的真理次序时，我是多么震惊啊！一开始，我懂得很少，因为缺乏一个贫穷的灵——那是接受神的国和祂的永恒真理所必需的。我的脑中充满了人类幼儿们喜欢玩弄的思想和学院式的教义——这是尊严的神学家们用以填充他们的婴儿的，他们甚至不耻于称之为真知识。然而，尽管我被常规弄瞎了心眼，以至于头脑贫乏，心灵高傲，觉得这些知识都是不容置疑的，但盖恩夫人的神圣著作所散发出的那甘甜而有穿透力的恩膏，那以自己为印证的真理特色，那连在一起的教义链条，那永远浸润在神的爱里、带着爱的色彩、也以这爱为终极的崇高真理，这一切神圣的吸引力抓住了我。于是，渐渐地，我的地平线透亮了，缕缕光线穿透了灵魂的厚云，‘生命之光’不知不觉融化了坚冰，我的心着火了。这时，我才看清了：原来我并不理解我们的圣经，只是抓住了一点理性可以触到的皮毛；而在属神的事上，这反而让人越发瞎眼了。然后，一切从理性而来的矛盾都彻底消失了，崭新、纯净的白日之光把我提升起来，使我明白了基督教的理念——多数人对此只有最初步的概念，远未把握其精意。”

关于基督教的概念，译者并不是从盖恩夫人获得的，而是从“本源”（神）直接得到的，但他认同讲这段话的人对盖恩夫人的评论，并愿意加上他的敬重。有哪个真正饥渴的人就近这以神为源头的喷泉时，不会从这活水的管道得到更新呢？救主的灵单独活在她的里面，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洁净了她，使她自然且正当地居于最高的天上，置身于那些穿耀眼白衣的人中间，就是使徒约翰所看见的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人（启7:9-17），但主却把她留在世上——不是为了进一步洁净她，而是为了给现代人一个榜样，看见一个真正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的生命样式。这同样的灵依然从她的文字里散发出来，穿透读者的心，就是那些思想单纯，像小孩子一样柔软可塑的人——这是能够接受神教导的第一要素。对于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和自以为是的评论家，这无疑是一块绊脚石。这样的人可能需要经过数世纪满有恩惠的教育，加上许多被压垮的经历，其“骄傲”才能被破碎，“意志”抵挡的墙垣才能倒塌——在整个宇宙中，唯有“意志”能永久地抵挡神的旨意。然而，除非这人是最邪恶、最顽固的灭亡之子，这个时间还是会到来的，因为人很难抵挡被“圣爱”所激动的“神圣智慧”的本源。那时他就会对盖恩夫人的生命有正确的理解了。

写前面那段匿名话的作者显然是一个天主教徒，他毫不犹豫地称盖恩夫人为我们这个时代的“使徒”，其位置仅次于童女马利亚，在所有被封的圣徒之上。盖恩夫人不属于任何一个教会、宗派或民族。她那纯属偶然的教育和背景被剥夺之后，她的一生显示了基督所宣称的普世教义，对基督徒、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真实的，即“神是个灵，所以拜祂的，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祂”（约4:24）。这被圣保罗进一步定义并强调为：“现在活着的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”（加2:20）受造物是无有，基督是一切。

盖恩夫人于1717年6月9日过世，翻译本书所依据的法文原著是1720年在科隆出版的，那时距她离世不到三年。她的丈夫非常富有，是一位工程师的儿子。这位工程师曾开发了法国的布里亚尔运河（the Canal of Briare），显然因这项工程而被封为贵族。盖恩夫人的家族姓氏显示她是贵族出身。

她开始写自传是因属灵指导者的命令，原本只是为了给他看的。大部分在1688年她第一次被囚前后写成。后来她继续书写，于1709年最终完稿。在第三卷第八章里有些话语显示，她已经预先知道这本书会被发表。关于该书出版的过程，原编辑在前言中作了解释。

编辑告诉我们：激烈反对芬乃伦的会议汇刊在德国和英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。芬乃伦身为康布雷的大主教，这位置无疑使他在同盟国的军官中大有名气，所以有许多人好奇，想了解整个论战的全部细节。某些英国和德国的贵族不满足于研读手中仅有的盖恩夫人的文字，在她于1703年获释之后，为了追根究底，曾趁机亲自去法国访问她。“她将自己书写并修改过的自传交给他们。她的意愿是当神让她离世之后，就公开发表。她把手稿托付给一位英国勋爵，他把它带回了英国，现在手稿仍然在他的手中。看见主在一段时间之前已经取走了作者，为了尽快实现她的遗愿，我在此呈给公众这本按着原稿仔细校对过的自传。”

编辑如此肯定的断言对该书的权威没有留下任何疑问。任何有属灵味觉的读者在读这本原始的自传时，都可以得到清晰的亮光，从而分辨出这与那些靠理性、也为理性而写的书的不同。它是从心里自由地涌流出来的，没有用逻辑次序构造通篇，也不靠推论凝为一体，只是把自己简单地呈给灵的直觉。只有有盖恩夫人经历的人才能写出盖恩夫人自传。

托马斯·泰勒·阿伦（Thomas Taylor Allen）
于1898年

第一章

前言总论

惟有神——你要我写下这如此卑微而又特别的生命历程，我先前所写的，略去了一些事情，但你认为很重要，应当保留。为了顺服，我愿意全心照着你所要求的去作，虽然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有些困难，因为我的状态不允许我太深思。

我多么渴望能使你了解神对我的爱，而我是何等忘恩！但我做不到，因为你不要我详细叙述我的罪，况且许多事情我也忘记了。然而，我将全力以赴。

我相信你永不让它呈现在人们的眼前，并且在神使你的灵性获益之后，你会将它烧毁。为了你属灵的益处，我愿意牺牲一切。我相信，为了你个人和他人的成圣，神在你身上有些计划。但同时，让我确实地告诉你，若经过许多的艰难和劳苦，你就不可能达到；那条途径与你所预期的截然相反。你如果相信神只在“无有”之上建造祂伟大的工程，你就不会对此感到希奇了。

祂似乎为了建造而拆毁。祂命定属于自己的圣殿，无论怎样雄伟庄严，起初却只是人手所建，必须彻底拆毁，直到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。在这可怕的废墟上，圣灵要建造一座圣殿，不是出于人手，乃是单单藉着祂的权能。

哦！但愿你能明白神引领的秘径，是何等深奥！它向卑微的人显现，向世上伟大智慧的人就隐藏起来——他们想象自己是主的谋士，洞察主的道路，自以为满有神圣的智慧。这奥秘，是那些孤芳自赏、活在“自己”的动作里的人所不知道的。这奥秘，甚至向“空中的飞鸟”隐藏起来——就是那些凭着他们活泼的亮光和向上的力量靠近天堂，企图洞悉上帝长阔高深的人！这神圣的智慧，甚至是世上那些学问渊博、见识卓越的人所不明白的。

那么，到底谁能知道呢？谁能告诉我们它的讯息呢？答案是“毁灭与死亡”。它们声称“曾风闻其名”（伯28:22）。当人为了进入神，只活在祂里面，而向万物死，并且真正舍弃自己时，那样的人才有些许认识真智慧的能力。

哦！智慧引领她选民的途径，是何等鲜为人知啊！这真理，迥然不同于常人所以为的“真正完美”；人略知点滴，就惊讶不已，不禁像圣保罗一样赞叹：“深哉！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。你的判断何其难测！你的踪迹何其难寻！”（罗11:33）

神不像人那样判断事情。人总是以善为恶，以恶为善。人看为伟大而正直的事情，在神的眼中是可憎恶的；照先知的话说，人的义就像污秽破烂的衣服。祂会严格审查人里面的自义，正如法利赛人的义，他们只能激起神的愤怒，而不能得到祂的爱与赏赐。祂曾亲口确实地告诉我们：“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”（太5:20）我们中间有谁的义像法利赛人的义呢？尽管没有他们行善多，岂不百倍地夸耀更胜于他们吗？谁不喜欢在自己和别人眼中显为义呢？又有谁不相信只要这样（行善），在神的眼中就足以为义了呢？然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和祂的开路先锋（施洗约翰）对这种人所显示的愤怒。基督的温柔何等无限，是一切温柔完美的楷模。祂的温柔发自内心，没有鸽面鹰心的虚饰。耶稣基督，就我说，对这些自义的人只有严厉，跟他们形同陌路，似乎当众贬损他们。但对于罪人，祂却满了怜悯、同情与慈爱，并且祂是单单为了他们而来。只有病人才需要医生。以色列的救赎主来，是为了救赎以色列家迷失的羊。

哦！“爱”，你爱罪人胜于义人，你所赐的救恩显明你是何等忌邪！的确如此。可怜的罪人看见自己内里的败坏，只有深深的自恨；发现自我的可怖，只有回转扑进救主的怀抱。凭着爱与信，他进入

救主圣洁的宝血中，出来时，便洗得洁白如羊毛了。罪恶令他愁苦不堪，只有主能医治，主也慈爱地医治了他，他对主就怀着满腔的爱。罪越深，得医治后，爱就越深；亏负越多，被赦免后，感恩也越多。而义人呢？他仗着自己做了许多善事，似乎救恩在握，便有恃无恐地认为天国是他劳苦功高当得的报酬。于是，在苦毒的热忱中，他定罪罪人，使他们相信天国的门向他们是关闭的；并且他们没有义，不要奢想在其中有份。他自我陶醉，自信天国的门向他必然大开。救主对他几乎是无用的。他满载功德而行，然而其重负必将他压垮。哦！这虚荣的重负，会长久地压着他。而罪人呢？因着一无所所有，就乘着爱和信的翅膀，飞进救主的怀抱，主便将白白的恩典，无限地赐给他们。

哦！前者（那自义的人）是何等爱自己，爱神又是何等少啊！他们自爱自美，为所做的善事沾沾自喜。其实，一放在神公义的太阳底下，他们的罪恶立刻显露，是如此污秽，令人厌恶。抹大拉的马利亚没有任何义行，主赦免她，“因为她的爱多”（路7:47），爱和信便成了她的义。

圣保罗因深谙这伟大的真理，所以有如此确切的描述：“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”（罗4:9）。这话真是十分贴切。这位圣洁的前辈，其所做所为无不显出他是行在大义之中，但他却不自视如此；因为他已完全脱离了一切的自我和自我，他信心唯一的基石，就是救主将来的救赎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这就算为他的义——纯全、简单而清洁。这是藉着耶稣基督而得的义，而不是出于人，人的行为和自以为义的义。

写到这里，似乎离我写作的初衷太远了。但是不知不觉地，它会引导你，让你看见神所拣选的工人，若不是归正的罪人——他们昔日的罪恶恰与今日的尊荣平衡，就是自义已被完全摧毁的人。人手所建的殿，没有一块石头是不被拆毁的，因为它们都是建造在流沙上，根基是受造之物，而不是活石——耶稣基督。祂来到世上，倾覆、拆毁一切所要建造的。祂建立教会的方法，似乎就是拆毁她。这是怎样的一种立法、并使律法生效的方式！立法者被世上的学者、权贵定为罪犯，最后死在示众架上！哦！人若知道自义与神的设计是怎样对立，我们就该永远谦卑，不再信靠眼前那唯一的支撑物（自义）了！

接受了这点，从祂给予我这最不值之人的恩典中，你就不难明白神的设计了。你将毫无困难地相信这一切。它们全是恩典——就是恩赐，不是我配得的，相反，我使自己格外不配。内里的美善来自神，但人们总是将它归功于人，于是忌邪公义的神，凭着祂权能的大爱，愿意藉着万物中最卑微的，来显示祂的恩赐是出于祂的旨意，而不是我们的功劳。祂拆毁在骄傲中所建造的，又建造那被拆毁的，为要“使用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”（林前1:27），这是祂独特的智慧。祂若使用那无用的和卑贱的，在意想不到的方式中，祂又使他们为万物所鄙视。祂藉着他们来使人得救，不是要他们获得这些人的赞许，乃是要受他们的侮辱、憎恨。从你命我所写的生命历程中，你将看出这一点来。

第二章 生死不定新生儿

据说，我生于1648年4月13日，复活节的下午，但直到5月24日才受洗。我的父母双亲均以敬虔为业；特别是父亲，他继承了祖传的敬虔，因为长久以来，在他的家里，几乎人皆圣徒。

我是不足月生的。我母亲怀胎八个月时，受了一次可怕的惊吓，使我提前降世。听说这样的早产儿是几乎不能活的。我一出世，还没有受洗，就面临着死亡了。他们把我抱到护士那里；刚到，就通知父亲说我已经死了。父亲非常难过。稍后，他们又通知他，我似乎还有气息。父亲立刻带着神父，亲自来到我的房间。但一进门，他们就告诉他，刚才的气息是我最后的挣扎，现在，我已经彻底

死了。真的，他们在我身上看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。神父走了，父亲也极度悲伤地走了。这种状况持续了很久，若是讲出来，实在令人难以置信。

我的神啊，我觉得为了使我更好地领略你恩典的伟大，你才让我有如此奇特的经历。在我的得救上，你除去人手之工，何等愿意我只亏欠你！

但如果那时我死了，也许我就永不认识你，也不会爱你了；这颗心，单单为了你而造的心，会与你分开，而没有片刻的联合。神啊，至高的福祉！若是此刻我被你恨恶，将来永远沉沦，起码我还有一个安慰，就是我曾经认识过你，曾经爱过你、寻求过你，也曾经跟随过你。单单因着爱你的公义，我会何等愿意接受这永恒的处决！尽管这对我比对任何人都严酷，我却会爱的。哦！“爱”，我多么爱你的公义，你纯洁的荣耀！我不顾自我和自我的利益，与自己为敌，与你的公义为伍；它击打哪里，我也击打。但那时我若死了，我便永不会爱它了，或许我会恨它的，尽管有点优势，就是没有冒犯过你；但在我的心里，为爱而殉身的喜乐和爱你的幸福，远超过得罪你的烦恼。

生命之始，生死交替，预兆了我来日的命运——时而因罪而死，时而因恩典而活。生与死的交战！死亡几乎要征服生命了，**生命最终却得胜了**。啊！但愿那时曾赐给我信心，相信生命终会永远胜过死亡。无疑，若是只有你活在我里面，这是自然的，我的神。此刻，你似乎就是我唯一的生命，唯一的爱情。

最后，他们终于找到一个时间，使我蒙受了洗礼的恩典。我的神啊，短期内，我不与你为敌了。但是，唉！如此大好，转瞬即逝，不幸的理性成了我怎样的灾祸啊！我貌似超常的理性，只是导致我更快地失去了你的恩典！

洗礼后，他们寻索我不断昏厥的原因，发现背底部有个巨大的肿瘤。切开后，伤口硕大，手术师能把整个手都插进去！如此稚龄，生此奇病，本是致命的；但我的神啊，你愿**我承受你最伟大的怜悯**，不许这病夺去我的性命。肿瘤流了很多可怕的脓，我想，这象征了从我生命中流出的败坏，我的“爱”，**你将除去它一切的恶毒**。他们告诉我，这怪病刚好，坏疽袭击了我的一条大腿，之后是另一条。我的生命只是一连串的病患。

两岁半，我被送到乌斯林修道院，住了一段时间；后来，又被带走了。母亲不太喜欢女孩，不大理我，将我丢给使女，而她们也很忽略我；但是你，我的神，却保护了我。我极其活泼，事故不断，后果却都不严重。有好几次，我从通风口掉到一个很深的放木头的地窖里。还有些别的事情，为简练起见，略去不提。

我四岁时，**孟巴森的公爵夫人**来到本笃会修道院。她对我的父亲颇具友谊。她请求父亲，将我放在修道院里，与她作伴，因为我是一个很好的消遣。她极喜爱神赐我的外貌，与我朝夕相处。我不断地生危险的病；不记得有什么大过犯——**周围只有好榜样**，由于天性向善，无人使我走偏时，我就随善而行。我喜欢听人谈论神，喜欢在教会里，也喜欢穿修女服。

有一天，我想她们讲地狱的可怕只是为了吓唬我，因为我很聪明，有点顽皮的伎俩，她们称之为精明。夜里睡梦中，我看见了地狱，尽管年幼，那可怕景象却终生难忘。我觉得那是一个阴森幽暗、灵魂受折磨的地方；我的位置显在其中。**我一见就悲切大哭**，对主说：“**我的神啊**，如果你怜悯我，让我多活几天，我再不得罪你了！”**你恩准了我**，**我的神**，甚至给我勇气服事你，超过我的年龄。

我对人丝毫未提此事，只是要去认罪，但我太小了，寄宿生女教师将我抱去，陪着我；他们只是听我讲。我开始自控有反对信仰的思想，她很惊讶。听认罪的神甫大笑，问我那些思想是什么。我告诉他：直到此刻，我一直怀疑地狱；我以为女教师跟我讲，只是为了让我学乖，但我不再怀疑了。

认罪后，我有一种难以描述的火热，有一段时间，甚至渴望殉道。那些可贵的女孩子为了消遣，想看看这初萌的热情能走多远，告诉我准备殉道。我的神啊！我在热情与甘甜中向你祈祷；这热情又新鲜又宜人，我认为这就是你爱的确据。它使我放胆，热切地求她们让我殉道，好去见你，我的神。但这里是否有些假冒为善呢？我是否认为，她们不会让我死，而我不需要死，便得了死的功德呢？一定有这潜意识。那些女孩子让我跪在床单上，在我身后举起一把大刀，以此试验我的热诚。我一见便大喊起来：“**没有爸爸同意，我不能死！**”她们说，这样我就不能殉道了，我这么讲，只是为了救自己——这是真的。我十分难过，她们怎样安慰都没有用。有个声音责备我：只取决于自己，我就可以上天堂了，而我竟不愿意！

在这院中，我多受宠爱，但是你，我的神啊，不愿我一刻没有一些适合我年龄的十字架。我的病刚好，你就许可一些成年女孩子因嫉妒数次耍弄我，其中一位尤甚。有一次，她们控告我一个严重的过犯，我虽然无辜，却受了严厉的惩罚。我不再喜欢这里了，再加上经常重病，便离开了。

回到父家，母亲一如既往，直接把我交给仆人们看管，因为有一位使女是她所信任的。在此，我注意到有些母亲的过失，就是在祈祷或忙碌的托词下，忽略了与女儿相处。我的母亲很贤德，若是料到有害，她是不会丢开我的。另一个过失就是对孩子们不公正、偏袒，**导致家庭分裂与毁灭**。一视同仁，才能使心相通，且养成爱的氛围。当父母或少年人的导师，忽略教养孩子，放任他们无所事事，长时间踪影不见时，岂不知他们在作恶吗？年轻女孩几乎皆毁于此——**自由与无聊，使多少可能的天使，变成了魔鬼！**

更可悲的是：母亲在敬虔中自毁，因行善而犯罪。由于喜欢祷告，特别是刚入门时，她们掉进了两个极端。一种将小孩子长时间地留在教会里，与她们作伴，使孩子对祷告强烈反感。我见过许多这样的孩子，当她们长大自由时，逃避教会和敬虔就像逃避地狱一样。这是由于她们胃口娇弱时，暴食灵粮而不消化，不但得不到滋养，反而讨厌这种食物，后来能消化时，也不愿品尝了。另外，敬虔的母亲严密看守女儿，使她们如同笼中的鸟儿，不得自由；她们一旦得隙飞出去，就再也不回来了。应该趁幼驯化，不时飞一飞；这时，翅膀弱，有人看着，逃走容易抓住，如此小飞能养成回笼的习惯，笼子便成为可爱的居所了。我相信应该这样对待年轻女子：她们永不可离开母亲的视野，也要有适当的自由；母亲应当毫无虚饰地引导女儿走在对的路上。这样，不久就会看到果效了。

另一个极端更危险。敬虔的母亲们离开女儿，整天在教会里，女儿唯一的想法就是冒犯神——**我没有讲那些奢侈享乐、随波逐流的母亲，她们在场对女儿的伤害比不在更大；我是说那些热心事奉主的人，但她们以自己的方式服事神，而不是以祂的方式，按自己的设计亲近神，而不顾神的心意。人给神最大的荣耀就是不冒犯祂；若是奉献为罪恶开路，这算什么奉献呢？**

让她们亲近神，也不离开女儿；让她们待女儿如同姊妹，而不是奴隶；让女儿觉得，母亲在她们的消遣中也得到了消遣——这会使女儿不回避母亲，且喜爱与她们相处。她们在母亲面前既然有甘甜的满足，就不会到别处去寻求了。我们应该谨慎地让她们思想有益的美事，这样，恶便不会充斥头脑。她们应当每天读点好书，有几刻钟的祷告——**充满感情的祈祷，而不是冥想**。哦！若是这样待她们，很快就可以止住一切的不轨，既不会有任性的女儿，也不会有坏的母亲了，因为当女孩子成为母亲时，会按着她们被养育的方式养育孩子。

公平对待每一个孩子，在家里就没有分裂、诽谤，家庭就会和睦。同样，对孩子不公正的偏袒会引发私下的嫉妒与仇恨，这会随着年日增强，持续到死。有多少孩子是家里的偶像，像至高者，效法父母，待弟兄们如同奴隶，可以说这人是那人的奴仆。结果经常却是：宠儿成为父母的刑杖，可怜的被忽略的孩子则成为他们全部的安慰。

如果照此生活，他们就不会强迫孩子献身宗教，为了养育一个而牺牲另一个了。修道院可以免除混乱，因为在那里的都是神所呼召的，而神也会托住他们的圣职。但那些“要”孩子做圣工的人，由于孩子对弟兄姊妹怀着刻骨的仇恨，就陷入了绝望与毁灭——这无辜的代价是今生与永生不幸的根源啊！哦！父亲们，母亲们，你为何如此待他？你说：“那个孩子天生就坏。”正因为如此，你该格外爱他，怜悯他啊！也许你正是他不幸的根源，所以你该更多地爱他。另外，神把他赐给你，是要你爱，不是恨。他见自己没有别人的天赋，已经够难过了；你还用不公正的待遇，残忍地增加他的痛苦！有一天，你轻视的这个孩子会成为圣徒，而另一个也许是魔鬼。

我的母亲在这两点上都失败了。她将我整天远远地丢给仆人，而仆人们只是教我作恶，熟谙恶事。我天生喜爱好榜样，见人行善时，我也行善，不再有恶念；但一见人作恶，我又即刻忘记行善。神啊，若不是因着年幼，什么样的危险我不会遇到呢！我的神，你用无形的手，掠去了一切的危险。母亲只爱我的兄弟，对我从没有任何温情与爱的表示，我就自动远离了她。兄弟确实比我可爱，但对他极度的溺爱，使她只注意我的缺点，甚至看不见我外在的素质——若是留心照料，这些缺点本是无足轻重的。我常常生病，总是暴露在千千万万的危险中，竟没有做什么，似乎最坏的就是讲些美事，自寻开心。

我的自由每天增加；有一天，甚至离开家，到街上去，跟一些不适合我们门第的孩子游玩。我的神啊，你一直看顾这个时常忘记你的孩子，你让我父亲回家，发现了我。他非常疼爱我。他是那么难过，一言不发，径直把我带到乌斯林修道院去了。

第三章修道院里度童年

我将近七岁了。在乌斯林修道院，我有两个姐姐做修女：一个同父异母，一个同母异父——我父母以前都结过婚。父亲让他的女儿照看我，她是当时最能干最属灵的人之一，特别适合管教女孩子。我的神啊，这是你对我的爱护，是我得救的第一步。她非常爱我，哦！纯善的神，爱使她发现了你给我的许多潜在素质，并努力栽培。如果一直在她明智的教养下，我相信我会有很多美德，而不会染上后来那么多的恶习。

这可敬的女人在学问和敬虔上全时间指导我。她天然的才华受过良好的栽培；最重要的，她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信心伟大而纯洁。为了跟我交谈、相处，她放弃了一切娱乐。她说她极爱我，发现与我同在的乐趣远超别处。如果我碰巧给些合宜的回答，她便觉得她一切辛苦都得到了太好的回报。简言之，她对我指导得是那么好，不久，我就通晓那些适合我的事情了，甚至能回答一些问题，是很多成年人都不知道的。

父亲常差人接我回家。有一次，碰巧英国女王在我家；那时，我快八岁了。父亲跟女王的认罪神甫说，如果他想有点娱乐，可以跟我谈谈，问些问题。他就问了我一些极难的问题，我回答得很恰当。他将我带到女王面前，说：“陛下当从这个孩子得些乐趣。”她照做了，十分喜欢我的举止和活泼的应对。她热切要求把我带走，做尊贵的童女，陪伴公主；她保证一定会特别照顾我的。但我的父亲拒绝了，让她扫兴。我的神啊，是你让他拒绝的，免得我的得救受挫。像我这样软弱的人，在王宫里，除了毁坏自己，还能做什么呢？

我被送回乌斯林，继续受姐姐爱的照料。但由于她不是寄宿生女教师，有时我得跟她们在一起，我染了一些恶习。我说谎，情绪化，不敬虔，几天不想你，哦，我的神！但你却一直看顾我，我下面就会讲到。

这恶习并没有持续很久，因为姐姐的照顾挽回了我。我喜欢听人讲论你，我的神，百听不厌。在教

会里我永不疲倦；我喜爱祷告，同情穷人。由于曾经吸食过纯净信心的灵奶，我天然地反对教义可疑的人；即使在我最不忠诚的时候，我的神啊，你都保守了我这一恩典。

在花园尽头有个小教堂，是奉献给孩童耶稣的。我喜欢上它；有段时间，每天早晨我把早饭带去，藏在祂的像后。我很幼稚，以为放弃早饭是个可观的牺牲。其实，我很贪婪，要做自我选择的牺牲，而不是无条件的牺牲，可见我已多么自爱！清扫教堂时，她们在像后发现了这些食物，知道是我放的，因为见我天天去那里。我的神啊，你无善不赏，不久就加倍地赏赐了这童稚的奉献。

有一天，一些大女孩到井上跳舞作乐。这井水质不好，厨房用作污水池。水很深，为预防事故，井口用木板盖住。她们离开后，我想模仿。不料，木板裂开，我掉了下去，落在可怕的污秽中，被一小片木头托住，所以没有淹死。

哦！“爱”，这不正是我未来的预表吗？多少次，你待我像待先知（耶利米），把我丢在深坑里。我陷在污泥中，无法脱身，不是弄得遍体污秽，臭不可闻吗？但你的良善保守了我。我虽然脏污，却没有窒息；虽然到了死亡的大门，死亡在我身上却没有权柄。我的神啊！在这可怕的地方，是你亲爱的手托住了我，而不是这木棒——木棒很小，我长时间坐在上面，无疑会把它压断的。我全力喊了起来。

寄宿生们见我掉下去，没有立刻把我拉出来，反去找仆人了。修女们闻讯后，确信我已经死了，没有找我，直接去教堂通知我姐姐了——她正在祷告。她立刻为我祈祷，恳请圣处女代求，然后来到我这里，吓得半死。令她惊异的是，她看见我端坐在污秽中，好像坐在一把椅子上。你如此神奇地托住了我，良善的神啊，她赞美敬拜你！

唉！如果跌入污秽，只有这一次，那该多好啊！我脱身污井，又跌入了一千倍的危险中。我用极度的忘恩，回报了这明显的救护。哦！“爱”，你无限的耐心是我耗之不尽的。你还没有倦于救护我，我已倦于得罪你了！

接下来的一段日子，我仍然跟姐姐在一起，继续对神的爱与敬畏。在她的身边，我愉快地成长，生活宁静，获益良多，特别是在健康的时候。我经常生病，既突然又剧烈。晚上好好的，早晨就肿胀，遍体紫斑；不然就是发烧。九岁时，我突然大量呕血，她们都以为我要死了。

此前不久，仇敌嫉妒我的幸福，使另一个姐姐（同母异父）嫉妒，要轮流照顾我。她人很好，只是没有教导孩子的天赋。可以说，在这家修道院里，我的幸福就到此为止了。一开始，她很爱我，但她的爱在我的心里留不下印象；另一个姐姐看一眼的果效，都超过她一切的威逼利诱。她见我爱教养我的姐姐甚于爱她时，她的爱抚变成了苦待。她不许我跟同父异母的姐姐讲话；若是违背了，她就叫人鞭打我，或者自己动手。

我受不了这残酷的待遇，用极度的忘恩，回报了姐姐的爱和她的养育之恩——我不去看她了。但我重病呕血的时候，她显露了对我不变的爱。当她得知我远离她是因惧怕刑罚，而不是心肠坏时，她更爱我了。

我相信唯有这次，对惩罚的恐惧有力地挟持了我。此后，令我深感痛苦的不是自己的得失，而是让所爱的人烦恼——这是我的天然个性。“爱”，你知道，印在我头脑或心灵中的，不是对你惩戒的恐惧，而是冒犯你之后，自我的厌弃和悲伤。即使没有天堂地狱，我想我一样惧怕得罪你。犯罪后，你的爱抚比严惩一千倍地更令人难以担当；我宁可一千次选择地狱，而不愿得罪你！

父亲获悉了姐姐们和我之间所发生的事情，让我退出修道院回家了。那时，我将近十岁。

我在父亲身边变得更坏了。旧习日渐加强，新恶不断染上。在整天远离母亲的自由中，我的神啊，你却处处保护了我，使我没有做任何羞辱你的事情。想到这些，我不无惊奇。在父亲身边，我只住

了很短的时间。

多明我会修道院的院长——一位出身极高贵的修女——是我父亲的密友。她对我产生了深厚的友情，迫切地恳求父亲让我去她的修道院，说会让我睡在她的房间里，她会亲自照料我。若是不知底细，凭外观判断，我很讨人喜爱。一旦离开恶源，我便停止作恶；其实，我没有恶欲，只是随波逐流，让人领偏。我爱教会，总是长时间待在里面，因而在这位女士眼中，我并不坏。但在她的教区里多有纷争，她忙于处理，无暇顾及我。

我的神，你让我生了水痘，卧床三个礼拜。我一点都不想冒犯你了。我的父母相信我受到了最周全的照料；其实，我全然无助，无人过问。那些可敬的女士以为是天花，格外害怕，不敢接近我。我整天不见一人；只在吃饭时，一位凡俗修女把饭送来，然后立刻离开。因着神的恩典，我在病房里发现了一本圣经。由于喜欢读书，我就从早读到晚。我的记忆力很好，学了历史方面一切的知识。**我病愈后，有位女士见院长事务繁忙，无人理我，就让我住到她的房间里。**从此，有个明理人交谈，我就忘了旧习——那些习气是外来的，并不置根于心。我再度变得敬虔了。不晓得为什么，我喜欢向圣处女祈祷。即使在最不忠诚的时候，我依然认真祷告，经常认罪。

另一方面，在这里我没有同龄人，很不开心。别的寄宿生都很年长，严酷地逼迫我。在饮食上，我极被忽略，长得很瘦。根据我的度量，还有一些别的小十字架。

第四章 感堂兄之圣洁而悔罪

在这个修道院里，我住了八个月。然后，父亲让我离开了，回到母亲身边。

母亲见我合她的意，爱我便多了些；有段时间，她甚至很喜欢我。不过，她仍然偏袒我的兄弟；这是那么明显，人皆不以为然。我生病时，若是喜欢什么，兄弟每每也要，尽管他完全健康，还是给他，要我放弃。他经常使我受苦。有一天，他让我爬到马车顶上，**把我推下地**，险些害死我。但我只是跌得青紫，没有破皮——无论怎样摔跌，我从未受过重伤。我的神啊！是你的手在托着我，保护我。如先知所说，你将手放在义人的脚下，他摔下时便不会受伤（参诗91:12），这话似乎应验在我身上了。兄弟还经常打我，母亲对此一言不发。

这不公正的待遇使我原本柔和的性情变苦毒了——**反正都不好，我何必行好呢？神啊！我那时做好事不是单为了你，因为他们不在意，我就自暴自弃了。**你一直用十字架引导我；倘若知道如何从痛苦中获益，我就该快步归向你，而不是误入歧途了。

我嫉妒兄弟，在他和我之间每件事上，我都注意到母亲偏袒。他无论做什么总是对的，而我总是错的。使女们爱抚兄弟，恶待我，以此向母亲献殷勤。我确实不好，陷在撒谎、发脾气的恶习中，如从前一样。但我依然乐善好施，爱穷人。我勤勉地向你祷告，我的神，我喜欢听人讲你，爱读好书。

先生，看见这长期不定的生活，诸多的障碍，太多的恩典和太多的忘恩，我想你会惊讶的。但下文会让你更加惊讶，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的恶习强化；理性非但没有矫正这荒谬的行径，反而提供了更多的力量和机会助我犯罪。当我的忘恩加增时，我的神啊，你的恩典加倍了。好像围城一般，你在征服我的心，而我拼命抵挡。**在这悲惨的地方，我筑起防御工事，用加倍的邪恶阻止你在我心里掌权。**在你即将得胜之际，我造出交叉炮火，设立屏障，拦阻你的恩惠，堵截你的恩典。除你之外，断没有什么力量能摧毁它们，哦，我至圣的“爱”！**多少次，罪恶将我降到死荫之地，但你的圣火比死亡更有力量！**

我不认同这说法：我们没有自由抵挡恩典。我有太长太痛苦的自由的经验。诚然，有些主动的恩典，不需要意志和知觉就能接受，且只在得到时，人才察觉。我向善之心是那么微弱，不堪一击。当机会不在时，我的恶念便即刻消失，乐于聆听恩典之语。但一点挫折就使我退步，关闭心门，不听你的低声呼唤，哦，我的神！更有甚者，我不是逃离这种场合，而是去寻找，耽于其中。

的确，自由对于我们是灾难性的。你保持着对我十字架的引导，使我藉此归向你，但是我的神啊，我不知道如何使用它。从幼年起我就满了患难，不是来自疾病，就是来自逼迫。照料我的使女给我梳头时常打我，她叫我转头的唯一方式，就是啪的一巴掌。所有的事情都使我受苦。但是，唉！我的神，我并没有归向你，我只是心情烦躁，精神痛苦。

父亲对此一无所知；他很爱我，是不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的。我对他既爱且惧，什么都不讲。当着他的面，母亲常责怪我，他总是说：“白日有十二个小时；她会改变的。”这严酷的待遇使我原本柔和的天性变苦毒了，但对灵魂还不是最坏的。致命的是，因为不能忍受虐待我的人，我就找爱抚我的人避难，她们则领我进入毁灭。

父亲见我长大了，为了在复活节，我十一岁生日时，让我领第一次圣餐，他将我放到乌斯林修道院过四旬期。他把我托付给他的女儿——我最亲爱的姐姐。姐姐全力照顾我，使我作好一切准备。我的神啊，我只想一次完全地奉献给你。我觉得在我里面，好倾向与坏习惯常常搏斗。我做了些悔罪的苦行。由于整天跟姐姐在一起，同班的成年寄宿生都很通情达理，尽管年龄相差甚大，我与她们交往时，也变得通情达理了。我天性向善，爱美好的事物，适于理性的引导——教我学坏，实在是扼杀我。我极容易被温柔所征服，姐姐没有疾言厉色，就使我顺从地做到了她所要求的一切。最后，复活节那天，在全面认罪之后，我在极大的喜乐与敬虔中领了第一次圣餐。在那里，我一直住到五旬节。

另一个姐姐是二班的女教师，在她的礼拜，她要我到她的班上去。她截然不同的作风冷却了我的热诚。我的神啊！第一次领圣餐时我所品尝的那崭新的热情，只昙花一现，便不见了。唉！麻烦卷土重来，我退出了修道院。

母亲见我在这一年龄上长得很高，比以往更合她的心意，就一心打扮我，带我出去见人。我的神啊！她对你给我的美貌有种可悲的喜爱。这美貌本应当使你得赞美、称颂的，却成了我虚荣骄傲的根源。有好几个人求婚，但因我只有十二岁，父亲不予考虑。

我非常喜欢读书，整天关在屋子里，一个人安静地读书。起码有一段时间，使我完全归向神的是，父亲有个侄子（他的生平写在外国宣教记录中，名为沙梅松，其实他的名字是陶西），在去交趾支那的路上，与希里波立的主教探访我家。我不在，一反常规，跟同伴们出去散步了。等我回来后，他已经离开了。他们向我描述他的圣洁、他所讲过的话，我深受感动，难过得要死。

那天其余的时间，我一直哭泣，夜里又哭了通宵。次日一大早，我去见认罪神甫，悲痛欲绝地对他说：“我父啊！难道全家只有我一个人下地狱吗？啊！帮我救自己吧！”他见我那么难过，大吃一惊，竭力安慰我。他不相信我有多么坏，因为即使是最坏的时候，我还是守规矩，严格顺服的；我小心地经常认罪，由于去他那里，生活比较有秩序。

哦！“爱”，多少次，你叩我的心门，它不打开？多少次，你用猝死惊吓它？但死亡的印象转瞬即逝，顷刻我又回到了不忠之中。

但这一次，你抓住了我，掳走了我的心。唉！惹你不快时，什么样的痛苦我没有承受！怎样的啜泣！怎样的懊悔！看我的情形，谁不相信我的悔改要一生之久？你为什么不取走这颗心，我的神？我真诚地把它给了你。或者如果你真的取走了，为什么又让它逃脱呢？难道你没有力量留住它吗？也

许，把我留给自己，好彰显你的怜悯，让我的邪恶陪衬你的良善，做你得胜的标记。

怀着深切的悲伤，我做了全面的认罪祷告；在汹涌的泪河中，我讲述了所知道的一切过犯。我完全改变，令人不能相认了。我不故意犯最小的罪，认罪时，他们找不到任何事情告解。我揭露自己最细微的过失，靠着神的恩典，在许多事情上征服自己。只有一点残留的脾气，一时还难以克服。但每当因脾气给仆人麻烦时，我就道歉，好在征服怒气的同时，也征服骄傲，因为怒气是骄傲的女儿。

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是不会被冒犯，也不会生气的。在灵魂中，骄傲最后死去；在外面，脾气也是最后消失的。在一个真正湮灭的魂里，找不到怒气。她要用力才能恼怒，并且清晰地感到，这怒气好像没有灵魂的身体，与内心深处无关，与浅一层的感觉也无关。

在被动的“亮光与爱”的道路入门时，有些人充满了恩典的膏油和甘甜的平安，就以为自己达到了这境界；其实，他们大错了。仔细审查两件事，便不难分辨。首先，天性急躁暴烈的人（我没有讲性情冷漠的人）会注意到，烦恼、焦虑等因素会不时让他们突然爆发。这种爆发非常有用，能使他们蒙羞、湮灭。但当湮灭生效时，这些便会消失，变为似乎不可能了。此外，他们经常感到内心有发怒的冲动，只是恩典的甘甜用隐秘的暴力制住了他们，如果稍微松懈，就会故态复萌。有人想自己很温柔，是因为凡事遂心。我没有说这种人，因为没有试验过的温柔，只是一个温柔的面具而已。这种看似圣徒的人一旦置身于逆境，就会显出许多的缺点；他们以为这些缺点已经死了，其实只是睡了，没有被唤醒罢了。

我关起门来，整天读书祷告。我把一切都给了穷人，甚至拿家里的亚麻给她们作装饰品。我教她们教义问答书；当父母不在时，我请她们吃饭，极敬重地帮助她们。这时，我读圣法兰西斯·德赛尔的著作和张叨夫人传记；在此我得知有人祷告。我求我的认罪神甫教我，他不肯，我就努力自己做起。

我没有成功，起码当时是这么觉得的，因为我不会想象。我以为若没有清楚的意象和有利的理由，就不能祷告。这难处使我烦恼良久。但我孜孜不倦，迫切地求神给我祷告的恩赐。张叨夫人传记里记载的，我无不喜爱；我是那么幼稚，以为应该做她所做的一切，她发的誓言我也发——那都是以最完美为目标，要在万事上行神的旨意。我还未满十二岁；但我竭力操练。

有一天，我读到她听从“良人”的建议“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”（歌8:6），就用一块烧红的烙铁——上面刻着耶稣的名字——把这神圣的名字印在心上。我不能效法，非常难过。我把这神圣可爱的名字写在一小片纸上，想法用丝带和大针别在皮肤的四处，如此佩带了很长时间。

我一心想做修女，经常去往见会修道院求她们收留；对圣法兰西斯·德赛尔的爱不许我考虑别的社区。我经常从家里悄悄溜出去，百般求告那里的修女收下我。尽管她们非常想要我，即便为了眼前的好处，却不敢，因为怕我的父亲难过——众所周知，他特别爱我。另外，我也太年幼了，还不足十二岁。

那时，父亲的一个侄女住在我家里，我受了她许多的恩惠。她很有德行，只是她的父亲钱财不丰，使她在某种程度上依靠我的财产。她发现了我的企图和要当修女的强烈愿望。这段时间父亲不在，母亲病了，她负责照顾我；她怕别人怪她怂恿我，或者至少为我的想法而得意。父亲特别害怕此事；尽管他愿意抛弃万事，回应神的呼召，但每当听说我该作修女时，仍然禁不住流泪。母亲对此则比较漠然。堂姐到我的认罪神甫那里，要他禁止我去往见会修道院。神甫不敢冒然行事，怕得罪那个社区——她们认为我已经是她们中的一员了。我去认罪时，他不为我告解，理由是我一个人绕行街道，去了往见会修道院。我从未有过不被告解的经历，天真地以为犯了可怕的罪；回来后极其难

过，堂姐无法安慰我。我通宵哭泣，次日清早去见认罪神甫。我说，如果他不为我告解，我就活不下去；我情愿做任何苦行，只求他为我告解。他立刻告解了。

然而，我仍然希望做修女。我热切地求母亲带我去，她不肯，怕我父亲难过。父亲当时不在家，她推辞说他回来。眼见一无所获，我就仿照母亲手笔，伪造了一封信：她求她们收留我，借口身体不好，不能亲自带我去。但院长是我母亲的亲戚，熟悉她的字体，立刻识破了我天真的骗局。

第五章 停止祷告尝苦果

父亲一回家就得了重病，卧床不起。我自愿做他的护士。他住在侧翼的一间房里，跟母亲分开。母亲病后身体还软弱，也许是怕旧病复发，很少过来看他。我和父亲单独在一起，有机会为他做一切；我就竭尽全力地服侍他，给他一切爱的印记。他显然很满意我的照料，因为他特别爱我，喜欢我做的一切。男仆不在时，我趁父亲不注意，常去倒他的便盆，为了使肉体受苦，也为了效法耶稣基督——祂说祂来是要服事人，而不是被服事。父亲要我读书时，我读得那么投入，令他惊讶。

我继续祷告，并念咏对圣处女的祷文——从领首次圣餐后，我从未忘记过。我记着姐姐的教导，随时作简短的祷告；我的神啊，她教我为你所有的工作赞美你。我眼目所见的一切都使我爱你。下雨时，我愿所有的雨点都变成爱 and 赞美！不知不觉，我的心享受着你的爱，我的意念被你所充满；我与全地上的良善联合，我愿全人类的心都爱你！这习惯深深地植根在我的生命里，即使在我最不忠诚的日子里，仍不改变。

我能保持这些良好的情操，堂姐的贡献非同小可。我非常爱她，常常跟她在一起。她待我十分温柔，把我照管得极好，我的心再一次温柔明理了。也许，我陷入了极端：我是那么强烈地依恋她，无论她走到哪个房间，我总是跟在后面——我非常喜欢被人温柔合理地对待。我似乎置身于另一个世界！的确，除了那些理智的、不情绪化的人，不应该让任何人接近孩子。

我这种对指导者的依恋，在我看来是无可厚非的。她的财产与她的出身和美德并不般配；她满怀爱心与热情，做现状许可的事情。我自觉没有过分，但母亲认为，我爱堂姐如此深，爱她便少了。魔鬼真会耍诡计！从前母亲那么信任我，除了临睡前，我一连几天不进她的房间，她都不过问，只要知道我在家里就够了。但现在，她要我一直在她面前，使我难得跟堂姐在一起。堂姐病了，母亲趁机把她送回家去。在天性和恩典上，这对我都是沉重的一击。

母亲尽管做了这事，却仍然十分贤德，是当时最慈善、最有爱心的妇人之一。神允许这事发生，是为了试验我。若是爱心会过度的话，母亲的爱就是过度的。她不仅施舍家里余剩的财物，甚至包括必需品。她从未拒绝过一个穷人；匮乏向她求救的，无不得到帮助。她供给穷工匠材料，使他们经营业务；供应穷商人，使店中不缺现货。我想我继承了母亲的慈善和对穷人的爱心，因为神施恩于我，使我接续这神圣的操练。在镇上或邻近的，没有一个人不因她的爱心受益。她需要维持很大的家业；有时，她甚至毫不犹豫地把手里最后一枚金币给人。她的信心是活的。她对圣处女有极深的爱，从未忘记念咏对她的祷文。每天做弥撒时，她默想祷告。她只需要一个指导者引领她进入内在的生命，因为若没有内在的生命，一切美德都是微弱、肤浅的。

前文所述我有太多的自由，原因是我年幼时，母亲太信赖使女们；长大后，又太相信我自理的能力。知道我喜欢独自读书，且在家里，她就满意了，并没有多想；但出去时，她几乎不给我任何自由——这对女孩子是极好的。我养成留在家里的习惯，结婚后非常有用，在适当的地方我会提到。所以母亲让我自理并没有大错；她的错处在于没有让我留在她的房间里，并有适当的自由，也没有发

现我经常在家中的哪一部分。

堂姐离开后，我的敬虔持续了一段时间。神施恩于我，使我有很大度量，能饶恕别人的伤害，让我的认罪神甫惊讶。我知道有些女孩子因嫉妒说我的坏话，但机会允许时，我常说她们的好话。我得了隔日热（两天发烧一次），这病持续了四个月。发烧引起呕吐和别的并发症，使我受了很多苦。发烧期间，我温和敬虔，很忍耐地受苦。我继续祷告时，也继续着这样的生活。

大约一年或十一个月之后，我们去乡下住了些日子。父亲带了一位亲属同去，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年轻绅士。他很想娶我，但我的父亲反对，不许我嫁给亲属，因为除非作假或草率处置，很难获得许可。这位年轻人极爱圣处女，每天念咏对她的祷文，我跟他一起念。为了省时间，我放弃了祷告，这就酿成了我的祸端。

在一段时间之内，我仍然保持着敬虔的灵性，常去寻找牧羊的小女孩，教她们向你祷告，哦！我的神。但这点残留的敬虔没有祷告的滋养，不知不觉我懈怠了，对你冷淡了。我的缺点都回来了，还加了可怕的虚荣心。我开始爱自己，这熄灭了我心里对你的爱。

在征询认罪神甫的意见之前，我还没有彻底放弃祷告。我告诉他：我觉得每天念对圣处女的祷文比祷告要好；由于没有时间，必须二择其一，应该选择念祷文，放弃祷告。我没有看见，我的神啊，这是敌人的诡计，好引诱我离开你，不知不觉陷入它的圈套。其实，我本有时间兼做二者，别无它事，只是一个选择。神甫不是一个祷告的人，很随和，他许可了我的提议和我的毁灭。

我的神啊！如果我们知道祷告的价值，与你交通灵魂所得的益处，和它对于得救的重要，每个人都会孜孜不倦了。这是一个坚强的营垒，敌人永不能进来。它可以打击、围攻它，在墙外大肆喧嚣，但只要我们忠心地躲在里面，它丝毫不能伤害我们。应该教导孩子们祷告的必要性，就像教导救恩的必要性一样。但是，唉！不幸，人们只告诉他们有天堂和地狱，要争取前者，避开后者，却没有教导他们到天堂最简易的捷径。祷告不是别的，而是进入天堂的道路，进入天堂的道路就是祷告，心的祷告，这是每个人都会的，而不是头脑的祷告——那只是智力游戏、钻研结果、想象力练习，它们把人的头脑装满模糊的东西，偶尔有暂时的医治，但并不温暖心，心却依然冰冷，死气沉沉。啊！你们贫穷的人，粗鲁愚昧的人，不会推理也没有知识的孩子们，没有记性头脑蠢笨的人们啊！来吧，来学习祷告，你就会变得有智慧！聪明而富有的强者啊，你是那么伟大，难道不爱可爱之物，恨可恶之物？爱吧！爱无上的好，恨无上的恶，那样你就会有智慧！当你爱一个人时，你知道爱的理由和爱的定义吗？当然不会。你爱，是因为你的心爱它觉得可爱的东西。有什么比神更可爱吗？你明知祂是可爱的；别说你不了解祂，你知道祂创造了你，又为你死了。如果这还不够，在你们中间，谁没有缺乏、病痛或羞耻呢？谁不能讲出病情，要求医治呢？

来吧！来到这众善之源。不要再愚弄自己，向软弱无能的人诉苦了，他们并不能安慰你。来祷告吧！把你的烦恼向神倾诉，来求取祂的恩典。最重要的，来爱祂吧！没有人能离开爱。因为若没有心，没有人能活；没有爱，心也不能活。为什么消遣自己，找理由爱“爱的本体”呢？让我们爱而不管爱的理由吧！这样，在别人找到理由之先，我们就已经被爱充满了。尝一尝，你就知道了；尝尝爱，你就比最聪明的哲学家更有爱的智慧了。爱，如同每一件事，经验的教导胜于理论。

来！饮于这活水的源泉吧！不要再到人工残破的蓄水池消遣自己了，它不解渴，反使你更加饥渴啊！啊，如果你在这喷泉里喝过，就不会到别处去寻求满足了！因为只要你继续汲取，就不再渴慕世上任何东西了。

但如果你离弃了它，哀哉！你的敌人就会占上风。它会给你甘甜的毒水，在感官的享受中，你将失去生命。

当我放弃祷告时，遭遇正如此；就像一棵葡萄树，因篱笆破败，被过路人随意掳掠。我开始在被造物中寻找先前在神里所享受的。你把我丢给自己，是因为我先丢弃了你；你容许我堕入深渊，是为了使我明白：我何等需要以祷告亲近你！你说，你要毁灭那些离弃你的淫乱灵魂——唉！离弃本身造成了他们的毁灭。神圣的太阳啊！他们从你面前退出，就进入了黑暗的宗教、死亡的严冬，从中永不能脱身——除非你亲近他们，用神圣的光辉，缓缓照亮他们的黑暗；以生命的温暖，融化死亡的寒冰，使他们生命复苏。

我跌入了不幸中最大的不幸。我越来越偏离你，哦！我的神——我的光明！我的生命！你也越发远离我。从一颗离弃你的心里，你渐渐退去了。你是那么好，依依不舍，好像只有遗憾。但当我心意回转时，啊！你就大步归向我。我的神啊，这是你的良善与我的忘恩的一个永远的明证！

这时，我比以往更情绪化，常常撒谎，虚荣败坏，因为年龄强化了情感。我的心不冷不热，没有一丝的敬虔，但由于在教会里养成端庄的习惯，我的外表如旧，看起来不错。虚荣，素来与我相安无事，此时抓住了我的灵魂。我开始长久地站在镜子前，欣赏自己——这是我极喜欢做的一件事；我甚至觉得别人这么做，也没什么不妥了。自爱变得如此强烈！我对别的女性只有齿冷。我的神啊，你赐给我美貌，我没有更爱你，反而虚荣自负；本当使我感恩的，却使我忘恩。我只见自己仪容美丽，却没有看见它覆盖着一个腐臭的灵魂。我是如此骄傲！我想这内心的狂傲也许是空前绝后的；而表面上，我虚假的谦逊瞒过了所有的人。

自我景仰使我发现了别的女性的弱点。我的双目只看自己的美好素质，明辨别人的短处。我不看自己的缺点；即使觉察一点，也觉得与别人相比太微不足道了。我原谅自己，把缺点想象成美德。我对人对己的一切意念都是虚妄的。

我狂爱读书，经常通宵达旦，昼夜阅读；所以一连数月，睡眠尽失。我读的一般都是惊险传奇书籍，着迷到荒唐的程度。我迫切地想知道故事的结局，以为在那里会发现什么，但除了阅读的饥渴外，一无所获。这些书真是败坏年轻人奇特的发明！也许除了浪费时间外，没有大恶，但这代价也不太重了吗？我相信浪费时间是我所犯的最大的罪。无人制止我——人们有一种错觉，以为这些书会教人言谈准确。

我的神啊！出于无限的良善，你不时寻找我，叩我的心门：我常被剧烈的悲痛抓住，泪如雨下。我的神啊！今昔相比，我与你相交的经历是何等不同！我是那么难过！但泪水无益，悲痛徒然，我无力从这灾祸中撤身。何等盼望有一只慈爱有力的手把我拉出来啊！我自己却没有力量爬出来。

唉！如果有个认罪神甫检查我的病因，无疑会采取补救措施，很简单，就是让我继续祷告。但我的认罪神甫只是严厉地谴责我，让我反复念一些祷文，却没有对症下药，除去病根。先知说：“我深陷在泥坑里，不能爬出。”（参诗69:3）他们责备我，因为我陷在坑中，却没有人把我拉出来。我徒然地挣扎，越陷越深；这努力只是显出我的无能，使我的处境更加悲惨痛苦！

唉！这悲哀的经历，使我对罪人有了怎样的同情啊！我明白了为什么悔改归正、摆脱困境的人寥寥无几了，因为他们的恶行遭人谴责，受来世惩罚的恐吓，却抓不到一只拯救的手。一开始谴责、恐吓还有果效，他们作出虚弱的努力，企图自救，但屡次失败之后，见到自己的无能，便渐渐自暴自弃了，认为一切努力都归徒然。接下来，即使别人不断地劝戒他们，却都如耳边风一般，毫无果效。所以经常的现象是：对罪人呐喊之声不绝，却没有一人改变。

在认罪时，如果罪人得到祷告这剂真正的药；如果要他如罪犯，每日俯伏在神的面前，求取力量，以脱离困境，很快他便改变了。这就是救赎的手，把他拉出污泥。但是，当代的医生、智者因受魔鬼迷惑，认为若没有完全的改变，就不能祷告。由于祷告是悔改的利器，他们却不给他，也就难怪

没有持久而真诚的悔改了。

魔鬼反对祷告，向祷告的人大发烈怒，因为知道这是真正掳掠它的工具。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苦修，魔鬼任其所行，既不迫害修行的人，也不迫害倡导修行的人，但是基督徒只要一谈祷告，一进入属灵的生命，就必须准备进入奇特的逆境。“祷告的一生”等于“十字架的一生”。在世上，如果有一个属天的灵魂，那么，似乎所有的十字架、逼迫、嘲弄都是她的。在修道院里，如果有一个祷告的魂，那么，一切恶意都冲着她，一切羞辱也是她的——起码，当祷告又深又真的时候是这样。如果一个魂以祷告著称，却遭遇不同，受人欢迎敬重，那么，她的祷告不是假的，就是造诣不深。她的道路满有亮光和惊人的恩赐，却不是在信心的窄路上，就是那条舍己、经历内在死亡与湮灭的道路。她的祷告是在能力与感觉中，却不在中心深处。我有时会离题，但我跟随那引领我的，并不刻意追求叙述的精确。

由于不忠，我落到这境地，从认罪神甫那里得不到任何帮助，可怜的是，我却依然每天念祷文，经常认罪，几乎隔礼拜就领圣餐一次。我有时在教会里哭泣，求圣处女帮我悔改。我喜欢听人讲你，我的神啊，倘若有人对我讲你，我会侧耳倾听，永不倦怠。父亲讲论你时，我的心中喜乐盈溢。有时他和母亲作朝圣之旅，要早起出发；我怕睡眠误事，要么警醒不睡，要么对使女们倾囊相与，让她们叫醒我。那时，父亲经常谈论你，哦，我的神！这给了我无限的欢乐，我爱它甚于一切。别的娱乐都味同嚼蜡。我非常慈善，爱穷人，但如前所述，也有那些缺点。神啊！如此对立的事情怎能协调呢？

第六章 新婚十架灭生机

后来，我们到了巴黎，我愈发虚荣。家人不惜一切，让我出头露面。我炫耀虚空的美丽，骄傲自负，渴望一展风采。我盼望人人爱我，却不爱任何人。许多看似般配的人追求我；但是你，我的神啊，不许事情成就，因为你不许我毁灭。为了拯救我，你使难处突现，引起了父亲的注意。因为如果嫁给这些人，我就会过于露面，虚荣便有机可乘了。

有个人向我求婚数年，因家庭因素，父亲总是拒绝。他的风度不太投合我的虚荣心。但父母怕我会离开法国，加上这位绅士拥有大笔财产，尽管他们心中多有不悦，还是为我接受了他的求婚。

1664年1月28日，圣法兰西斯·德赛尔守夜日，他们定了亲，却没有通知我；甚至让我签署婚约时，都没有告知内容。我幻想婚后可以完全自由，脱离母亲的苦待了——这无疑是我缺乏温顺招致的，因而颇为欢喜。但是你，我的神啊，却别有所见。我后来发现梦想成空，如下所述。

我尽管很喜欢结婚，但订婚期间，甚至婚后许久，总是极为困扰。原因有两方面：首先，我从未失去庄重的天性，对男人很拘谨；其次，是我的虚荣。尽管丈夫配我绰绰有余，我却不以为然。我觉得从前向我求婚的人风范格外不同，他们的门第令我眩目。由于我凡事以虚荣为准则，一切有碍虚荣的，都是我不堪忍受的。

不过，虚荣也有用，它阻止我堕入那些败家的不轨之中。我不愿招人指责，所以外表上总是严以律己；在行为上，让人无可挑剔。我在教会里很端庄，没有母亲相伴从不外出，加上家庭名声极好，我被视为好女孩。结婚前两、三天，我才见到未婚夫。在整个订婚期间，我让弥撒举行，好知道你的旨意，哦，我的神！我希望好歹按你的旨意行。良善的神啊，我待你如同最大的敌人，你却忍耐我，允许我向你放胆祈求，如同朋友！

在镇上，婚礼带来了普遍的欢乐。在喜庆的气氛中，我是唯一悲哀的人；我不能欢笑，食不下咽，心情极度郁闷，却不知悲从何来。我的神啊！你似乎使我预感到将临的苦难。刚结婚，从前想作修

女的记忆，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倒了我。次日，前来贺喜的人都揶揄我，因为我悲切痛哭，对他们说：“唉！我那么想作修女，怎么结了婚呢？这是怎样的命运啊！”

新婚燕尔，踏入夫家，我清楚地看见：对我，这将是一个悲哀之家。他们的生活迥然不同于我的父家，我被迫改变。婆婆多年守寡，一心节省；我父家的生活则极其尊贵。在这里，凡事为了表现，凡事斤斤计较；我称为尊严的，丈夫和婆婆称为奢侈。我对此很诧异，尤其是出于虚荣，我宁愿增加开销，而不愿缩减。

结婚时，我刚过十五岁，我看见昔日煞费苦心学到的一切都要放弃，不禁大为震惊。我父家生活雅致，讲究言谈准确，我的话总是大受赞赏，极有果效。但在这里，没有人听我，除非为了驳斥或怪罪我。我若讲得好，他们就说我在念书教训他们。从前，有人来访、讨论事情时，父亲每每要我发言；但在这里，我若直抒己见，他们就说是在辩论，轻蔑地要我闭嘴。从早到晚，他们不停地斥责我，又教丈夫如此待我——而这正适合他。

若不是你禁止我做任何删减，严格命令我讲述一切细节，并解释每件事情，写给你这些，难免有伤仁爱，对我是很困难的。在继续讲述前，我对你有个请求，不要从人的角度看事情，因为这会使人显得格外坏。其实，我的婆婆有美德，丈夫有信仰、无恶意。我们必须在神里看万事，祂不愿意我灭亡，为了拯救我，才许可这些事情发生。另外，我太骄傲了，如果换一种途径，骄傲会更加猖獗，也许我就不会归向神了；但此刻，十字架把我逼到绝境，我便渐渐转向神了。

言归正传，我想说的是，婆婆对我是那么充满敌意，为了惹怒我，让我做最羞辱的事情。她脾气暴烈，自幼未曾矫正，不能与任何人同住。由于不祷告，只是念祷文，她看不见这些缺点；即或偶尔看见，由于没有从祷告中得力，也无法摆脱。较之于她的功德与聪明，这是一件可惜的事情。为此，我成了她怒气的牺牲品。她从早到晚，煞费苦心地启发儿子与她一起，一刻不停地打击我。

为了惹怒我，他们坚持让极卑下的人居我首位。母亲对荣誉很敏感，我对她只字未提，她却风闻此事，不能忍受，怪罪于我，认为我接受这样的待遇，是因为不知道维护门第、没有灵性等千万个此类的理由。我愁闷欲绝，却不敢以实相告。更痛苦的是，我忆起先前求婚的人，他们的性情行为是那么不同，他们爱我、敬重我，又是那么温柔知礼^{3/4}这使我难以担当。

婆婆不停地贬抑我的父母，我每次省亲归来，都得忍受这些不快的言论。母亲则怪我不常去看她，说我不爱她，太依恋丈夫了——我真是四面受压！更不幸的是，母亲向婆婆讲述了我小时候带给她的麻烦，我一讲话，他们就用这些责备我，说我天性邪恶。丈夫要我整天待在婆婆的房间里，不许我进自己的寓所，于是，我没有独处喘息的片刻。婆婆见人就贬抑我，在最优秀的社团里，当众羞辱我，要除灭他们对我的敬与爱。但这没有产生预期的果效，他们见我忍耐地受苦，反而越发敬重我了。

的确，她发现了一个秘诀，可以熄灭我的聪明活力。我变得迟钝了，先后判若两人。婚前没有见过我的人常说：“什么！她就是那个有名的聪明人？她说不了两个词，倒是一幅很美的图画。”那时，我还不足十六岁，非常拘谨：没有婆婆相伴不敢出门，在她面前又不能讲话。我怕惹她厌烦，自取其辱，惶恐至极，甚至不知所言。

作为痛苦之冠，他们给我一位使女。这使女与他们情趣相投，百般恶待我，像陪媪一样管制我。平素，我都耐心地忍受这势不可挡的邪恶，但有时也会失控回嘴；很长时间，这是我真正十字架的来源，使我蒙受严酷的责备。我出门时，男仆奉命汇报我的行动。

从此，我开始以泪泡饭的日子。餐桌前，如果他们有些言行使我泪下，我的羞辱就加倍：首先，源自他们的责备；其次，是我不能自抑的泪水。我无人诉苦，也无人扶助。我曾尝试告诉母亲一些事

情，却招来那么多新的十字架；于是，我定意自己担当一切忧伤，不再向人倾诉了。丈夫深情地爱我，他不是由于冷酷才善待我，而是由于脾气暴躁。婆婆不住的挑拨使他恼怒。

四面楚歌，愁云惨淡，我的神啊！我始才意识到：我需要你的帮助！在家外，更是危机四伏，因为只有倾慕者的奉承，催我毁灭。这样年轻，置身于这样奇异的家庭十架中，恐怕我会全然转向外面的世界，选择一条不轨的道路。但是**你，我的神啊，因着你的良善和对我的爱**，却使这起了截然相反的作用。藉着加倍的打击，你将我拉向你；爱抚做不到的，你使用十字架做到了。新婚之初，你甚至用天然的骄傲使我尽责。我知道一个有尊严的女人不应该使丈夫蒙羞，为此，我审慎到了极处，甚至拒绝别人伸给我的手。因着过度审慎，有一次几乎毁了我，因为事情被完全曲解了；但丈夫知道我的清白，也知道婆婆的渲染是错的。

这些沉重的十字架使我归向你，哦，我的神！我开始懊悔童年的过犯。婚后，我只故意犯罪一次，此外都是虚荣的情感，是我不愿意有的；或者即使愿意，也因我的痛苦持衡了。另有一些，我当时以为是对的，因为亮光不够，没有洞悉虚荣的本质，只注重虚荣引发的意外事件。

我努力改善自己，做了最详尽的认罪悔改，彻底放弃了一度钟爱的传奇书籍。其实，结婚前一段时间，因读福音书，这爱已经淡化了。我发现了福音书的美丽和它真实的特质，开始厌恶别的书籍，觉得它们满纸谎言。我甚至放弃了一般书籍，只读造就人的。我恢复了祷告，努力不得罪你，哦，我的神！我觉得一点一点地你的爱掌管了我的心，它无上的权柄驱逐了别的爱。但我仍然极度自爱，虚荣得可怕——这是我最麻烦、也最顽固的罪。

十字架每天加增，越发苦不堪言。人前人后，婆婆对我尖酸刻薄还觉得不满足，后来为零星小事，就不停地发脾气，达两个礼拜之久。悲痛日益加深，我偶有的闲暇，都在哀伤中耗尽了。服侍我的使女们不但不顺服，反而苦待我，我有时忍不住发脾气；但我尽力征服怒气，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。就这样，致命的打击熄灭了我活泼的天性，我变得柔和了。多数时候，我就像一只被剪毛的羊羔一般。

我求主帮助我，祂是我的依靠。我与他们年龄差别太大，丈夫比我年长二十二岁；脾气随着年龄增强，我看他们没有改变的可能。我的神啊！我出资奉献，让弥撒举行，求你赐恩，好让我适应他们——这是我不断的祈求。我见说什么都冒犯他们，甚至那些在别人看来会感恩的事情，我不知所措了。婚后六个月，有一天，我独自一人悲伤欲绝，就拿了一把刀，要割掉自己的舌头，免得被迫讲话，因为他们要我说话，只是借机发火。但你突然制止了我，我的神，你让我看见了自己的愚昧，不然，我就作了这疯狂的事了。我不住地祷告、领圣餐，让很多弥撒举行，好变成哑巴。我还是那么孩子气！

我曾经历过很多的十字架，但像这种持久的对立还是首次遇到，也是最难背负的。我竭力投其所好，他们非但不领情，反而恼怒，可我还得朝夕陪侍，不敢稍离片刻。我曾见过巨大的十字架，压倒甚至治死了怒气；但这种持久的对立，刺激人心，唤醒一种怪异的苦楚，人必须用超级暴力自制，才不会勃然发怒。

这就是我的婚姻生活，不是自由人，而是奴隶的生活。为了增加我的耻辱，婚后四个月，我发现丈夫有痛风病。这病无疑洁净了他（使他归向神），却导致了我里外许多真实的十字架。那年，他病发两次，第一次六个礼拜；稍后再度发作，更为严重，最后足不出户，甚至卧床不起——这种状况一般会持续几个月。

我兢兢业业地看护他，虽然年轻，却未失职，甚至做得过分。但是，唉！一切都不能赢得他们的友谊。我从未得到些许的赞赏，甚至没有起码的安慰，知道他们是否喜欢。我放弃了一切娱乐，包括

那些最无邪的，好陪伴丈夫，做我以为使他开心的事情。有时他忍耐了我，我觉得很幸福；但多数时间，我令他不能忍受。我的朋友们常说，以我的年龄，正适合护理病人，不发挥我的才能才丢脸呢。我答道，我有丈夫，我与他共享财富的同时，也该共担烦恼。

我没有跟任何人诉苦，面上显得很满足，若不是丈夫有时当众对我发恶言，别人还以为我跟他很幸福。母亲受不了我对丈夫的殷勤，断言我在奠定不幸，最后他会视我的美德为责任；她不同情我，反而挑错。的确，以人的眼光看，这样做不知感恩之人的奴隶，实在愚蠢。但我的神啊，我的想法是多么不同！外面的表象与内里的实质是怎样天差地别啊！

丈夫有个缺点，见人讲我坏话就生气，烈怒即刻爆发。他有理智，很爱我，但这是神对我的引导。我生病时，他焦虑不安，非言语所能形容；可并不停止对我发火。我相信，如果没有他母亲和前面讲过的那个使女，我跟他会幸福的。至于急躁，很少男人不是这样的，明智的女人应该安静忍耐，不应针锋相对，火上浇油。

我的神啊！你使用这些来拯救我，我后来看见这都是你恩慈的安排；要治死虚荣骄傲的天性，这过程是绝对必需的。你以智慧的设计全面动工，不然，我无力摧毁它。我迫切地祈求耐力，下决心控制舌头，哦，我的神！但急躁的天性经常背叛我，突然发作。无疑，这是你允许的，我的神，免得自爱因忍耐而滋长；因为片刻的发作带给我数月的羞辱、责难和悲痛，成为新的十字架。

第七章 生子损财复病危

婚后第一年，十字架于我无益，虚荣依旧掌权。因着出奇的惧怕，我常撒谎，借故推托隐瞒。我觉得有些事情太不可理喻了，特别是那位服侍我的使女对我的苦待，时常让我怒不可遏。她得罪我时，他们却与她为伍，与我作对，这是我闻所未闻的。至于婆婆，由于她的年龄与身份，还比较容易忍受。

最后，我看事情的眼光就全然不同了，哦！我的神，你是怎样改变了我！在你的里面，而不是在被造物中，我找到了受苦的理由。我满有喜乐地看见：这不可理喻的十字架的引领，是我绝对需要的。

我有个缺点，源自自爱，也是大多数女人的通病。我不能忍受别人在我面前称赞别的美丽女子。我总能发现她的瑕疵，巧妙地提出来，引起别人的注意，以抵消赞美的果效。好像有人与我同得赞誉，我的赞誉就少了似的。这个缺点持续了很久，它源于愚昧粗鄙的骄傲，而我的骄傲是超级的。我的神啊！你用这种方式引导我，我是怎样感恩啊！若是婆婆和丈夫都赞赏我，像在我的父家一样，我就骄傲得不能自持了。我认真地探访穷人，竭力征服怒气，特别是在那些挫伤骄傲的事情上。我大量施舍，一丝不苟地祷告。

我怀了第一个孩子。在这期间，我在肉体上多受体恤，十字架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。我的身体是那么不适，能激起最冷漠之人的同情。更重要的，他们特别渴望有孩子，非常担心我会流产。不过，怀孕末期，他们对我不太在意了，有一次，婆婆以骇人的方式待我；轮到我时，我是那么坏，假装肚子疼吓唬他们。丈夫是独生子，婆婆很富有，只能通过他得到继承人，他们实在太想要孩子了！如果我流产了，他们就毫无慰藉。然而，我见这给他们惹了太大的麻烦，就说自己好些了。

怀孕期间，没有人比我更惨了。我持续生病，极度厌食，除了一点水果外，都不能看食物，而且不断地剧痛、晕倒。生产时，病势格外沉重。漫长而剧烈的病痛给了我锻炼耐心的机会，我将一切都奉献给神，略得喘息之机，就极满意地受苦。产后症持续了很久，发烧且极度虚弱，几个礼拜后，

我都不能起身，让他们收拾床铺。略有起色时，乳房上生了一个疖子，须将两处切开，剧痛难当。一切剧烈的病痛比起在家里所受的苦，依我看，只不过是影子罢了。家庭痛苦不但没有减少，而是每天增加。我还有剧烈的头痛。这期间，你加增我耐心的同时，也加增了我对你的爱。真的，由于痛苦，我对生命很漠然，一切致命的疾病都不能使我惧怕。

第一次生孩子改善了我的容貌，使我更加虚荣了。我虽不愿在天然姿色上，增加任何人工的妆饰，却依然非常自爱。我喜欢被人看，不但不躲避这类场合，反而出去散步。有一、两次在街上，虚荣心使我除去面罩，脱下手套，露出手臂。还有什么比这更愚昧吗？当我被虚荣如此掳走时——这太经常了！我悲切痛哭，却没有改邪归正。有时，我去舞会，跳舞出风头。

在世务上，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临到家里，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。有一年多的时间，这给了我奇异的十字架，并不是我在意这些损失，而是全家人的怒气都冲我来了。我为此而受的苦要用整卷书才能写完。

神啊！将钱财牺牲给你，我是何等欢喜呢！多少次，我把自己弃绝给你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就去讨饭。婆婆痛不欲生，要我为此向你祷告，哦，我的神！但对我而言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相反，在自我牺牲中，我迫切地祈求：宁可把这一家降为乞丐，也不要让它得罪你。我对财富如此冷漠，自觉很内疚，私下常为婆婆开脱：“你若像她一样苦心经营，失去时就不会这么漠然了。你是不劳而获，坐享其成。”但无论怎么想，我还是觉得无关痛痒。我有些可爱的设想，比如住到济贫院去，因为在巴黎的都市旅馆，我们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。我觉得即使在那里，无论怎样穷困潦倒，比起这无休止的家庭逼迫，也是甘甜的。

不可思议的是，父亲对我的苦难一无所知，尽管他是那么温柔地爱我，我对他也有难以言出的爱。有一段时间，神让他也反对我。母亲不断地告诉他，我忘恩负义，不爱他们，只顾夫家。的确，一切现象都定我的罪，因为我省亲的次数，不足应当的四分之一。他们不知道我的困境，为护卫他们而承担的一切。母亲的言论，加上不利的环境，淡化了父亲对我的友谊；但这并没有持续多久。婆婆常责难说，我过门前他们百事亨通，是我带来了所有的厄运。另一面，母亲要讲丈夫的坏话，我不准许。

我声明我极不愿讲婆婆的长短，特别是关于丈夫的（我确知我的丈夫在天上）；这使我很不安。我相信我轻率恼人的脾气，偶尔失控而突然的发作，给了我足够的机会，招致一切的十字架，掩盖了他们原本有的美德。我若表现得更好一些，情形就会不同了。另外，我尽管有常人所谓的耐心，却不珍爱十字架，为此多有错失。单纯从人的眼光看，似乎不可理喻；但我们必须更上一层楼，在神里看一切。另外，我太骄傲了，神许可这些是为了我的好处，以免自毁。我实在不愿意写这些，若不是怕违命，我就停笔了。

各方面损失都在继续。除了上文所提的都市旅馆外，国王减除了数处收入。在这样的困境中，以我当时的状态，默想并没有带来真平安。它使我隐退了，却不是平安喜乐。我一天准确地默想两次，但由于没有稳固的神的同在——那是后来才有的，我常走神。我的骄傲尚存，在致命的打击中，强自撑持着。

没有人安慰、指点我。在我结婚后两个月，养育我的姐姐（同父异母）去世了。对别人，我没有信心。生命非常令人厌倦。我的脾气依然急躁，无论怎样尽力征服自己，要讨别人喜欢，还是禁不住生气。

我只偶尔卷一点头发，通常都不卷，脸上不涂脂抹粉，但虚荣并不因而减少。为了抑制虚荣心，我很少照镜子。我读灵修书籍，如《效法基督》和圣法兰西斯·德赛尔的著作。梳头时，我大声读书

，使仆人们受益。我让她们随意打扮我，不改丝毫——这省事省物，也省了虚荣。不知她们弄得怎样，我总是受人赞赏，每每唤醒虚荣心。有些日子，我想好好打扮一下，反而失败了；我越忽略自己，越显得好看。这是一块很大的绊脚石。我的神啊，多少次，我去教会是为了让人看，而不是向你祷告！别的女人嫉妒我，说我涂脂抹粉，告诉我的认罪神甫，尽管我声称没有，他却依然责备我。

我常讲自己的长处，抬高自己，贬低别人，有时还说谎。但这些缺点渐趋消失，因为我严以律己，竭力摆脱一切的恶，做错时非常难过。我把自己的缺点写下来，逐礼拜，逐月，仔细检查，看改正了多少。但是，唉！完全依赖自己的小心，这劳苦是何等没用啊！我的神啊，我迫切地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恶。见我的劳苦徒然，我求你保护我，向你抗议说，如果你不拯救我，我会被旧罪抓住，甚至会犯更大的罪！

严酷的十字架没有剥除我的自爱。它使我漠视今世的财富，甚至恨恶生命，却没有夺去我虚荣的情感。在一切露面的机会中，虚荣心都有力地醒过来。由于忙于服侍丈夫，这样的机会其实很少。我的神啊！教会是我露面最多，也最被虚荣围困的地方。我觉得我愿意改变，但这愿望是那么微弱，了无生机！

丈夫离开家很久了，痛苦与忧伤使我定意去看他。婆婆坚决反对，但由于父亲的支持，我得到了许可。抵达时，我发现他形象大变，濒临死亡了。他没有料理事情的自由，无法办事，躲在朗格维尔旅馆，为焦虑所吞噬。由于我非常引人注目，他怕会被人发现，烦恼至极，他要我回家，扮演伤痛者的角色。但爱情与长久的离别胜过了一切，他让我留下了。

由于害怕被发现，他将我关在房间里八天，不许我出门。这恐惧与商务无关，毫无道理。后来，他怕我闷出病来，又求我出去，到花园里散步。在此，我遇到了朗格维尔夫人，她长时间地欣赏、打量我——我很惊奇这嘈杂、肤浅的敬虔竟如此显露在外表上，好像有多么深沉！朗格维尔夫人见到我，表示了极大的欢喜；她大大地款待我。丈夫非常高兴，因为他实在爱我，若不是婆婆不断的闲言碎语，我跟他会很幸福的。

在这家旅馆里，我受到不能言出的礼遇，所有的官员都殷勤地服侍我。由于这不幸的外表，我所到之处，无不受人赞誉。在此，我格外审慎，不近人情，把自己弄得可笑：我从不单独跟男人讲话；丈夫不在时，从不让人进马车，即便是亲戚；若非三思，从不把手给人；从不进男人的马车……简言之，在一切可能的事上，我都谨慎自守，以免给丈夫惹麻烦，或让人指东道西。

我的神啊！我是那么审慎，只为了虚空的尊严！而对真正的尊严，即不得罪你，我却太不审慎了！在此，自爱是那么强烈，我又是那么过分！若偶有失礼之处，夜间就不能入睡。人人都向我献殷勤，外面的生活实在太惬意了。但室内，丈夫为忧虑所胜，每天都使我承受新的烦恼。有时，他威胁要把晚饭扔到窗外去，我说那对我太不公平了，我的胃口很好。我与他一同大笑，逗他开心，我讲话的方式打动了，通常他立刻就安静了。但有时，忧郁是如此掌控了他，无论我做什么，也无论他怎样爱我，都没有用。他想让我回家，我不愿意，因为他不在时，我受了大苦。

我注意到：在我做弥撒或领圣餐之后，通常他的情绪最烦躁，不能自控，常常持续良久。我的神啊！你赐给我极大的耐心，使我一言不发，或温柔地讲点微不足道的东西，因此，魔鬼尽管引诱我冒犯你，却只得失望而归。由于你独一的恩典的扶持，尽管我的天性深觉反叛，你不许我发火。

我极度消沉，哦！我的神，我爱你，不愿意得罪你。这虚荣，我感到了，却不能除去，使我深为烦恼，加上长久的忧伤，我病倒了。我不愿给朗格维尔旅馆添麻烦，就移居别处了。病势沉重，达到极处；七天之内，医生给我放了四十八次血，之后再放不出血了，对我已经绝望。病势持续，毫

无复原的可能。听认罪的神父是圣法兰西斯·德赛尔的密友，敬虔有辨识力，对我很满意，说我会像圣徒一样死去。我的神啊！只有我对自己不满——**我的罪太清楚了**，呈现在脑海里，刺痛我的心，不许这假定存在。

午夜，我受了临终圣礼，凄凉的气氛笼罩着家人和一切相识的人。只有我对死亡无所惧怕，漠然视之。离开这悲惨的身体，我并不难过，因为它的虚荣比死亡更让我难以担当。我不在意死亡的临近，在很大程度上，当归功于我的十字架。

丈夫见我无活命的指望，痛不欲生，无以慰藉。我的体质越来越弱，病势日益加重；药物不起作用。过度的放血把我的静脉放干了，里面再也找不到血液。在圣法兰西斯·德赛尔纪念日，他让许多弥撒举行（请神父在弥撒中为妻子代祷），发誓将我献给这位圣徒。这事一做，我就开始好转。但奇怪的是，我刚脱险，他就不顾心里许多的爱，对我发怒。我略能活动，就开始承受新的打击。这病对我颇有益处，剧痛锻炼了我的耐心，并给了我极大的亮光，使我看见世事的廉价，大大地脱离了我，以新的超越以往的勇气去受苦。我的神啊，我觉得你的爱在我里面更有力量了，相伴而来的，还有我取悦你的愿望，在现状中忠于你的心，等等……许多好处，不再赘述。低烧伴随肝炎缠绕着我，依然持续了六个月。他们以为这病终将我于死地，但我的神啊！你还不愿意将我收回，你的计划远不止如此——你不满意我做你怜悯的对象，你还要我做你公义的牺牲品。

第八章 进入内里的祷告

我的病体虚弱，缠绵许久，但终于康复如初了。我失去了母亲，她像天使一样离世了。神纪念她的大施舍，在今世就报偿她，给她如此超脱的恩典，虽然病了只有二十四个小时，她却毫无伤感地离开了最爱的一切。先生，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，我略去了，因为对你无益，也不加增你对我的了解；无非就是日常十字架继续，虚荣偶尔发作。

我依然坚持祷告的小功课，每天两次，从不耽误。我警醒谨守，征服自己，大量施舍；去病弱的穷人家帮助他们；准时去教会，安静圣餐前，永久地敬拜——根据当时的亮光，我做了一切知道的善事。

我的神啊！你加增我苦难的同时，也加增了我的爱心与忍耐。母亲使弟兄暂时比我优越（指母亲对弟兄的偏袒），我虽然毫不介意，却背了许多的十字架，因为在家里，事事都怪罪于我。第二次怀孕增加了我的不适，有时甚至有隔日热。我依然软弱，我的神啊！我还没有全力服事你，像不久之后你所赐的；我想把你的爱与自爱以及对世界的爱联合起来。尽管如此不幸，我还是发现有人爱我，我也禁不住要取悦他们，不是因着爱他们，而是因着自爱。

我的神啊，你让德张某夫人遭流放，到我父家。父亲将家中的部分居室让她，她接受了，住了一段时间。这位女士卓越敬虔，非常属灵。由于常见面，她对我颇具友谊。她注意到我渴望爱神，却忙于外面的慈善工作，她说我有活跃复杂生命的美德，却不在祷告的单纯里，如她所处的状态。她有时点我一句，但时间未到，我不明白。她的身教胜于言传，在她面上显示着极大的神的同在；我目睹于她的，从未在别人身上见过。

我绞尽脑汁，好有不断的神的同在；自取许多烦恼，却徒劳无功。我努力得到只有停止一切努力才能得到的恩赐。这位可贵的女士美德远超常人，令我痴迷。她见我如此麻烦，常讲几句，但不是时候，我听不懂。我告诉认罪神甫，他则告诉我截然相反的话；由于我让她知道了神甫的意见，她不敢再讲了。

父亲的侄子来了。前文（第一卷第四章）提过，他与希里波立的主教去了越南交趾支那。他来欧洲，要带些教士回去。念及他前次路过带给我的好处，我很高兴见到他。德张某夫人欢喜不亚于我，有种共同的属灵语言，使他们一见如故。本笃会修道院的院长珍妮维夫·古兰桥，当时最圣洁的女人之一，也懂得这种语言。

这位优秀亲属的诸般美德令我痴迷，我羡慕他不止息的祷告，**却不理解。我的神啊！我刻意不停地默念你，思想你，反复祷告，**叹息呼唤，但这些都不能给我你所给予的——那只有在单纯中才能经历的。他告诉我，祷告时他什么都不想；我很惊奇，百思不解。他全力强化我对你的依恋，哦！我的神。他说，如果他有幸殉道，他会奉献给你，使我得到伟大的祷告恩赐——**他真的殉道了。**

我们常一起念对圣处女的祷文，他时常突然停下，因强烈的吸引而闭嘴，停止出声的祷告。我对此很纳闷。他对我有不可思议的爱。我还不足十八岁，在这败坏的世代，别人刚开始享乐的年龄，我对罪异常的恐惧，使他对我格外温柔。我很清楚自己的**缺点**，总是坦然自责；但要纠正太难了，令我望而却步。他支持我，鼓励我。他可能想教我一种祷告的方法，好有效地摆脱己，但是我不开窍。我相信他的祷告比话语更有效，因为他刚离开我的父家，你就怜悯了我，哦，我至圣的“爱”！**我取悦你的心愿、所流的泪水、巨大的劳苦和微小的收获，**感动了你的心。出于恩典和慈爱，你在瞬间给我的，是我一切劳苦都不能获得的。

以我心灵的状态，我越不配，你就越大施慈爱。你不在意被拒的恩典、我的罪恶和我极度的忘恩，你看我如此无助，如此辛苦地操桨，神圣的救主啊！你就送来一股属天的顺风，使我全速驶过人世的苦海。**下面我就讲到发生的一切。**

我常跟认罪神甫讲祷告的难处：缺乏想象，也不会默想。宽泛的祷告没有用，因为我不理解；短而满有慰藉的适合我。这位好神父不明白。最后，神让一位非常属灵的修道士，是圣方济会的，路过我们的居所。他本想走另一条近路以减轻背水的麻烦，但一个奥秘的力量迫使他改变行程，路过我的住处。他立刻看出有事要做，他以为神要他带领附近的一位重要人物回转，但他的努力归于徒然。我的神啊！你要用他来征服我的心——**你似乎别无思念，只惦念这颗忘恩负义的心！**

这位可贵的修士一到乡下，立刻去看我的父亲。父亲正生病，几近死亡，见到他非常高兴。那时，我因生次子，卧床不起。他们顾虑我的身体，有一段时间，瞒着我父亲的病情，但一个粗心人不慎讲了出来，我就不顾病体，起身去看他。产后急于走动，使我患了重病。

父亲康复了，还没有全好，却足够给我新的爱的标记。我告诉他我爱你的愿望，哦！我的神，和不能如愿的痛苦。父亲特别爱我，他觉得最大的爱莫过于让我认识这位修士。他尽其所知的讲述这位圣人，要我去见他。一开始，我有些作难，因为我从不见修士——为了一丝不苟地遵守最审慎的规范，我认为应当如此自约。但父亲的催促成为绝对的命令，我想纯粹因顺服而行的一件事应该是无害的。

我与一位亲属同去。他远远地看见我，很困惑，因为他非常特别，不见女人。隐居静修五年之后，他对女人极为陌生。他惊讶我是第一个向他求教的，我的话语更让他惊讶。他后来对我说，我的面貌、言谈、举止使他糊涂了，疑在梦中。他长久地不动，也不语。对此，我不知该作何解；我继续，讲到祷告的难处，他立刻答道：“**夫人，**这是因为你到外面寻找里面的。到你心里去找神，你就会找到。”话毕，他离开了。

次日早晨，我去看他，他大为惊奇。我告诉他他的话在我心里产生的果效。真的，它们如箭一般，一次又一次地刺穿了我的心。那一刻，我感到了一种深深的伤痕，那么甘甜、适口、满了爱，但愿永远不要愈合！这话给了我的心多年寻索的东西，或者说，使我发现了心里本来就有，却因着无知

·从未享用过的宝藏——主啊！你在我的心里，你只要我单纯地转向里面，享受你的同在。哦！“无上之好”啊，你是那么切近！我东奔西跑，却寻不到你。我的生命凄惨不堪，幸福却在我的心里。我置身于财富中，却穷困潦倒；对着不撤的盛宴，却饿得要死！

哦！既陈又新的美啊！为什么我知你如此迟呢？唉！我忽略了你的所在，到你不在的地方寻找你。我没有理解在福音书中你所讲过的话：“神的国既不在这里，也不在那里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。”

（参路17:21）我当时就经历了这话。从此，你是我的王，我的心就是你的王国；你是发号施令的元首，在我心里独行你一切的旨意。当你到一颗心里做王时，你做的正是你来到世间做犹太人的王时所做的。神圣的王说：“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；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”（来10:7）祂在一颗心里掌权之始，即写下这话。

我告诉这位可贵的神父：不晓得为什么，我的心全变了；神在里面，找祂的艰难已不复存在。从那一刻起，我的深处就有了神的同在，不用头脑或思虑，而是在极其甜美的经历中，真正拥有了祂。我经历了《雅歌》中佳偶的话：“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，所以众童女都爱你。”（歌1:3）我的心受了慰藉；如同安抚的膏油，医治了一切的伤痕。这慰藉甚至强有力地散布在感官上，使我难以开口或睁眼。

我整夜未眠。我的神啊！你的爱不仅是愉悦的膏油，也是吞灭的烈火；它点燃了我心中的火焰，似乎瞬间燃尽了一切。我突然改变，令人令己都不能相认了。既找不到缺点，也找不到嫌恶，一切都如稻草，在烈火中化为了乌有。

神使我有如此惊人的变化，这位好神父看见了，却不愿担当指导我的责任。有许多因素使他拒绝：我的外貌，这是他非常顾虑的；我的年幼，只有十九岁；他对神的许诺，出于不自信，永不指导女性，除非主给他特别的命令。我迫切地恳求他，他才让我向神祷告，他也为此祷告。祷告时，有话对他说：“不要怕指导她，她是我的配偶。”什么！你的配偶？我的神啊！容我对你讲，你不是认真的吧？这可怕的充满污秽与邪恶的怪物，忘恩负义，滥用你的恩典，一味地得罪你。于是，这位好神父说，他愿意指导我。

如今，祷告是天下最容易的事了，几个小时好像瞬间，而且无法停止。“爱”不许我有片刻的歇息，我对祂说：“哦！够了，我的‘爱’，离开我。”从那一刻起，我的祷告在意愿中，不经头脑，没有形状、样式、图像，快乐得销魂。神的愉悦是如此大，如此明净而单纯，没有言语或动作，吸收了魂的另外两个官能，使其有极深的专注。有时，我也有自由对“爱”讲些爱的言语，但接着一切就消失了。

这是信心的祷告，没有分辨，对耶稣或神的属性一无所见。一切都被吸收在甘甜的信心里，在此，一切不同都消失了，为了给爱空间，让爱有更多的膨胀，既没有爱的动机，也没有爱的理由。官能的统治者——意愿——吞灭了另外两个官能；为了与其有更紧密的联合，取去了所有显著的个体，以免那显著的削弱联合的力量，妨碍它们（悟性与记忆）失去在爱里。这不是说，在不自觉的被动操作里，它们已不复存在；而是信心的普世大光如太阳一般，吸收了一切不同的光，就视觉而言，使它们暗淡了，因为信心的大光胜过了一切。

第九章 销魂、灵提、异象剖析

那一刻我所得到的祷告，较之于销魂(又称“狂喜”)、灵提、异象等，是更纯净的恩典。异象显现在官能中，次于意志，其果效必须终止于意志。异象必须越过视、听、知的经历，否则，魂就不能与

神有完全的联合。魂也许以为是在联合中，其实是间接的联合，是神的恩赐流入官能中，而不是神的自己。关键是不要让魂停留在异象、销魂中，因为这些恩赐容易产生错觉，且会捆绑她一生。**清晰可辨的形状、图像**，伴随着感知的快乐，魔鬼可以模仿；但没有图像、形状、样品，高于感知之物的，魔鬼则无法介入。

在这类恩典中，异象和销魂容易产生错觉，相对不太纯净、完全。灵提和启示要好一些，尽管也易错。异象从不是神的自己，像有此经历的人所幻想的，也不是耶稣基督，而是一位光明的天使，按着神赐给他的能力，使魂看见他的形象。有人相信耶稣基督的显现，在我看来，这好像云中的太阳，因云染上鲜亮的色彩，不知其奥秘者以为是太阳本身，其实只是太阳的影像罢了。同样，耶稣基督显现在智能中，称为智能异象，是最完全的彰显；或者藉纯智能的天使成就，基督翻印在他们里面，彰显自己。

亚西西的圣法兰西斯在异象上很有开启，但他从不把他身上与耶稣基督受难钉痕相似的记号归于耶稣基督，而是宣称一位撒拉弗取了耶稣的形象，将这些印在他身上。有些幻影和神圣的显现是出自想象，更有甚者，出自肉体，这两者都是最粗糙、易错的，这正是保罗所说的，撒但也能化装成光明的天使。当一个人过于珍爱、看重异象，住在其中时，常有此遭遇，因为它们激起了魂的虚荣心，拦阻了她在不凭眼见的信心之路上奔跑——**像圣丹尼斯所讲的**，就是那超越一切看见、知识和亮光的信心。

销魂来自感知的喜乐，**是一种属灵的放荡**。在此，魂走过了头，因着如此甜美的发现，以致晕厥了。魔鬼用这感知的甜美引诱魂，使她恨恶十字架，耽于声色之乐，充满虚荣和自爱，用神的恩赐捆绑她，拦阻她舍己跟从耶稣，向万物死去。清晰可辨的内里的言语也很易错，多出自魔鬼，因为神从不这样讲话。即使出自好天使，他们也似乎常常词不达意，一般很少应验。当神通过天使这样传递信息时，他们按自己的方式理解，我们按自己的方式领受，如此就被误导了。

神直接的讲话不是别的，就是将祂的道印在魂里。这话语没有声音，真实、活泼而有功效，如经上所记：“祂说了，事就这样成了。”（参创1）这是结果子的话语，没有片刻的沉寂，在魂的深处永不止息——**如果她适合**的话。这话语回归本源时依然纯净，像离开时一样，其中永无错误。这话语使耶稣基督成为魂的生命，因为这不是别的，正是祂自己——**道**。这话语在接收它的魂里产生奇妙的效能，并通过她将自己交通给别的魂，像神圣的胚芽，使他们结出永生的果实。这话语是安静的，却又滔滔雄辩。这话语不是别的，正是你自己，我的神啊，你这成了肉身的道！这话语是口的亲吻，是直接的、本质的联合，无限地高于那些被造的、有限的、智能的言语。

关于未来的启示也非常危险，魔鬼可以用预兆伪造，像它在异教的庙宇中所行的，传递谕示。即使启示来自神，通过祂的天使传递的，我们仍需越过它们，因为真正的启示总是模糊的，很难明白其真意。此外，启示给魂极大的消遣，使她满脑子充满未来之事，依靠虚假的保障和浅浮的希望，不再全然依靠随时供应的神，阻碍她舍己向万物死去，弃绝一切，赤裸地全然被剥夺地跟随耶稣基督。

圣保罗说，耶稣基督的启示是迥然不同的。当永恒的道被交通给魂时，启示就显现给她。这启示使我们在地上成为第二个耶稣基督，祂在我们里面彰显自己。这是无误的启示，魔鬼无法假冒。

灵提源于不同的律。**神有力地吸引魂**，让她走出自己，进入神里。在所有讲过的恩赐中，这是最完全的。但魂被己束缚，走不出去，一面被吸引，一面往回拉，就产生了灵提或灵飞，比销魂更剧烈，有时会将身体从地上提起来。然而人所如此特别羡慕的，只是一种不完全和人的缺欠。

真正的灵提和完全的销魂是由彻底的湮灭所操作。在此，魂失去了整个的自我，毫不费力、没有挣

扎地进入神里，像来到天生适合她的居所。神是魂的中心，当魂从己和其它事物的捆绑中得释放时，她就无误地进入神里，与耶稣基督一同在此隐居。但只有单纯的信心，向一切被造物死，甚至向神的恩赐死，才能产生这样的销魂——恩赐是受造的，会拦阻魂落入那独一非受造者的里面。

重要的是要越过一切恩赐，无论它们显得多么高尚。魂只要还住在恩赐里，就不会真正拒绝自己，也就永不会进入神里，即使她拥有恩赐的方式极为高尚。若安息在恩赐中，她就失去了在赐恩者里真正的享乐，这是不可估量的损失。

我的神啊！出于不可思议的良善，你引导我进入了一种非常纯洁、稳固、坚实的境界。你拥有了我的意志，在此建立了你的宝座；顷刻间，你将我放进了官能的联合中，使我不停地依附于你。除了爱你，我不能做别的，周遭的一切都被吸收在深沉而安静的爱里了。

这是一条捷径，被带上这条路的魂是最蒙福的。的确，当你让他们如此快速地前进时，我的神啊！他们必须准备面对沉重的十字架和残酷的死亡，特别是他们一开始就被信心、舍己、淡泊所摸着，毫无私虑地只爱神独一的利益——这就是你放在我里面的倾向。我热切地渴望为你受苦，甚至为此多生烦恼。突然间，我厌倦了所有的受造物，只要不是“爱”的，都让我难以忍受。迄今为止，我隐忍背负的十字架，成了我喜乐的源头，我欢喜地服在它的权下。

第十章 以苦行治死感官

我把一切都写信告诉了那位好神父，他就满怀惊喜。

神啊，因着爱苦难，我做了怎样的苦行啊！但所有想到的苦行都太轻微了，不能满足我受苦的心。我的身体娇弱，苦行的器具把我撕裂了，却无法使我觉得痛。每天都带着有铁钉的长长的鞭笞，血迹斑斑，伤痕累累；但我蔑视它，因它不能给我更多的痛。我力气小，胸腔极纤弱，我使得胳膊疲乏，失去了嗓音，却不能伤到自己。我穿着头发或铁钉织成的腰围，前者好像自爱的小游戏，后者穿上、脱下时都剧痛，但穿在身上时却不觉得。我用荆棘、有刺的植物和荨麻折磨自己，带在身上。荨麻奇疼无比，使我心跳欲止，肉里的刺让我坐卧难捱，昼夜不眠。这是最合我意的，只要能弄到，我就用它。我嘴里常含着苦艾，饭中加入药西瓜，饭量极小，真不知是怎么活的。走路时，我把石子放在鞋里。另外，我常常生病，有气无力。

我的神啊！自始至终，这都是你启发我做的，要剥夺我最无邪的欢娱。所有喜欢的都被拿走了，只给它最讨厌的。

我的胃口原本娇弱，丁点脏物就翻腾不已，现在却被迫吞下让它要死的东西。这阵势把它制住了，它不敢恶心，到后来，就对什么都不厌恶了。我的口味挑剔，几乎没什么可吃的，却被迫不加区别地吃各样食物，最后，就失去了选择的能力。

这是本能的操练，并没有经过练习、研究或预先思想。我的神啊！你在我里面，是那么严厉、苛责，分毫不让。当我想做什么时，你突然拦阻，我就不假思索地去行你一切的旨意，做感官所厌憎的，直到它变得柔软，不再有了丁点的倾向与好恶。我包裹每一个来访者的伤口，供给病人需用。

这样的苦行持续了很久。但只要我的厌恶一停止，对最可怕的和最愉悦的都一视同仁了，我就不再想它，也不注意了，因为这不是我做的，而是我的王——**万有的主宰**——引领着我的脚步。从前的苦行，我操练了许多年；但后面这些，不到一年，就制服了我的感官。拒绝一切所好的，只给它所恶的，是治死感官的捷径，此外没有更有效的途径。无论怎样大的苦行，若不是用这种方式，都会使感官生机犹存，也就始终垂而不死了。但这些加上专注，就使它们彻底窒息了。

前面提到的那位可敬的神父问我怎样爱神时，我告诉他：我爱神，胜过世上最痴情的恋人爱他的情

人。这比喻还不贴切，因为受造物的爱，无论在强度还是深度上，都相差甚远。这爱持续有力地充满着我，除了祂，我不能想别的。这深沉的一击，这甘甜的爱的伤痕，是在1668年抹大拉纪念日击中了我。

那位神父，一位非常好的传道人，应邀到我的教区——抹大拉代祷区证道。就这题目，他讲了三篇极精彩的道。我感到这道在我里面产生的果效，它直接印在我的心里，将我强有力地吸收在神里。我不能睁眼，也听不见讲道的内容。神啊！只要听到你的名字或者你的爱，就足以将我丢进深沉的祷告里了。你的道直接印在我的心里，不经思想、反省，直接奏效。从此这成了我的经历，尽管经过不同的阶段、状态时，方式有所不同。那时感觉非常强烈，我几乎不能出声祷告了。

当神吸收我时，也吸收了万有在祂的里面。在神之外，我不再看见圣徒或圣处女了，只见他们都在神里。我深切地爱某些圣徒，如圣彼得、保罗、抹大拉、大德兰等，但即使很用劲，也不能把他们跟神分开了。所有属灵的人，我都不能区分开来，也不能在神之外，向他们祷告了。

这年8月2日，我受“伤”后的几个礼拜，那位好神父——我的指导者——所在的修道院庆祝圣母节。早上，我去得大赦。我惊讶自己一无所获，用尽一切方法，仍然无效。我在教堂里持续五个小时，毫无进展。一缕纯爱的光线将我刺透了。我对是否要用大赦缩短因罪而来的痛苦，委决不定。如果是惩罚或十字架，我会要的。哦！“爱”，我对你说：“我愿意为你受苦！不要缩短我的痛苦和欢乐，因为我唯一的欢乐就是为你受苦。不知苦难价值的人想得到好处，他们怕罪的惩罚过于怕得罪你，要逃避你神圣的公义，大赦对他们好的。”

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状态，怕因拒绝大赦而犯罪，以至误入歧途。我重新努力要得到它，但仍然无用。最后，我不知所措地对主说：“如果一定要得大赦的话，就把别人的惩罚转来吧（让别人得到我的大赦）！”我一回家，就写信给那位好神父，阐述我的心态，觉得思路流畅，文如泉涌。那天讲道时，他就用它做了第三部分，一字不改地读了全文。

我放弃了一切社交，彻底弃绝了游戏、娱乐、舞蹈，以及一切无益的闲荡。大约两年前，我停止了卷发；但因着丈夫的要求，衣着却依然精美。我唯一的“爱”啊，难得与你独处的片刻，是我唯一的欢乐；别的娱乐都是痛苦。你那神圣不断的注入，在意志的深处，给我不间断的你的同在；不像先前所想象的，以为要通过头脑的努力，藉着思想你，才能得到，哦，我神圣的“爱”！在此，我得到了“爱”里真正的享乐，尝到难以言传的甘美。这是在意志中真实的联合，尽管有别于中心的联合——那是我以后才经历的。幸福的体验使我意识到：原来魂的受造是为了享受你，我的神！

在对官能的操作中，这种联合最完全，果效也最大。别的官能的联合开启智能，吸收记忆，但若不与此相伴，果效就是暂时的，用处甚微。意志的联合所携带的是在核心与真实里，而别的则是可分辨的。更重要的，意志的联合使魂降伏于神，顺服神的旨意，渐渐治死所有出于己的意愿，最终以丰盛的爱吸引别的官能，联合在中心，从而失去自我和天然的动作。

这种失去称为“官能的湮灭”，千万不要理解成物质上的湮灭——那就可笑了。官能向着我们是湮灭了，其实还是存在的。这种失去或湮灭是这样发生的：当爱充满且燃烧意志时，爱相应地被强化了，逐步征服了所有意志的动作，使它们都臣服于神。这时，魂柔顺地倒空一切自我和敌对神的意愿，让自己被洁净、得完全。她不再有己的意志了，在神圣的淡漠里，只要神的旨意。

即使在持续的退修中，这境界也不可能通过意志的努力达到；因为有太多己的表现，尽管高尚，意志却潜伏在己里，从而停留在散乱多样、可分辨中，异于神的性情。当魂顺服且自由自愿地受苦时，她就随遇而安，被爱的动作所征服、毁灭了，这样，意志就被吸收在爱里，在神里得以完全，就从一切的限制、不像神和己里得了洁净。

与此相同，另外的两个官能（悟性和记忆）以爱的方式，引进了两个神学美德（信心和盼望）。信心有力地抓住悟性，使它向所有的理由、可见的亮光、特别的光照死去，即使它们是最高尚的。由此可见，异象、启示和销魂等刚好相反，拦阻魂消失在神里；它们虽然使魂似乎有短暂的失去，却不是真正的消失，因为在神里真正消失的魂是永不能恢复自我的。如果在意愿里，它们其实只是简单的吸收；如果在智能里，则是一种晕眩，而不是消失。

我想说的是，信心使魂失去了所有可分辨的光，一面征服，一面吸收她，把她置于信心的亮光里——那是胜过一切的光，普世而不觉得的光。当它光照时，“己”反而觉得黑暗，因为它过度的清晰让人无法分辨或认出它，就像我们不能注视太阳一样，尽管藉着阳光，我们清晰地分辨物体，不会出错。

太阳在普世之光里，吸收了星星们可分辨的小光。这些小光就其自己是很醒目的，但却不能把我们照亮。同样，异象、销魂等，由于范围小，很容易分辨；只是它们尽管醒目，却不能把我们带入真理或看见事物的真实，反而很容易成为假光，误导我们。别的不是信心的被动之光，也是如此。信心——渗透的光——圣灵的恩赐，它能在模糊悟性的自我亮光时，使理性不受欺骗，把它置于真理的光中。尽管它不给悟性很大的满足，但却是一千倍地比别的引导更为可靠。这是生命的真光，一直到耶稣基督，永世之光，在魂里升起，用自己照亮她——祂要用在神里面的新生命，“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”（约1:9）。这是很难理解的，但带我写作的灵将我带到了这个话题上。

同样，“盼望”征服且吸收了记忆，最后一切都消失在纯爱里。爱藉着意志彻底吸收了魂。意志是感官的主宰，能在自己里面摧毁别物，像爱一样；爱是诸美德之王后，它联络了所有的美德。这种联合叫作合一，是中心的联合，因为一切都藉着意志和爱联合在魂的中心，在神我们最终的终点里。圣约翰说：“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，就是住在神里面。”（约一4:16）

我的神啊！你我意志的联合，这无法言出的同在，是那么强烈、甘甜，我不愿抵挡，也不愿自卫了。我亲爱的心灵拥有者使我看见我最细微的缺失。

第十一章 圣火洁净爱引领

如前所述，我的感官在持续的治死中，片刻不得自由。要知道，只有穷追不舍，在一段时间内不给它喘息之机，才能彻底治死；否则，就有永远不死的危险。有许多人热衷于外面极大的苦行，却给感官某些放松，声称这是无害且必需的，但因此就给了感官生机；因为不是怎样大的苦行让它死去的。我们见到一些极属灵的人，却一生都受反叛的搅扰，原因就在于此。

最有效的摧毁感官的途径是彻底拒绝一切它所喜欢的，只给它讨厌的，没有片刻的松懈，直到变得没有欲望，也没有厌恶为止。如果借口给点放松，就像对一个注定要饿死的人，不时给点食物，似乎是怜悯、帮助他，其实反而延长了死亡的痛苦，阻碍他进前了。

感官的死去是这样的，官能、自我智能和意愿也同出一辙。如果不夺去一切无论怎样小的必需品，就把一个将死的生命供养到底了！“治死”是名副其实的，这就是圣保罗所说的，“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”（林后4:10），指的就是这垂死的状态。但接着，为了不到此停止，他在另一处又加上：“我们已经死了，我们的生命和耶稣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”（西3:3）除了完全的死亡，我们不可能彻底消失在神里。

以这种方式死了的人不再需要苦行：对他，一切都结束了——每件事都变成新的了。在此，人们常犯一个善意却严重的错误。当持续不懈的苦行已经摧毁了感官，却一生都抓住苦行，不以完全的淡

漠离开它，对好坏、甜苦都一视同仁，藉着自我动作的丧失，治死己的智能和意愿，从而进入更有效的操作。

要达到这种境界，非有深沉的祷告不可。若没有深沉的专注加上苦行，感官之死是不会彻底的。否则，魂还是向着感官，把它供养得生机蓬勃。但持久向内的专注会使魂跟感官分开，这样就间接却是比别种方式更有效地治死了。

我的神啊！你越加增我的爱心与忍耐，十字架就变得越发沉重而持久，但爱使一切都轻省了。

可怜的魂啊，你为了不必要的事务，煎心焦首，耗尽了自己。如果到里面去寻找神，很快你就会变得又丰富又欢乐，一切病痛也都止息了！

由于不满足，爱使我发明了各样的苦行悔罪。**奇怪的是，只要一个苦行变得不苦了，爱就使我不知不觉地停止，开始另一个。爱是那么敏锐而高明，连最小的缺陷都不放过！**

如果我讲话，爱使我看见里面的不完全，让我静默。如果我静默，它又发现了缺陷。在我一切的行动中，它都找到缺陷，我行事的方式、苦行、悔罪、施舍、独处等等。简而言之，在一切的事上，它都看见缺陷。

如果我走路，我就在走路的方式中看到缺陷。如果我提到自己的长处，骄傲！如果我说“好吧，我不再提自己，无论好坏”，自我意识！如果我太向内专注、言语保守，自爱！如果我欢乐开放，别人就定我的罪……

纯“爱”总是找到可责之处，极小心地保守我的心灵一尘不染。这不是说我注意自己，其实我很少想到自己，注意力都在祂的身上，意志持续地依附于祂。我向祂有着不间断的做醒，祂的眼光也持续地注视着我，亲手引领，使我忘记了一切。这经历，当时我无法跟人诉说。

神除去了我一切自我意识，使我不能做任何方式的自省。每当我要自省时，就转向了我唯一的“主体”（神），并从一切自我意念中移开了；对我而言，祂没有清晰的形体，只是极度的无法形容的深阔与普通。我沉入了平安的河流。我凭着信心知道是神如此拥有了我全部的心灵，但我并不思想此事，就像妻子坐在丈夫身边，知道是他在拥抱着她，却不自语“这是他”，也不特别在意。

认罪时，这给了我极大的麻烦，因为一想到要转向自己省察时，“爱”就强有力地抓住我，在极深的膏油与专注中，我不能回视自己，全然忘我——爱是如此甘甜有力地吸收了我！我就这样伏在认罪神甫的脚下。那时，我的神啊，你赐给我一切话语，都是你让我讲的。如果是“我”说的，我就不能开口说一个字。啊！“爱”让我如此依靠祂！在无限的恩膏与甘甜里，我没有选择地依附于祂。我几乎听不见认罪神甫的话，但他一宣布告解，我就感到恩典伴随着膏油更强的流入。在爱的丰满里，我无法想到罪，为罪忧伤。**我不愿让任何世事惹我亲爱的良人不快。从前，祂还没有这样击伤我的时候，我为最小的失误就悲切痛哭。但这都不是在我的能力中，我也不能离开祂所安置我的状态，另有选择。**

当我说“不能”时，千万不要以为神会强制我们；啊！决不是的！当祂要我们做事时，是用强大的吸引力，使我的心倾向于祂所喜悦的方向。我们的心极自由地跟随祂，是那么欢乐、甘甜！在极大的能力与爱里，我们不可能不行祂的旨意。这吸引力是自由且无误的。

尽管“爱”如此恩待我，但千万不要以为祂不惩罚我的过犯。神啊，你是怎样严厉地惩罚对你最忠心、你也最爱的人啊！我没有说外面的悔罪苦行——那太微不足道了；对神要彻底洁净的魂，那是安慰与享乐，却不能惩罚最小的过失。对被选的魂，神用怎样可怕的方式惩罚他们最小的过犯啊！惟有经历才能使人明白我要讲的。

这是一种内里的火，隐密处的火焰，从神发出，洁净过犯的。只要过犯还在，就剧痛不已，像骨头

错位一般。在此剧痛里，魂因着自己的过犯，为了满足神，会作出千万的姿态，辗转反侧——她宁可被撕碎，也强于忍受这折磨！通常，为了摆脱这巨大无比的痛苦，她会很快去认罪，无端地增加了认罪的次数，却从神的设计中移开了。知道如何利用这痛苦是至关重要的，因为它决定了魂整个的灵命进程是进前还是滞后。我们必须在痛苦与混乱当中，顺服神的设计。只要疼痛还在，就全幅度地忍受这被钉死的痛苦，让它自由地吞噬自己，不火上浇油，不泼冷水，也不用苦行或认罪来满足神，直到痛苦自然停止。被动的忍受是最难、最痛的，它需要不可思议的勇气。

没有经历的人也许不相信我的话，但没有什么比这更真实了。我听说有一个非常伟大的魂，在今世却最终没有完全进入神里，因为他缺乏勇气让自己被公义的烈火吞灭，接受完全的炼净。他总是尽快去认罪，寻求解脱，承受痛苦从来没有超过半个小时！

我的神啊！你指示我另一条路，叫我不认罪，不做悔罪的苦行，直到你自己满意为止。哦！可爱的残忍啊！甘甜的没有怜悯的主宰啊！你根据我过犯的性质，让我承受这痛苦，不是几小时，而是许多天！一个无益的注视，一句急躁的话语，都让我受到严厉的惩罚。我看得很清楚：如果我借口扶约柜，插手神的工作，就该像乌撒一样被击杀！（参撒下6）我只好一动不动地受苦。为了让神彻底作工到最大的限度，我经历了无数的麻烦。

在写的这一刻，我明白了这逼人的公义之火正是炼狱的火；不像有人以为的，是物质的火在焚烧，说神用它强化魂的活力与天然容量。其实，是迫切逼人的圣公义在焚烧可怜的魂，为了在洁净之后，使他们更适合享受神。别的火都太舒适了！这火极有穿透力，透入魂的组织间隙；只有它才能从本质上洁净她。这些离开肉体的魂，在痛苦中，没有娱乐可以散心。这火根据各人的不洁度，以可怕的方式吞灭并渗透他们。魂的不洁度决定了公义之火的强度与持续时间。

不知内情的人以为魂渴望脱离烈火。其实，他们极被动平安地受苦，不愿缩短。他们被强有力地吸收在神里，即使痛苦，也不能归回自己，思想他们的苦难。这种归回是一种不完全，是他们不能做的。神使用那些按着祂的旨意为炼狱里的魂所献上的祷告，恩准圣徒和教会缩短他们的痛苦，减低烈火的威势。神啊，你名为“吞灭的烈火”，是多么真实！

在这炽爱与严酷的炼狱里，你炼净了我里面一切不合你神圣旨意的。我让你自由地作工，有时一连几天，都承受着不能诉说的痛。我宁愿得到许可做极克苦的悔罪，但我只能继续每天“爱”让我操练的。这通常使我吃不下饭，但我竭力不露形迹。在我面上显示着神持续的同在，因为内里的吸引是那么大，甚至散布到感官上，给我一种温柔、端庄和世人所感到的荣美。

第十二章 家人神甫禁祷告

无论婆婆和丈夫怎样待我，我只用沉默作答，这并不为难；内里极大的充满和强烈的感觉，使我对别的都不在意了。但有时主离开我片刻，他们对我讲话太激烈时，我便禁不住流下泪来。

我料到在何时要做什么事；为了降卑自己，我主动给丈夫和婆婆做最低贱的下役。然而，一切都不能感动他们的心。他们两人不管是谁对我生气时，即使我毫无过错，我仍然求他们的饶恕，包括前面提过的那位使女。

我竭力征服自己。这位使女却因此而越发趾高气扬了，以为我降卑，她就可以称义了。她罪责我的一些事情，其实是该让她脸红，羞惭得无地自容的。我的脾气总是伺机发作，特别是当我对、别人错时。为了征服怒气，我对她让步了，凡事不抵挡。她见我柔软可欺，就趁机越发苦待我。当她冒犯我时，我求她饶恕，她就起来说，她早就知道自己是正确的。她狂傲到一种程度，她待我的方式，是我不愿待一个脚夫的。

有一天，她给我穿衣服时，极粗暴地扯我，讲些侮辱的话，我对她说：“我回答你，并不是为了我自己；神知道我并不在意你讲的这些话。但如果你在别人面前这样行，恐怕会招来流言蜚语，有人会责备你的。另外，我是你的主母，神肯定不喜悦你这样待我。”

她立刻离开我，像疯了一般，到我的丈夫那里说，她想辞职，因为我苦待她；由于在我丈夫生病时（那是不间断的）她照顾他，我就恨她；我不愿意她服侍他……我的丈夫非常性急，一听这话，立刻发火。

她离开后，我不敢叫别的使女，只好自己穿戴完毕，因为除了她自己，她不许任何人靠近我。突然，我看见丈夫像一头狮子，烈怒而来。迄今为止，他无论怎样发火，都没有这么厉害过。我想他要打我了，我就安静地等着这打击。他把手里的拐杖向我举起来，因为他要靠拐杖才能行走。我以为他要杀死我。我紧紧靠着神，眼见这些，并不惊慌。

然而，他只是用力将拐杖向我掷来，并没有打我——他有足够的理智，知道这配不上他。拐杖落在我的脚前，没有碰到我。接着，他对我破口大骂，好像我是一个脚夫或最声名狼藉的人一般。

我保持着深沉的安静，专注于神，为爱而承受这一切。我不知道这烈怒从何而来，更不知道他要怎样。那个惹事的使女进来了。丈夫一见她，越发火冒三丈。我一言不发，紧紧地靠着神，像一个祭牲，等着祂许可临到的一切。丈夫声嘶力竭，让我知道，我冒犯了她，应该向她道歉。但我并没有对那个使女做什么啊。我照做了，这才让他安静下来。

我立刻回到心爱的小隔间，但一到那里，神圣的指导者就让我离开，出去寻找那个女孩，送给她一份礼物，奖赏她为我制造的十字架。她有点惊讶，但她的心太刚硬了，不肯被感化。

类似的事件是经常的，几乎不间断；当她给我惹极大的麻烦时，我常如此行。她特别会照顾病人，我的丈夫总是生病，当他风瘫时，只有她能碰他，所以他看重她。另外，她是那么狡诈，在我的丈夫面前，对我毕恭毕敬，但只要他不在，我若对她讲一句话，哪怕是最温柔的，她一听见我的丈夫来了，就大喊大叫，说她是多么不幸，装出受委屈的样子。丈夫不分青红皂白，就对我大发脾气。婆婆也如此。

为了制服急躁骄傲的天性，我对自己施加暴力，到了承受的极限。有时，我觉得腹部像被撕裂一般，为此经常生病。

有人进我的房间，特别是男人时，我命令那个使女也留在房子里。为了惹我，有时她的声音比我的都大，为此，我的朋友们讨厌她。如果有什么特别的客人来访，她就当着客人的面，为千百件事责备我。我若默然不语，她就越发恼怒，说我蔑视她。

我的温柔让她受不了。她向每一个人诉苦，讲我的坏话，但我的名誉在人们心里，甚至在乡下，都是根深蒂固的。这一面由于我外表的庄重与敬虔，一面也由于我极大量的施舍与慈善活动，所以没有什么能损害我。

有时，她跑到街上，大喊：“我有这样的主母，是多么不幸啊！”众人就围拢来，想知道我对她做了什么。她无言可答，常说我整天都没有跟她讲话。他们大笑着走开，说道：“那么，她并没有怎么伤害你啊！”

我惊奇认罪神甫们的瞎眼：认罪者控告自己时，是多么虚假！但若不是神带领人进入真实，人就看不见。那个使女的认罪神甫把她当成圣徒，让她经常领圣餐，并且因为她是平民，请她在会议中帮忙。其实除了这些，她还有别的缺点，与话题无关，我略去了。那位神甫对我讲她是一个圣徒时，我没有回话，因为“爱”不许我向人诉苦，只要我在深沉的静默里，把一切都交给祂。

丈夫受不了我的敬虔，颇为烦恼。他说，这么强烈地爱你，我的神啊，我就不会爱他了——他不了

解，真正的夫妻之爱是你成就在那些爱你的人心里的。这是真的，纯洁神圣的神啊，从一开始，你就让我爱贞洁，为了持守贞洁，我愿付一切代价。我并没有对丈夫说教，只是努力让自己不讨嫌，对他凡事有求必应。我的神啊，你赐给我贞洁的心，毫无邪念，婚姻对我是极沉重的负担。有时，他对我说：“很显然，你从来没有失去过神的同在。”

世界见我退出了，就攻击我，让我变得可笑。我是它的话题，是谣言的对象。一个不足二十岁的女人，就跟它如此激烈争战，是它不许可的。婆婆与世界为伍，责备我不干某些事；其实，我若做了，她心里会很难过的。

家庭十字架大大增加了。内里的吸引是这样大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！当我上楼时，就不能下来；若在楼下，就不能上去。无人理解在我魂里所发生的一切。我隐藏起来，从人群中退去了。我似乎心不在焉，跟世上的一切都相距甚远，地上好像空无一物。我一动不动，眼睛不由自主就闭上了。“爱”将我全然禁闭在里面，像在堡垒中一般，无论怎样努力，我都不能从祂的同在中离开。

我是你的俘虏，哦，神圣的“爱”，你是我的狱官。我呼吸、活着，都是因着你，也是为了你。我似乎从字面上经历了圣保罗的话：“现在活着的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”（加2:20）我的神，我的“爱”啊！你是我魂中的魂，生命中的生命！你的运作是多么有力、甘甜，又是多么隐密啊！我实在解释不清。

内里的火持续燃烧，那么平安、宁静、神圣，无法诉说。这火渐渐烧掉了我一切不讨神喜悦的缺点，似乎烧尽了所有的隔阂，将我置于喜乐的合一之中，平息了一切意愿。除了一种隐密的倾向和更亲密的联合外，我发现自己一无所求。

由于一些事务，我们到了乡下。我躲在干河床的一角。我的神啊！谁知道你在我魂里的运作呢？啊！你做的，只有你自己知道。

我四点钟起床祷告，里面永不厌足。我走很远的路去做弥撒。由于教堂所在地车子无法上去，需要走下一座山，再爬另一座；但这些对我都不困难。我独一无二的好啊！我要得到你的愿望是那么强烈，你也那么热切地要把自己给我——你微小的造物！你甚至为此而行明显的神迹。

我的生活跟世上的妇女是那么不同，看见的人都说，我太不审慎了。阅读时，我的神啊，读第一个字，你的爱就抓住我，将我吸收在你的里面，书本从我手中掉了下去。我若强迫自己，也读不懂，眼睛不知不觉就闭上了。我既不能睁眼，也不能开口，对附近的谈话，听而不闻。在社交场合，我被内里的生命强烈抓住，常常不能讲话。为了掩饰，我总是带人同去。

这被看为愚昧。有时，人们彼此谈论说：“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人人都说这位女士聪明，可是一点都看不出来！”我若强迫自己讲话，首先是做不到，其次也不知道该讲什么。我带着手工活，借故隐藏内里的状态。独身一人时，活计经常掉到地上，我除了让爱焚烧，不能做别的。

我劝说丈夫的一个亲属祷告。她觉得我舍弃青春的享乐是疯狂的，但后来主开了她的眼睛，让她蔑视这一切。我巴不得教导全地的人爱神，我觉得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，就能感到我所感到的。神用这愿望为祂赢得了许多灵魂。

前面讲过的那位帮我转变的好神父让我认识了本笃会修道院的院长，珍妮维夫·古兰桥姆姆，当时一位极伟大的神的使女。她对我的帮助极大，下面会讲到。

迄今为止，我的认罪神甫总是跟人讲我是一个圣徒，（尽管我满了软弱，我的神啊，我跟你后来因着怜悯而把我放置的状态，还相去甚远），但如今他见我信任前面提到的那位神父，他不了解这条道路，就公开反对我。我并没有因此而离开他，他就刁难我，给我制造了许多的十字架。由于我的指导者不属他们会系，该会系的修士都严重地逼迫我，公开宣讲我受了迷惑。他们搅起极大的混乱

·让我背负了许多的十字架，从下面我遵命而写的叙述中可见一斑。

我的丈夫和婆婆本来不在乎这位神甫的，现在却跟他联合起来，要我放弃祷告和一切敬虔的操练。但是，我的神啊，我怎能放弃呢？我不是自己的主人，因为这不是我的操练，而是你在我里面做成的！我无法阻止它，外界越要分散我的注意力，你在我里面的围困就越有力量。在社交场合，你格外有力地占据我，里面的交通跟外面的事务毫不相干。我无法拦阻这样一位伟大的主人的同在，也不能阻止它显现在我的面孔上——丈夫告诉我，正是这让他恼火。

我竭力不露形迹，但没有成功。我的里面全被占据了，食而不知其味。我装作吃了某些食物，其实没有吃，只是由于做得高明，没有被察觉。我口里常含着苦艾和药西瓜，学会吃最讨厌的食物。“爱”使我耳目闭塞。我几乎天天穿着鞭笞，也经常穿铁钉织成的腰围而不减面上的清新。

我常生重病；除了祷告和见本笃会的那位姆姆外，在生活中别无安慰。但为此，我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啊！特别是前者，可以说是我所有十字架的来源！但我在说什么呢？“爱”，难道我要测度十字架吗？你不是用祷告补偿了十字架，又用十字架奖赏了祷告吗？

哦！我心中不可分割的恩赐啊！这是你给我的：我从未有一刻失去十字架，也从未有一刻失去祷告。我后来以为失去了祷告，这痛苦成了重逾难当的十字架。但当你的永世之光在我魂里升起时，“爱”啊，我明白了，刚好相反，她从未失去过祷告，正如从未失去十字架一般！

我的认罪神甫竭力阻止我祷告，不许我探望古兰桥姆姆。他跟我的婆婆、丈夫约好，从早到晚监视我。我不敢离开婆婆，或丈夫的床前。有时，我拿着活计走到窗前，装作要看清楚，好有片刻静修的安慰；但他们常走来看我，是做活还是祷告。当婆婆和丈夫玩牌时，我转向火炉；他们常转身看我是工作还是闭着眼睛，如果我闭了眼睛，他们就会发火良久。倘若有几天丈夫体力较好，出门时，他不愿意我趁机祷告。他算计着我的工作，有时回来，发现我在小隔间里，就大发烈怒。我常对他说：“先生，你不在时，我做什么跟你有什么相干呢？只要你在时我陪伴你，不就够了吗？”他不同意。他不在时，他也不许我祷告。

一面被强烈地吸引着，一面却不能独处，我想恐怕没有一种折磨比这更难熬了。我的神啊！他们竞争着要抓住我，拦阻我爱你，这反而助长了爱情。他们不许我与你交谈，你就在不能言出的静默中，把我掳走了。他们越要分开你我，你就使我越强有力地联于你。

为了让丈夫开心，我常跟他玩牌，那时内里的吸引胜过在教会的时候。我里面很难容下这吞灭的烈火，如果它不是这么平安的话，我恐怕要受不了了。它有一切爱的热量，却没有一丝爱的冲动。我的祷告是那么简单，无法描述，唯一能说的就是：它是持续的，像爱一样，无法中断。一切要熄灭这火的，都变成它的燃料——他们不给我祷告的时间，这就成了祷告的养分，让它越发增长了。

我爱，却没有任何爱的动机和理由，因为一切都在最深处，不经头脑。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爱神，是由于祂的怜悯，还是良善呢？我不明白这个问题。我知道祂是良善的，满了怜悯，我因祂的完全而欢乐，但我爱祂并不是为了自己。我爱祂，因爱而被烈火焚烧，我是那么爱祂，爱到一种程度，只能单单爱祂！在爱里，没有动机，只为了祂自己。所有的利益、回报，都刺痛我的心。

哦！我的神啊！你从一开始就拥有了我，为什么这爱让人如此难以理解呢？它离一切利益是何其远啊！报酬、恩赐、恩惠或者任何与“爱”有关的事物，我连想都没有想过，吸引我全心的，只有被爱的神——我唯一爱的中心！这爱不顾细节的完善，也不思想它的爱，好像被吞灭、吸收在爱本身里了。所有说到的方法、等次、默想、德行等等，它通通忽略，它只知道爱与受苦，别的都在它的疆界之外——它甚至不理解。哦，无知啊！你比博士们一切的学问更博学！你教我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，教得那么好，我就疯狂地爱十字架了；所有不带着十字架和苦难色彩的，都不能取悦于我。

在开始时，吸引力是那么大，我觉得我的头好像要下来，跟心联合；不晓得什么缘故，我的身体不知不觉就弯了，没法阻止。后来我明白了：一切都得进入意志——**官能的主宰**——里；**意志吸引官能跟随它，把它们联合在神——它们神圣的中心和无上之好里**。开始时，官能还不习惯这联合，所以需要较多的暴力促成；因这缘故，在感觉上更强烈。后来更和谐时，也就更自然了。那时，祂用如此强的力量吸引我，为了跟祂更直接、无分离地联合，我都宁愿死去了。

因为一切都得进入意志，我的想象力、头脑和理智，都被吸收在欢乐的合一里了。我没有读过或听过这种情形，对神在魂里的运行一无所知，不知该说什么，我怕自己要有精神病了。那时，我只读《菲拉丝》、《效法基督》和圣经。关于内在生命的属灵书籍，**我不知道指的是什么，只读过《属灵争战》**，里面没有提到这些事。我的神啊！我对你说，如果你让最属肉体的人感到我的欢乐，他们就会立刻放弃虚假的娱乐，来享受如此真实的祝福了。

所有的娱乐，即使是最有价值的，在我看来都味同嚼蜡，我不理解从前怎么能喜欢呢！此后，在神之外，我没有过任何娱乐，尽管我是那么不忠，曾竭力到处寻找。殉道者为耶稣基督牺牲生命，我对此一点都不希奇，他们是幸福的，我嫉妒他们的好运。我不能受殉道之苦，对我反而是一种殉道。从那时起，起码在我看来，不可能有人比我更爱十字架了，我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痛苦。

我对十字架的爱和尊崇持续增长。尽管后来我失去了对十字架的感觉和感觉上的喜好，却从未失去对十字架的爱与尊崇，十字架也从未离开过我——**它一直是我忠心的伴侣**，根据我内里的变化而变化、增长。哦，良善的十字架，我心的喜乐！自从我把自己给你神圣的主人之后，你就没有离开过我，愿你永不离弃我！我声明我爱你。我对别的都无欲无求，但对你，你越将自己给我，我的心就越要你，越爱你。

那时，我对十字架是那么贪婪，想尽办法折磨自己。尽管我给了自己许多真正的痛，但仍是那么微不足道，不过唤醒我对受苦的渴望罢了。我看见：只有神才能给饥渴十字架的**魂制造合适的十字架**，让她满足。

我越用这种方式祷告，对十字架的爱就越增长，同时在现实中，十字架也从四面八方，向我倾倒下来。这种祷告的特点是给人伟大的信心——**我的信心是没有止境的**，伴随着对神的信赖、向神的弃绝和对祂旨意的爱。我爱祂随时给我的命令。从前我很拘谨，现在却什么都不怕了。这应验了福音书所说的：“**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**”（太11:30）

第十三章初遇祷告的枯干

从现在开始，神使牺牲和不断的奉献成了我直觉的反应；不是在言语上，而是在表达一切的沉默里，真实地行出来。我常对神说：“**我的‘爱’啊！还有什么是要我而不愿意献上的呢？啊！不要放过我！**”于是在意念中，就看见一些最可怕的十字架和羞辱，我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献出去。这种奉献总是伴随着环境中不断的受苦，所以，我说主接受了我所有的牺牲，并不断地供应新的材料，让我为祂继续牺牲。我常对祂说：“**你是我的血郎。**”（出4:25）

当我听人提到**神或主耶稣基督**时，我总是情不自禁。让我惊奇的是，通常的念祷文对我变得极度困难；我一开口，爱就强烈地抓住我，将我吸收在深沉的静默和难以言传的平安里，久久无法开口。我重新努力，时间都花在有始无终的祷告里了。

我从未听说过这种状态，真是不知所措。当爱变得强烈时，它的吸收力增强，无能就变得越深了。在我里面产生了一种持续无言的祷告，好像圣灵启动的主耶稣基督自己——**道——的祷告**，如圣保

罗所说，为我们求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在祂的神圣旨意之外，我没有别的愿望，也不能为自己或别人求什么。

我无法解释我的经历。但我发现亚西西的圣法兰西斯说，做有声祷告时，若觉得自己被吸引到别的事情上，就应该跟随这吸引。这话给了我安慰。

我有时去看古兰桥姆姆，她就帮助我。但我的丈夫和认罪神甫禁止这事。我不敢给她写信，因为她的视力微弱，无法回信，写了也得不到多大的帮助。他们知道我去看过她时，就没完没了地争吵。但我定罪自己，绝对地不发一言。

我的安慰是尽可能地经常领圣餐，但若被发现了（那是经常的），就成了我真正的十字架。我唯一的安慰和娱乐是去看望穷苦的病人，包扎来访者的伤口。我好像酒鬼，又像热恋中的情人，整天想着自己的痴情。

这样一段时间之后，祷告对我变得痛苦了。没有祷告时，我热切地想进入；进入之后，却不能继续。当祷告变得痛苦时，我强迫自己留在里面，比有安慰时更长。有时，我受到无法言出的折磨；为了有点放松，转移注意力，我把全身盖满铁钉。虽然肉体很痛，里面的苦却让我几乎感觉不到铁钉的存在。

痛苦和枯干继续增强，那份让我喜乐地行善的温柔活力消失了。没有死去的脾气迅速醒来，给我新的熬炼。我就像一些年轻妻子，无法舍下自爱，跟随朋友进入战场。我再度落进虚荣的自爱里。当我被“爱”击碎时，这倾向似乎已经死了，现在却复苏了。我呻吟，不住地求神把这拦阻挪开，让我变丑。我宁可耳聋、眼瞎、口哑，免得被引诱离开“爱”。

我去旅行，比以往更光彩夺目，像灯烛在熄灭前的一瞬，突然光焰闪烁一般。唉！有多少陷阱摆在我面前啊！真是步步陷阱！我犯了不忠的罪，我的神啊，你是怎样严厉地惩罚了我！轻微的一瞥就惹动你的愤怒，你的怒气比死亡更让我难以承受！

这些始料不及的错误都是身不由己的；当我因软弱而滑入时，我付出了多少眼泪的代价啊！“爱”，你知道，这汹涌的泪河并非源自你严厉的处罚；只要能不背叛你，我会怎样欢喜地承受你一切的严厉呢，我的神！我定罪自己，用极度的苦行责罚自己。神啊，你待我，就像父亲待他可怜的孩子，当她因软弱而绊跌之后，你就拥抱她。多少次，你让我感到你爱我，尽管在我看来，我几乎是故意作恶的！

跌倒之后，“爱”的甘甜对我是真正的折磨。当我偏离你时，哪怕只是片刻的偏离，你对我越亲切和善，我就越觉得难过。在我做蠢事之后，发现你已经预备好接纳我了，我对你说：“我的神啊，难道你要对我仁至义尽吗？我为了虚空的赞誉，因着丁点小事离开你，而我一回来，你就张开双臂，等着拥抱我吗？”

哦！罪人，罪人！你在责怪神吗？啊！你如果还有点公正，承认是你主动离开祂的吧！你不顾祂的感觉，离弃了祂。你若回转，祂就准备接收你；你若不回转，祂就用最大的力量与温柔劝你回转。但你听不见祂的声音——你不愿意听见！你说祂没有对你讲话，其实祂用全部的力量呼唤你。为了不听祂亲切的话语、吸引的声音，你每天让自己变得更耳聋！我的“爱”啊！但你并没有停止对我的心讲话；在需要时，也没有断绝对它的供应。

在巴黎，认罪神甫们见我这么年轻，都很希奇。我认罪后，他们对我说，为神所给我的恩典，我应该感激不尽；我若真知道这些恩典，就该惊奇了；如果我还不忠心的话，那就是天下最忘恩的人了……有些人说，他们从未见过一个女人被神保守得这么近，良心如此清洁的。

我的神啊，我所以如此，是因为你不断的看守。你给我亲密的同在，正如你在福音书中所应许的：

“若有人行我的旨意，我们会到他这里来，住在他里面。”（参约14:23）你在我里面持续的同在是我的保护，如先知所说：“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做醒。”（诗127:1）我的“爱”啊！你是我忠诚的守护神，不断地为我抵挡各样的敌人，不让我犯最小的罪；当活跃的天使我做错时，你就纠正它们。但我亲爱的“爱”啊，当你停止看护时，我是多么软弱啊！敌人就怎样胜过我啊！让别人把他们的得胜归于自己的忠诚吧，而我只归功于你——父亲的看护。我太多证明了自己的软弱，太致命的经历使我知道，没有你时，我的本相如何。我不敢靠自己的小心。我的救赎主啊！我的一切都来自你，单单亏欠了你，这给了我无限的喜乐！

在巴黎，我松懈了，由于忙碌，枯干和痛苦抓住了我的心：扶持我的手隐藏了，我“所爱的”退去了。我犯了许多不忠的罪。我知道有些人对我怀着强烈的感情，我虽然没有跟他们单独相处，却容忍他们表现出来。另一个错误是颈项有点裸露，尽管比别人还差得远。

我见自己如此退步，不禁泪如雨下，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折磨。我四处寻找祂——那在隐密处燃烧我魂的。我询问有关祂的消息，但是，唉！难得有人认识祂。我对祂说：“我心所爱的啊！你若跟我在一起，这灾祸就不会临到我。告诉我，中午你在哪里牧羊，在永世的白昼，你在哪里歇息？那是没有时间的白昼，那里没有黑夜和月缺。”（参歌1:7）我这么讲只是为了解释，使人能够明白，其实一切都在沉默中逝去，我不能讲话。

我的心发出无声的言语，在魂的深处，不停地倾诉。哦！它所爱的能够理解，正如祂理解“道”深沉雄辩的静默一样。唯有经历才能使人明白，这不是枯燥的话语，想象的产物。道沉默的言语，在魂里绝不是枯燥、想象的！祂从没有停止过讲话，也没有停止过运行。“祂说了，事就成了。”祂在那个魂里讲话，就在那里运行。然而，若认为道的话语是清晰可闻的，那就错了。

在此，应当做点解释。有两种讲话的方式，其一是通过媒体，由天使传递，或在头脑里形成的；它有道理，也讲得清楚，却是通过媒介传播的。另一种讲话是真实的表达，比可感知的话语更无限地运行；它从不停止，果效丰富，却不是可分辨的——可见的都是暂时的。它在运作的真实里恒久而坚定。这话语在谁里面讲说，谁就能藉着果效得以明白：“祂说了，事就成了。”“祂发出命令，它们就被造了。”这不能言传的话语交通给能用无声的言语讲话的魂。道在魂里讲话，魂藉着道讲话，蒙福者们在天上就是如此对话的。啊！当无言的话语被交通给魂时，她是多么幸福啊！这讲话，同类的魂能够理解，他们彼此交流而不需要开口。这话语带着恩典、平安和甘甜的安慰，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了解其果效。

魂若洁净到能用这种方式讲话，啊！他们就预先使用了在荣耀里的语言。当圣处女走近圣以利沙伯时，圣约翰所感到的，正是道的这种神圣讲话在内里的表达、运行（路1:39-45）。当两位圣洁的母亲彼此走近而联合时，就为后代创造了神圣交流的机会，圣处女让圣婴耶稣有机会把自己交通给圣约翰；而当圣以利沙伯靠近圣母时，就给了圣约翰机会，接受她里面丰富的道的交通。

哦，可称羨的奥秘啊！这是道的专利，唯有祂才能运作的，不要以为能人为地得到！沉默，若是来自人的努力，就没有这种恩典的果效，因为不归属同样的原则。啊！那些把自己弃绝给祂，让祂随意行动的魂，如果神在他们里面的运行被人得知，人人都要诧异得神不守舍了！

由于“带我写作之灵”的催促，我偏离了主题；这事常常发生。先生，我求你饶恕叙述的不连贯，虽然这是你的要求，我却无法换一种写作方式。言归正传，那时我看见跟人太多的交往玷污了我，就尽力完成在巴黎的事务，好回到乡下。

在我看来，我的神啊！你给了我足够的力量胜过试探，但当环境许可时，我还是不能保证不得意忘形，也无法免除许多别的弱点。

我失败之后，痛苦之深，无法解释。这不是由清楚的看见、动机、感情等引起的痛苦；而是一种吞灭的烈火，过犯若不洁净，**就不停止燃烧**。我从中心深处被排斥了，我清晰地感到，良人在怒气中弃绝了我。我无法回到中心，在别处又得不到安息。我好像挪亚的鸽子，找不到立足之地，只能回到方舟，却发现窗子关闭了，无法进入，只好绕着方舟飞行。

永远被咒诅的不忠啊！因着它，我有时不自觉地盼望在外面寻找满足，但却找不到。我的神啊！这¹让我看见自己的愚昧，使我明白了那些俗称无罪的娱乐是何等虚弱！当我强迫自己玩赏时，只有极度的反感，加上内里对我不忠的责备，让我受极大的苦，消遣变成了惩罚。我说：“**我的神啊！这不是你。除你之外，没有什么能给人坚实的喜乐。**”

尽管我忘恩负义，却空前地经历了神的丰富。我的神啊！你不停地追逐我，好像征服我心是你幸福的目标一般。我常惊奇地自语：“**神好像不干别的，只想着我的灵魂。**”

有一天，由于不忠，也想有些娱乐，我参加游行，不是为了锻炼身体，更多是出于虚荣，为了被人观看。我的神啊！你让我怎样领教了这过失啊！有几辆专用马车来载我们，但你没有惩罚我让我享受这欢乐，你保守了我，将我紧紧地拉进你的里面，使我不见别的，只看见自己的过失和你的不满。

有人想在圣克劳德给我一些娱乐，另外邀请了一些女士。我通常不参与这类的活动，但因着软弱和虚荣，还是去了。我的神啊！这简单的娱乐成了怎样的悲苦啊！同去的女士们虽然不引人注目，却很享受。盛宴是最豪华的，我却吃不下任何东西，不安显在我的面上，尽管无人知其根源。我流了多少眼泪啊！你是怎样严厉地惩罚了这一过犯！你离开我三个月之久，以如此严酷的方式，让我只看见一位发怒的神！

这一次，还有另一次旅行，在我生天花之前跟丈夫去都兰，我都像注定被宰杀的牲畜一般，在被杀之前，用鲜花绿叶装饰着，在特定的日子游行城中。这软弱的虚荣在衰退中发出新的光焰，但这闪耀只是让它更快地熄灭罢了。

我一直努力除去在我里面所感到的殉道，但没有果效。我为我的软弱哀伤，写诗表达自己的痛苦，但这只是强化了痛苦。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明白的。我的神啊！我含泪向你祷告，把这美貌拿走，因为在我，这实在是祸水。我盼望失去它，或者不再爱它了。我的神啊！你让我这么亲近你，我无法拒绝你；我会身不由己地离开俗世的一切，快速归向你。尽管我不忠，我的“爱”啊，你却对我有不可思议的眷顾，下面举一例为证。

有一天，我决定步行到圣母院去，让男仆带我走一条捷径，天意使他带我走迷了路。在桥上，一个穿着极破烂的人向我走来。我想这是一个穷人，正要给他一些布施。他谢绝了，说他不要。他走近我，开始讲说神无限的伟大，就这话题，讲了一些可羡慕的事情。之后，他讲到三位一体的神，其方式是那么荣耀超绝；迄今为止我所听过的证道，较之于他所讲的，似乎只是影子罢了。他继续，讲到在弥撒中神圣的牺牲及其卓越，做弥撒的人和服事者都当何等敬重、谨慎。

我蒙着面，这人看不见我的脸，也不认识我。他对我说：“夫人，我知道您爱神，您非常慈善，施舍很多。”还有许多别的事情，都是神给我恩典去行的。“**但您极其偏差，神向您所要的是别的。您爱您的美貌。**”然后，他简单却真实地描绘了我的缺点。我的心不能否认他的话。

我默默地满怀敬畏地听着。随从们都说我在跟一个疯子讲话。我清楚感到他有来自真智慧的亮光。他还告诉我，神不要我像别人一样满足于作工，仅仅得救，免下地狱而已；祂要我更进一步，在今生达到这样的完全，甚至免除炼狱。

我们边走边谈。路是漫长的，我却觉得很短，到了圣母院才注意到。这时，极度的虚弱使我晕倒了

。让我惊奇的是，当我走到双桥，四面寻找时，却没有看见他，从此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。听他讲述时，我问他是谁，他说他曾是一个脚夫，但现在不是了。当时这事给我的印象不像后来那么深。一开始，我把它当成一个故事讲说，只把最后那段略去了；但感到里面有神圣的成分时，我不再讲了。

第十四章 两次失败的旅行

丈夫从持续的病痛中有所缓解，他想去奥尔良，再去都兰。在这旅程中，我的虚荣得胜了——为了将来更彻底的消失。我接待了许多访客，受了许多赞誉。我的神啊，我清楚地看见：人迷恋虚空的美貌，是何其愚昧啊！

我憎恶情欲。但按着外面的人，我不可能恨那在我里面、给我生命的，尽管按着里面的人，我热切地渴望摆脱情欲的缠累。

我的神啊！你知道天性与恩典这持续的争战让我受了怎样的苦。天性喜欢公众的赞誉，恩典却让它惧怕；我被撕扯着，好像要跟自己分开一般。我清楚地感到这普遍的赞誉对我的伤害。更糟的是，他们相信我的美德与年轻美貌有关。我的神啊！他们不知道一切美德都单单来自你，全靠你的保护；我所有的，只是软弱。

我去认罪，诉说我的不忠和里面所感到的反叛，但无人理解。神啊！他们称扬你所定罪的。我觉得你看为恶的，他们当作美德。他们不用你的恩典衡量我的失败，把跟我有关系的看成“可能”有关的，不但不责备，反而奉承我的骄傲。我所定罪的，他们替它辩护。他们没有想到，你用如此伟大的怜悯保守了我，在我里面哪怕是最小的错误，你也是无限地不喜悦，哦，我的神！

我们衡量过犯的轻重，应当按着当事人所处的状态，而不是罪的性质。妻子最小的不忠使她的丈夫悲伤，甚于仆人们极大的过犯。

我告诉他们，我没有把颈项完全遮起来，里面很受责备，尽管我比同龄的女子好许多。他们说，我的穿着非常保守，由于是丈夫的要求，所以是无碍的。里面的“指导者”所讲的却相反！但我没有力量跟随祂，胆敢在这样的年龄，有如此与众不同的穿着。我以最公允的理由，保护虚荣。哦！认罪神甫们柔和的称颂给了妇女们怎样的伤害，产生了怎样的恶啊！他们若是知道，就不敢轻易赞许了。其实，只要有一个神甫说这样做有害，我就会立刻停止，不再继续了。但虚荣心使我选择了神甫们的立场。使女们也说他们是对的，我不过是自寻烦恼罢了。

在旅途中，我们遇到了一些事故和危险，除我之外，人人都胆战心惊。尽管我有这些不能自拔的缺点，却没有能力害怕看似灭顶的危险。在一个地方，卢瓦尔河冲蚀了路基，从上面看不出这段路是悬空的，等我们意识到时，已经不能回转或绕开了，只能前行，否则就要摔进河里。别人都吓坏了，我却毫不在意。马车一侧的车轮悬在空中，仆人们在另一侧拉住，那就是唯一的支撑——真是空前地恐怖！我却没有任何感觉，把自己完全弃绝给神，准备接受天意许可的一切。看见就要被祂一掌打死了，我甚至私下窃喜。然而，一种隐密的信心使我知道不会出事，这被证实了。

我们又遭遇了另一起事故，看来更可怕。我所爱慕的圣处女救我们脱离了一切危险。这次旅行是要去阿底烈教会尊崇她，我有极强的信心，知道不会有任何人死于旅途。丈夫以极大的热诚开始了朝圣之旅，他喜欢这样的奉献。

在那里我去认罪时，有个人给了我极大的麻烦。他想知道我结婚的动机，我答道：只有一个，就是顺服。他说这不对，我的婚姻不合适，应当再婚。若不是我名誉很好，加上神的帮助，他可能要让

我和丈夫分开，使我们永远不再相见了。他把绝对的义务定为“该死的罪”；**按着他的话**，一切都成了该死的罪。若不是神的帮助，他会给我们造成极大的难处。他借口指导我，宣布了一些迄今为我完全一无所知的罪。因为我结婚的动机不是为了有孩子，只是为了顺服，他给了我过分的悔罪苦行。但我回到奥尔良之后，去看一位耶稣会的神父，他把我从这些苦行中释放出来，告诉我，我甚至没有犯“轻微的罪”——这大大地安慰了我。那人把当尽的义务看成该死的罪，他可能会要我做某些事，使我忽略职责，或犯真正该死的罪了。

在旅程中，我还有一些过犯，就是当人带我去看风景时，尽管我想转眼不看，但还是因好奇而看了。不过，这事很少发生。

回来后，我向古兰桥姆姆讲述了我的软弱和失败。她恢复了我，鼓励我回到从前的路上。她让我用手帕把整个颈项都遮起来，从此我就照做了，尽管除我之外，没有人如此穿着。

我的神啊！对这一系列长长的不忠，你都隐忍了。但你只是暂时闭目不看，为的是让我受到更严厉的惩罚。你待我，好像丈夫待妻子，为她的浪费忧伤，因为给她财富，是为了让她做个好管家。你定意剥夺我的一切，免得我滥用你的上好——**你施恩**给我，本是为了让我**荣耀你**啊！

不下百次，我渴望拿了钱，只要得到许可，就进修道院，因为我觉得在世上，我不可能用该有的忠心回报神。我清楚地感到是环境造成了我的毁灭——**没有机会**时我做得很好，但只要一有机会，我就跌倒。我宁可找个洞，把自己活埋了！在我看来，最可怕的监狱比这致命的自由更甘美。我好像被撕裂了，在外面，虚荣拽着我；在里面，圣爱在扯着。在这时的不忠里，我并不完全转向这个或那个，我感到被撕扯而分裂，这给我难以言出的痛苦。

我的神啊！我求你拿走这不讨你喜悦的自由，我对你说：“难道你没有力量阻止这不公平的分裂吗？”**只要一有炫耀的机会**，虚荣就胜过我；而之后，我就转向你。你非但不拒绝，反而经常张开双臂接纳我，给我新的爱的凭据——这是我最大的痛苦！尽管如此悲惨地虚荣，跌倒之后，我却爱你的责罚过于爱抚，我的爱就是这样的。你的利益比我的更重要，你不为自己伸冤，让我受不了！我的心被爱与悲伤刺透了，在蒙受了那么多的恩典之后，我的神啊，我受不了再得罪你。

不认识你的人冒犯你，我并不惊奇。但这颗心，爱你过于爱自己，曾感受过你最强烈的爱，怎么能被它所恨恶的倾向掳走呢？哦，这是最残酷的殉道！由于持续得久，也更痛苦。我的神啊，当我清楚感到你的爱与同在时，我对你说：“**什么！你竟把自己施舍**给这样一个败类吗？她对你只有忘恩！”

若是有人认真读这传记，他就会看见，在神这边，只有良善、怜悯和慈爱；在人这边，只有不忠、虚无、罪恶和软弱。如果有什么好，都是你的，我的神。至于我，除了软弱之外，别无可夸的。在你我的联姻、这不可分解的联合里，我唯一的妆奁就是软弱、虚无和罪恶。

哦，“爱”！我何等爱我的贫穷啊！我的心是何等感恩啊！我一切都亏欠了你，这给了我怎样的喜乐啊！你向我显示了你的财富，显示了在耐心与爱里无限的丰盛！你好像一位荣耀的君王，娶了一个贫贱的女奴，你不顾她的本相，给她一切的装饰，使她取悦于你。当粗鲁与恶习使她犯错时，你欢喜地宽恕她。我的神啊，这就是你对我的引导。于是此刻，贫穷就是我的富足；在极度的软弱里，我已找到力量。

言归正传，不忠之后，你的爱抚比斥责让我更加难受。哦！谁能知道它带给魂的困扰呢！这是无法感知的。魂愿用全部的力量满足圣公义，若是可能，她会把自己撕碎。不受任何苦的殉道是最残酷的殉道。

哦，“爱”！甘甜而痛苦，可爱而残忍！背负你是怎样难啊！我写诗表达我的痛苦，以苦行悔罪，但

对这样大的伤口，一切都太轻微了！好像一滴水落入大火一般，只是让火烧得更旺而已。人会盼着被火烧、被棍打。哦，对忘恩人爱的引导啊！哦，可怕的忘恩映衬着如此的美善！我生活的大部分，就是一系列这类的事，让我在爱与悲伤里，死去活来。

第十五章 天花毁容喜不胜

回家之后，我发现女儿害天花，因保姆在这期间带她出去了，所以病情加剧，濒临死亡。风瘫再次袭击了我的丈夫。我的大儿子也得了严重的天花，先后发作三次，将他原本俊美的容貌大大改变了。

以这样的牺牲开始，更多的牺牲接踵而至。我见家里流行天花，就知道我也会染上的。古兰桥姆姆说，如有可能，我应该离家走避。父亲要我带着二儿子回他的家；我非常温柔地爱这个孩子。但婆婆不同意，说这没有用，并劝服我的丈夫。她叫来的医生也说，如果我要得病，无论在远近，都是要得的。

那时，可以说她是第二个耶弗他（参士11:29-40），让我们两人都做了无谓的牺牲。她若能料到后事，我想，就不会这么做了。但老年人通常都很固执，有些成见，不容易改变。

当时，整个镇都轰动了，人人都求她让我离开，说如此冒险是残忍的。但是你，我的神啊，对我另有设计，你不许她同意。大家都攻击我，以为是不愿意离开的，因为我没有跟人讲是他们不许。我唯一直觉的反应就是把自己弃绝给你，我的神，和你神圣的天意。

没有你的看顾，这美貌对我太致命了，我愿意把它牺牲给你。其实，尽管婆婆拦阻，只要我想离开，还是能够的，但我不愿拂逆他们，因为在我看来，这是上天的命令。哦，神的神圣旨意啊！尽管我不配，你却是我的生命。

我弃绝自己，以完全的牺牲向着神，在灵里完全隐退，时刻等着祂喜悦颁发的一切，就像有人看见死亡的迫近和逃脱的容易，却不能逃脱一样。婆婆对生病的大儿子溺爱过度，对别人毫不在意。但我想，她若是料到天花会使我的小儿子丧命，她是绝不会这样做的。这是你所做成的，我的神啊，而不是她的脾气。你用人和人的天然倾向，成就了你的计划。尽管人的行为有时看来是那么无理，让人受苦，我们却总是应该上升一步，我的神，把他们看成你公义和怜悯的器具——因为你的公义里满了怜悯。

我告诉丈夫我病了，要得天花时，他说这是想象。我通知古兰桥姆姆我所置身的环境。她的心肠柔软，对这严酷的待遇，感到非常难过；她鼓励我把自己弃绝给我们的主。最后，天性见无路可逃时，就同意了灵早就定意的牺牲。

在亚西西的圣法兰西斯纪念日，1670年10月4日，我22岁几个月时，在做弥撒的时候，我病了，除了领圣餐，不能做别的。我在教会里几乎晕倒。回家后，剧烈的颤抖抓住了我，伴有严重的头痛，病势沉重。

他们不相信我病了，主许可这严酷的待遇。但几小时之后，由于病势沉重，胸腔肿胀，家人立刻看出我在危险之中。因病情不同，药物无法通用。那位医生——我婆婆的朋友——不在镇上；那个普通手术师也不在。他们去请了另一位医术高明的手术师，他说我需要放血，婆婆不同意。我被完全忽略，由于得不到医治，几乎要死了。

丈夫不能来看我，全凭婆婆定夺一切。她决定除了她自己的医生外，谁都不能医治我，但她却不去请他，虽然他离开只有一天的路程。她反对放血，我相信也许是怕伤害我。她唯一的错处是没有去

请那位她所信任的医生。我的神啊，是你，为了**我心灵的益处**而命定了这行径。我置身于绝境中，默默地看着一切，对这出格的待遇，丝毫不觉得难过。你让我持守在牺牲的灵里，绝不开口求助；我等着生命或死亡，等着从你的手中接受一切。我的神啊！靠着你的恩典，我的平安是那么深，你保守我在完美的隐退里，在最剧烈的病痛和迫近的危险中，使我忘记了自己。

这时，你给我的隐退是那么完全，我称之为“均一”。我对你的旨意没有任何抵挡，凡事都不主动，在爱里，默默地忍受着你十字架的操作。你在我里外的工作，我都不增添任何东西。如果说我的降服是完全的，你的保护则是神奇的。多少次，你将我降到极处，但当事情似乎恶化到毫无指望时，你从未不援助我。

你让一位高明的手术师路过我的住处，从前我多次患重病时，他曾照顾过我。他问到我的情形，得知我正病危，他立刻下马来看我。我的光景之可怕，可以说，让他空前地吃惊。天花无法发出，就凶恶地袭击了鼻子，使它整个变黑，几乎要掉下来了；他以为是坏疽。我的眼睛就像两块黑碳。他是那么震惊，甚至无法向我隐瞒。

这怪异的消息并不使我惊慌。这比我愿意向神的牺牲还差得远呢！我非常高兴，神在这张让我不忠的脸上，为自己报了仇。

手术师进到我婆婆的房间里，对她说，没有放血治疗，听任我这样死去，实在是罪过！

婆婆强烈反对，说她受不了放血，在她的那位医生朋友从乡下返回之前，什么都不能做！

手术师大怒，见他们不去请医生，由我自生自灭，对我的婆婆说了一些激烈的话。然后，他来到我的房间，对我说：“**如果你同意，我要救你的命：我要给你放血！**”我当即把胳膊伸给他。尽管胳膊极度肿胀，他还是立刻给我放了血。婆婆大怒。

天花当时就发出来了。他要我下午再放一次血，但他们不同意。我怕惹婆婆不高兴，出于对神完全的降服，无论当时需要有多大，我没有留他。

为了显明毫无保留地弃绝给神是怎样有利，我讲了一切细节。为了证明并训练我们的顺服，神有时会明显地离开片刻，但当需要真正迫切时，祂从不丢弃我们，正如圣经中所说的：“祂掌管着阴间的门，将人从那里带回来。”（参诗107）

放血之后，天花立刻发出。我的鼻子恢复了天然的颜色，不再发黑了。如果继续放血，我应该恢复得很好。但手术师已经离开了，我再度陷入先前被忽略的状态。

我的病势集中在眼睛上，又肿又疼，人人都以为我要失明的。有三个礼拜之久，我承受着剧烈的疼痛，一次无法睡一刻钟。眼里满了天花，无法闭眼，由于疼痛，也无法睁开。一切迹象都表明，瞎眼是无可避免的；我也做好了准备。我的脖子、上颚及牙床上，无不满了天花，连吞咽稀粥都剧痛无比。我吸收任何营养，无不付出极痛苦的代价。我的全身好像得了大麻风。来看我的人都说，从未见过如此又多又恶的天花！

我魂却在无法言出的满足里。藉着痛苦的损失而得自由，这盼望让她如此满足！她跟神紧密地联合，不愿跟世上最幸福的王子对换位置！

人人都想，我肯定悲不自胜；他们满怀同情，竭力安慰我。我的认罪神甫尽管对我不满，还是来看我，问我：得了天花，是否有点难过。我不加思索，坦率地答道：如果这病带给我的困扰还没有使我忘记教会之歌，我会在感恩里唱给神听。这个好人被激怒了，说我太骄傲了。我没有回话。我清楚地看见：他不理解我的状态，跟他如此自由地讲话是一个错误。

他们注意我的言词，听见我这么自由地讲话，以为我为外面的限制向你发怨言，哦，我的神！他们把它归于我丈夫的嫉妒。但事实却非如此！我的神啊，我指的是只有你才能给的那种自由，你挪开

了让我骄傲的陷阱，和对人的情欲。哦！你摧毁了我最敏感的“神经”，为此，我尝到无法言传的快乐，真是笔墨难述！我的心在深沉的静默里赞美你，身体上的疼痛使我加倍地爱你。

他们从未听见我为这病或所受的损失而抱怨。在忍耐与沉默里，我心对外显出的，只有沉静。我的神啊！我对来自你和来自人手的苦难，都同表沉默。我从你的手中欢迎一切。我只说了一句“我为因此而得的内里的自由而欢欣”，他们竟看为罪恶。

让我最感痛心的是：与我同一日得天花的小儿子，由于缺乏照料，死去了。这个打击痛入我心。然而，我从软弱中吸取力量，把他牺牲给神，像约伯一样对神说：“赏赐的是你，收取的也是你，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”（参伯1:21）

牺牲的灵在我里面是如此强壮，尽管我极温柔地爱这个儿子，得知他的死讯后，却没有流一滴眼泪。在他被埋的那一天，医生捎话说，且不要盖上墓石，因为我的女儿也活不过两天了。那时大儿子还没有脱险。我看见几乎在同一天，我所有的孩子都被剥夺了。我的丈夫正在生病，我也病得很厉害。

我的神啊，这时你还不愿意取走我的女儿，你又延长了她几年的寿命，只为了在失去她时，让我更加痛苦罢了。

最后，婆婆的医生到了，但我已经不再需要他了。他见我的眼睛肿胀，给我放了几次血，尽管放血在开始时是那么必需，现在时机已过，只是让我更虚弱罢了。以我那时的光景，胳膊肿胀，放血极度困难，必须把刀片插到把手才行。这样不合时宜的放血，几乎让我死去。但我的主啊，为了让我受更多的苦，你还不要我辞世。死亡对我实在太惬意了！我把它看成一切祝福中最大的祝福，但我看得很清楚，在这方面没有盼头——我还不能品味这幸福，还得忍受生命。

大儿子好了一些，他起来，进到我的房间里。我惊讶他惊人的改变：从前极度细嫩的面孔，现在变得像耕过的田地一般。我好奇，拿镜子照了一下自己，吓得不敢再看了。这时，我看见神所要的牺牲已完全成为事实。

因着婆婆的错误，给了我许多的十字架，也摧毁了我的儿子。我的心在神里却是坚稳，多而大的病恶让它强壮起来。我就像一个祭牲，不断地把自己献在祭坛上，因为在爱里，祂首先献出了自己。我的神啊！这些话素来是我心所爱的，此刻在我的生命里成了实际：“我拿什么报答耶和華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？我要举起救恩的杯。”（诗116:12-13）

在我一生的岁月里，你都把十字架和祝福堆满我身。我的“爱”啊，我最大的愿望一直都是：以受苦的心志喜乐地跟随你的引领，没有任何内外的拦阻。从一开始你就喜悦给我的这些恩赐（十字架和祝福），一直不断地增长，直到今天。你按着自己的心愿，引领我走在一条幽秘的小径上，除你之外，无人能够洞察；并且按着你的智慧，持续地为我供应十字架。

他们给我送来药膏，好添平麻面的坑洼，恢复容颜。我曾在别人身上见过奇妙的果效。开始时，我也想试一下，看看对我效果如何。但“爱”珍惜祂的工作，不愿意我尝试。有个声音在我心里说：“我若想让你美丽，早就让你过去了。”我只好放弃一切，把自己当作猎物，交给“爱”的严酷。祂催促我站在风里，以增强麻面的坑洼；在红斑最醒目的时候，让我没有遮拦地走到大街上，曝露在众人的目光下——在我骄傲得胜的地方，让羞辱得胜。

丈夫那时几乎总在床上。病痛造就了他，为神所给他的病，我不可能有任何微辞。尽管这病极大地约束了我，让我背负了各样的十字架，但神如此拯救他，实在让我非常欢喜。我失去了先前柔化他严酷、平息他怒气的吸引力，别人讲我坏话时，他就更易受影响了。另一面，那些讲我坏话的人，

见有人愿意听，就讲得越发起劲、厉害了。只有你，我的神啊，对我永不改变。当你增加我外面的十字架时，里面的恩典也加倍了。

第十六章 夫妻女仆阻交通

我前面讲过的那位使女，魔鬼搅动她来折磨我，她就日益傲慢。当她看见喊叫不能惹怒我时，她认为如果能阻止我领圣餐，就给我最大的麻烦了。她是对的，纯洁之魂神圣的良人啊，我生命唯一的慰藉就是接受你、荣耀你。如果有几天没有接受你，我就感到倦怠的苦楚。不能领圣餐时，我就做些靠近你的事情，聊以自慰。为了有领圣餐的自由，我让自己永久地敬拜。只要能够，我就设法使教会有很好的装饰。我献出最美的物品装饰教堂，提供银圣体盒与银圣餐杯。我资助了一个永久灯盏，愿我的爱也像那不灭的火焰一样，永远燃烧。

我的爱啊，我对你说：“让我牺牲给你，彻底耗尽我，把我降为灰尘，让我湮灭，不留一物！”我感到一种不能表达的要成为无有的愿望。

那个女仆知道我对圣礼的感情——在圣礼前，我可以跪着，自由地过几个小时。她每天都很小心地观察我交通的时间，然后告诉我的婆婆和丈夫，这就足够让他们大发雷霆，指责我一整天了。如果我做些微辩解，或显出一点难过，这就给了他们足够的理由，说我亵渎圣物，让他们大声反对敬虔了。如果我沉默不语，这就使他们越发苦毒，说最能刺激我的话了。当我生病时（那是经常的），他们就来，在我的床前扯皮，说是圣餐和祷告让我病了——好像接受你，众善之真源啊，能让人生病似的！

一天，那位使女生气时对我说，她要写信给一个人——她以为那是我的指导者——让他禁止我领圣餐，因为他并不了解我。我不回话，她大声哭喊，说我苦待她，蔑视她。当我去做弥撒时，尽管我已经吩咐了家务，她却对我的丈夫说，我什么都没有安排，就出去了。我回来后，就忍受了许多的指责。他们不听我的解释，说那都是谎言。

另一面，婆婆对我生病的丈夫说，我什么都不管，若不是她料理家事，一切都会被糟蹋，他就毁了。丈夫信婆婆的话。我耐心地忍受着一切，竭力做好我的本份。让我痛苦的是不知该做到何种程度。当我订购什么而没有征求她的意见时，她就抱怨我一点都不在乎她，偏行己意，订的东西很差；她于是订购不同的东西。如果我征求她的意见，她就说，什么都得她来管。

我的神啊！我没有安息，唯一的安息就是爱你的旨意，顺服你的命令，无论受到怎样严酷的待遇。他们监督我的言行，百般挑剔，不断地斥责我。我所做的若有任何模糊之处，顷刻就变成罪行。我整天被嘲弄着，在仆人面前，一件事被数落无数遍。

让我大为受苦的是，有一段时间，我有一种无法克服的软弱，神为了让我降卑而留下的，就是哭泣。这让我成为家里的话题。尽管我全心全意地接受别人对我的一切，却禁不住流泪。这使他们越发恼怒，令我极度困扰，十字架因此就加倍了。多少次，我吃的是眼泪饭；看起来就像世上最恶的犯人一般！他们说我是该受咒诅的，似乎眼泪掘开了地狱！其实，眼泪更适合摧毁地狱。

如果我讲述一些听到的事情，他们就让我为它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果我闭口不言，就被看成轻蔑，坏脾气。我若知道某些事而不讲，那就是罪恶。我若讲了，就是编造。有时，我一连几天被折磨着，没有喘息的机会。女仆们说，为了能安静不被搅扰，我应该做个废人。我没有回答，因为“爱”让我紧紧地联于祂，不许我答一言而得轻松，甚至不许我看一眼。

有时天性被压到极限，我说：“哦！但愿有人能听我倾诉！我去看看他们，就会轻松了！”但神没有提供这样的机会。如果有时我碰巧在某些事上得了安慰，有几天神移开了外面的十字架，这就成了

我所有麻烦中最大的麻烦。没有十字架对我是更重的打击，比最大的十字架还难背负，这对我是怎样可怕啊！我渴望十字架的回归，奄奄待毙，禁不住像圣大德兰一样说：“让我受苦！不然，就让我死！”这迷人的十字架，它的回归并不迟延。奇怪的是，尽管我那么强烈地想要十字架，当它回归时，却是那么沉重压迫，让人几乎无法承担。

我深爱父亲，他也非常温柔地爱我，我却从没有对他讲过我的十字架。有个极爱我的亲属感到我所受的待遇不善，因为他们甚至在他的面前，对我讲些很伤人的话。他非常生气，告诉了我的父亲，并说我一言不答，会被人看成傻瓜的！后来，我去看父亲时，他一反往日的操练，非常严厉地责备我，说我接受这样的待遇而不回话，好像没有灵性，不会回答一样，人人都会讥笑我的。我答道：如果别人注意到丈夫对我讲的话，已经让我够窘困的了，难道还要回答，招来更多的责备吗？如果没有人注意到，我就不应该让它显出来，使人看见丈夫的弱点；我不回话，就止息了一切争竞；若是回话，争竞就继续了。父亲非常好，说我做得很对，应该继续照着神的启示去行。此后，他没有再跟我讲过这事。

让我极为受苦的是，我非常爱父亲，他们却不断地讲他的坏话，反对他。他们反对我的亲属，和一切我所敬重的人。这比骂我自己更让我难过。我忍不住辩护，但这反而让他们越发苦毒了。只要有人说我的父亲或亲属不好，他就总是对的。他们先前最看不起的人，只要一反对我的亲属，就被赞赏了。若有人说是我的朋友，他就不再受欢迎。

有个很敬虔、我也极爱的亲属，当她来看我时，他们不是公开让她回去，就是极恶劣地对待她，使她不得不回去。这让我极其痛苦。如果有些事情对我是负面的，无论真假，就拿来责备我。有些不平常的客人来访时，他们对跟我从未谋面的人讲我的坏话，令客人大为吃惊；从前认识我的人，则只是可怜我。

无论他们说什么，“爱”不许我回答，为自己辩解。我若做了——那是很少的，我就为此而受责备。第一年，我还没有足够被神摸着，能默然忍受这种待遇。此后，我从不对丈夫讲婆婆如何待我，也不讲那个使女向我所行的。我的“爱”啊！你让我做的还不只如此。婆婆和丈夫都很性急，经常同时发火，那时两人就都喜欢我了，轮流着向我诉苦。我从未把一个人的话传给另一个人，尽管从人的角度看，我很可以借此机会，坐收渔翁之利，但我从未趁机发过怨言。我帮助他们调停，使他们和好，不然“爱”就不放过我。太多的经历使我知道，他们和好了，我就要付出代价；但我仍然尽可能地使他们尽快和解。和解之后，他们就又合力对付我了。

我若有自由祷告并独处，在我看来，十字架就变得微不足道了，因为它是那么吸引我。但在难以想象的情势下，我被迫留在他们面前。丈夫盯着手表，看我祷告是否超过半小时，若是超了，他就生气。有时，我对他说：“给我一个小时，让我消遣，随意使用。”他同意给我娱乐的时间，却不许我祷告。我承认由于缺乏经验，我自找了许多麻烦，让他们不快，也使我受苦。简言之，难道我不应该把这限制看成是你让我受的苦吗，我的神？我不应该满足、让这成为我唯一的祷告吗？我却常常陷入一种软弱，希望有特定的祷告时间，令丈夫不开心。这些缺点在开始时是经常的，但后来，我在他的床边祷告，就不再出去了。

刚踏上这条道路时，遗忘是我所遭遇的一个大麻烦。里面强烈的占据使我忘记了许多事情，这带给我不少的十字架，也给了丈夫生气的机会。尽管我非常喜欢尽本份，全心全意地愿意克尽职责，但事与愿违，我却忘记了许多事情。丈夫不喜欢疏忽大意，经常为此而生气。不过，我只是忘了一切无关紧要的小事，对有后果的事情，却从未忘记过。

为了治死眼目的情欲，我养成一个习惯，加上向内的专注，使我对一些事情视而不见。婆婆随后注

意到了，就很公正地对我生气，说我太粗心了。但我无法改善，我越努力，就越不成功。

我在花园里，却什么都没有看见。丈夫不能去，问我花园的事情时，我不能回答，他就生气。我特地走去看，好把一切见闻都告诉他，但在花园里时，却忘了。有一天，我进到花园十多次，想看点东西，告诉丈夫，却每一次都忘了。有时我记着要看了，很高兴，但那时，却偏偏没有人问我。

另外，在开始时，为了治死强烈的好奇心，别人讲述趣闻时，我总是借故离开，回来后，已经听不懂了。这样，我落入了极端，对在我面前所讲述的新闻，既不了解也听不见。丈夫跟我提起时，我又惊讶又糊涂，不明所以，无言可答，这就无可避免地让他生气了。

这时，我并不想在这点上治死自己，若是能够改变，更多注意他们，我该多么高兴啊！但不晓得为什么，我的注意力消失了。我越觉得应该取悦他们，并努力去做，无能就越深。当我想说什么时，经常突然打住，想不起要说的话；这给了我不小的羞辱。

第十七章 凌晨弥撒神供应

我们到了乡下。在那里，我太多沉迷于内里的吸引，犯了许多错误。丈夫忙于搞建筑，不断地跟工人们讲话，我以为可以如此行的。但他表示不满，因为我离开太久了，没有去找他。

我常坐在角落里做活。其实，由于内里的吸引，几乎做不了什么，活计总是从手里掉下去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，不能睁眼，也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——是那么简单、平安、甘甜！我有时自语：“天国是不是比我更平安呢？”我没有告诉过人，因为无人有此经历。一切都发生在魂的最深处，意志享受着无法言传的一切。

在早年，这种情形几乎是持续的，给我最大的愿望去受苦。它在我里面产生的结果是：意志每天都死去，不知不觉地消失在神独一的旨意里。

经历使我明白了：单纯安息在神里，不做特别的事情，会生发一种果效，让意志一点一点离开，进入神里；使魂变得柔软可塑，对神所期待于她的，无论怎样痛苦，都能立即回应。她对时间、地点、状态等变得漠然。在奇妙的境遇里，她经历到：一切所需的，神都会随时供应。所以，她满足于所有的，无欲无求。

这状态止息了一切欲望。有时，我对自己说：“你想要什么？你害怕什么？”然后，会惊奇地发现自己没有欲望，无所惧怕。对我，无处不合适，随处都能找到中心，因为随处都看见神。最醒目的倾向就是独处和对十字架的爱，我整个的心都向着十字架。

我找祷告的时间通常都很难。丈夫不愿意我在七点以前起床，为了不违逆他，我跪在床上祷告。他那时病了，为了便于照顾他，我在他的房间里睡。我四点钟起来，留在床上。他以为我睡觉，没有感觉到。但这影响了我的健康。那时患天花之后才八个月，由于天花严重地影响了眼睛，到现在眼皮还是很沉。如此缺乏睡眠，让我一祷告就睡觉。但在睡梦中仍然有要醒来的意识，所以没有一刻睡得安宁。晚饭之后，我去祷告半小时，尽管不困，却立刻就睡着了；我用钉子让自己保持清醒，仍然无效。

那时还没有建造教堂，没有丈夫许可，我不能去做弥撒。我们离别的教堂都很远，无论我怎样渴望，他通常只让我在礼拜天和节日去。此外，唯一领圣餐的机会是神甫来一个离我们家四分之一里格的教堂，并事先通知我们。由于马车出院子会发出响声，无法瞒着丈夫。我跟瑞克利的监护人约好——他是一个非常圣洁的人——当他为别人讲弥撒时，事先打发修士通知我。我必须在丈夫不知道的情形下，在凌晨领圣餐。我怕吵醒他，不敢让人套马车，尽管走路很困难，但我仍然步行四分之

一里格前往。

我的神啊，我是何等渴慕接受你！尽管极度疲劳，一切对我却都无足轻重。我的主啊！为了满足我，你行了许多神迹。通常，当我去做弥撒时，丈夫就醒得晚，在他醒来之前，我已经回来了。有多少次，当我要离开时，天气阴沉可怖，跟随的使女拦阻我，说会被雨浇透的。我以惯常的信心答道：“**神会帮助我们的。**”**我的主啊，我不是平安到达，滴水未沾吗？**我一踏入教堂，雨就倾盆而下；弥撒一结束，雨就全停了，给我时间回家；而我一到家，大雨又倾倒下来。

让我惊奇的是，许多年来，当我如此行时，信心从未欺骗过我。这是你对我的好意，我的神啊，它让我全然顺服你所安排的环境，**毫不自扰**。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搅乱我。

我在镇上，没有人看见，我却惊奇地发现神甫走来，问我是否愿意交通，他们会给我圣餐。我的“**爱**”啊！**我不会傻到拒绝你自己给我的礼物**，因为我相信你启发他们如此有爱心的。

关于去前面提到的教堂做弥撒，在我跟瑞克利修道会安排好之前，**我的神啊**，有时你忽然唤醒我，给我一种强烈的直觉，感觉会有弥撒，你要我起来过去。随行的使女说：“**夫人，您也许只是白辛苦**。那里可能没有弥撒。”这个教堂没有固定的日程表，唯一的弥撒就是个人出于敬虔，偶尔资助举行的。尽管女仆拦阻，我还是满怀信心地去了。到了时，我发现神甫正着装，要上祭坛。

你给我的供应是经常的，令我惊奇不已。如果要详述，恐怕够写几卷书了。当我被压到极处，在最难受的时候，你让我忽然可以很容易地给古兰桥姆姆写信。有时，强烈的直觉使我走到大门口，刚好发现信使来到，不然，信就到不了我的手中了。像这样的供应是不断的，这只是许多事件中的点滴。

我极其信任古兰桥姆姆，一切的罪与痛苦都不向她隐瞒。若不征求她的意见，我连最小的事都不做。除了她所许可的苦行，我也不操练别的。只有内里的状态，我讲不出来，因为从来没有读过或听过，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。我的认罪神甫和丈夫禁止我去看她，**但我很难从命**，因为十字架实在太大了。

当天性被如此严酷地压迫时，有时不忠会让我讲点话，这带给我那么多的十字架，让我以为自己犯了大罪，极其痛苦。我对自己不断地定罪，把十字架当作我的缺陷，以为是我招来的。我不知道怎样解脱，也不知该如何修补，有时，偶然的遗忘会引起几个礼拜的不满。我装作去看父亲，却跑到古兰桥姆姆那里。只是一旦被发现，就有说不出的十字架，他们对我是怎样暴跳如雷，可谓笔墨难述。

给她写信难处也不少，因为我非常惧怕谎言。婆婆通常坐在小阳台上，每个人离开家都得经过她。她常问他们去哪里，带了什么东西。当脚夫被问到有没有带信时，我不许他们撒谎，必须诚实地回答。她若知道我给古兰桥姆姆写信，就会有可怕的爆发。

有时我提着鞋，步行去本笃会修道院，由于距离远，免得被发觉。但这些小心是徒然的，因为我不敢单独去，而奉命跟随的人必须汇报我的行踪——**他们若胆敢知而不言**，就会被惩罚，或者被打发走。

他们从心里敬重这位圣洁的妇人，却不断地说她的坏话。神的旨意就是要我活在敌对的环境里，麻烦不断。我因为爱她，忍不住为她辩护，说些好话。这激怒了他们，越发小心地监视，不许我去看她。不过，我还是竭力取悦他们。我不断地研究、思索，却终究不能成功。由于我相信让他们开心是敬虔操练的一部分，为此我绝望了。他们折磨我，这让我对自己生气，以为都是我的错。

令人深感痛苦的莫过于相信一件事是职责，不断地努力去行，却终究不能成功的。我的神啊！我在家居住时，这是你为我所定的道路。我有时向古兰桥姆姆抱怨，她说：“**你怎能让他们满意呢？**二

十多年了，我也在向那个目标努力而没有成功。”我的婆婆有两个女儿在她的修道院里，所以婆婆挑出无数的错。

最触动我的，是大儿子对我的反叛。他们挑拨他蔑视我。每次我看见这个儿子，都心碎欲绝。当我跟朋友在房间里时，他们常打发他来，听我讲什么。孩子见他们喜欢，就编造出无数的故事。最让我痛心的是失去了这个孩子；为他，我真是受了极大的苦！如果我揭穿他的谎言——那是经常的，我不敢责备他。他对我说：“祖母说，你比我更会说谎。”我答道：“正因为如此，我知道这罪的可恶，要摆脱它是多么难，我不愿意你这样。”

他经常对我说极无礼的话。他看见我尊重他的祖母和父亲，当他们不在，我为某些事管教他时，他就反驳说，因为他们不在，我就可以作女主人了！

他们认可这孩子的一切，使他在恶倾向里得到坚固。有一天，这孩子去看我的父亲，像素常跟他祖母讲话一样，信口开河，对我父亲讲我的坏话。父亲听得流泪，来到我们家，请求惩罚他。他们虽然答应了，却依然如故。

我没有力量管教他。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。孩子越长越大了，他的父亲很可能会离世；如此恶劣的教育，实在后果堪忧。我告诉古兰桥姆姆，她安慰我说，既然无法补救，就只好忍受，把一切都交给神——这孩子将是我的十字架。

我的另一个烦恼是看不出丈夫喜欢我的关怀。我清楚知道，当我不在时，他不高兴；但当我在时，他从没有任何喜欢的表示，欣赏我所做的。相反，对一切来自我的，他都只有厌恶。当我走近他时，有时都会颤栗，因为知道我无论做什么，都不会讨他喜悦；但若不走近他，他就抱怨。

他非常讨厌汤饭，看见就烦，极恶劣地对待给他送饭的人。婆婆和使女们怕受他的气，都不愿意给他送饭；只有我不推辞。我常端去给他，等他发泄完毕后，我努力轻松欢喜地劝他吃下去；当他更生气时，我就耐心等着，然后对他说：“我宁可一天被你骂许多次，也不愿意伤害你，不给你端来你所需要的食物。”有时他就吃了，有时他会推开。但通常，当他看见我这么坚持时，抹不开面子，就吃了。

当他心情好时，我若带给他一点可爱的东西，婆婆就从我的手里夺去，自己拿给他。他以为我竟然想不到这些，就对我恼怒，给他母亲许多的感谢。“爱”让我不发一言，默默地忍受一切。

我用尽全部的力量，用我的关注、同在和服侍，要赢得婆婆，但我太笨了，不能成功。我的神啊，若没有你，生活是多么乏味啊！除了几个极短暂的例外，这样的事情是经常的。但那些例外，只是让我的处境变得更难，让我更受触动而已。

第十八章 初遇康伯神父

在我得天花后八、九个月，康伯神父路过我的居所。他带着慕司神父的信，来到我家。慕司神父要我见他，因为他们是朋友。我怕结交新人，很犹豫，不知是否该见他。但由于担心冒犯慕司神父，我就接见了。

交谈很短，却让他盼望再见我一次。我这边也有同样的愿望，相信他要么爱神，要么已经准备好，要爱祂了——我愿意每个人都爱祂。神已经使用我赢得了他们会系里的三个修士。由于很想见我，他到了我们乡下的屋子，离镇半里格。天意使用一个小小的事故，让我有机会跟他讲话。

我丈夫很喜欢他的聪明，与他交谈。他忽觉身体不适，进到花园里。丈夫怕发生不测，让我去找他，我就去了。这位神父说，他注意到在我的面孔上，有非常的专注和极明显的神的同在，他对自己说：“我从未见过一个女人是这样的。”因此他渴望再见我一次。我们交谈了几句，我的神啊！你允

许我对他讲的话，为他打开了一条内在生命的道路。通过这悲惨的器皿，你赐给他那么丰盛的恩典！他后来告诉我，离开时，他变成一个全新的人。我对他存着稳固的信心，觉得他会属于神；但我绝没有料到，后来竟跟他去了同一个地方。

尽管不觉得，我的状态却是在不断的祷告里，有极大的安息和极伟大的神的同在。祂是那么亲近——祂在我里面，甚于我在自己的里面！有时感觉很强烈，其穿透力之大，让人无法抵挡；“爱”取走了我一切的自由。有时会有枯干，让我觉得“爱”缺席的痛苦，以为失去了祂。祂同在时感觉越强烈，离开时，相应地就越痛苦。在交替转换中，当“爱”同在时，我忘记了一切悲伤，觉得祂不在的经历虚幻似梦。但当“爱”不在时，我总觉得祂肯定永不归回了，是我的错误让祂离开的，我就沉浸在无法安慰的悲伤里。我若知道这是一种必须经过的状态，就不会那么难过了，因为对神旨意的爱使一切都变得容易了。

这种祷告的特点是，它会让人热切地爱神的命令，对神有崇高的信心和完美的依靠，变得无所畏惧——不怕危险、困境、死亡、生命、幽灵、雷电等等，喜乐地面对一切。它给人伟大的舍己精神，不顾自我利益和名誉，使人忘记整个世界。

在家里，一切错的、坏的、碎的都怪罪于我。开始时，我以实相告，说不是我做的；见他们仍然坚持，我就不答了。于是，他们说，我不但做错事，还撒谎，并且告诉客人们。后来跟客人们独处时，我不做更正。他们经常当着我的面对我的朋友讲一些话，我知道这可能让他们不再信任我了，但我从不私下分辩。“爱”喜欢隐密，默然忍受一切。如果出于不忠，我要分辩，不但不能成功，反而给我带来里外新的十字架。

我是那么爱十字架，最大的十字架就是没有它。我的神啊！为了让我更感觉十字架的份量，你有时把它挪开，那时，我对它的欣赏、喜爱和欲望都加倍地增长了。这渴望是那么强烈，几乎把我吞灭了。十字架片刻的离开，在我看来，总是因为我的不忠。我没有好好使用它，才失去了这么伟大的祝福。只有在失去时，我才更多体会十字架的价值。

哦，良善的十字架，亲爱的欢乐，我忠实的伴侣！我的救主道成肉身，只为了死在你的两臂之间，我不该像祂一样吗？你不是将我与您永远联结在一起了吗？我的“爱”啊，我常对你说，“用任何方式惩罚我吧，但不要拿走十字架！”

尽管我是那么爱十字架，没有它时，渴盼得要死，但这可爱的十字架——我欲望、希望的所在——一回来，就隐藏了全部的美丽，显出的只有严酷，让我真实地感到它的重量。然而只要我略有过犯，神把它取走了，它就向我显出全部的美丽；我为没有按着它的美德接待它，悲伤得无以自慰！对十字架的热爱在我里面燃烧起来，我对它的渴望是那么强烈。于是，可爱的十字架又带着巨大的力量回来了。

这两件对立的事情在我里面似乎无法调和：一面热切地想要十字架，一面却极艰难地背负它。十字架来去的转换只是让它的份量一千倍地更被感觉到，因为当灵渐渐适应十字架时，会有力地背负它。它被取走一段时间，只是为了回来时，让人觉得更加震惊、压迫。另外，当人均匀地背负十字架时，会安息在上面，变成习惯，不再觉得痛苦了。十字架有种高贵纤弱的气质，对魂是一个极大的支撑。

我的神啊！你给我的十字架，因着你天意的安排，无法产生习惯性的安息。你以全然的智慧，经常改变、加强，调整得那么合宜！它们对我总是新的。

哦！你清楚知道，我的神啊，你制作十字架是何其精心，何其令人羡慕！你知道怎样按着一个人的容量，以合适的方式钉死他。你不断地制作新的、我们料想不到的十字架；你使里面的十字架与外

面的配合，同步作成你的工。

因你加倍的不在，我悲伤欲绝。我的神啊！当你给我你爱大能的明证时，我心里只想着爱你。但你允许我犯一些料想不到的错误，然后，你离开了——那么久！那么残酷！似乎一去不复返了。我魂开始归回现实，意识到这比丰盛时对她更有益。她看见“己”从丰盛中吸取营养，变得更强壮了，而没有按着本份，好好使用恩典。不料，你却带着更大的力量回来了。我的喜乐是何等大啊！先前悲伤越深，喜乐就越大。

我相信如果神不采用这程序，魂就永不会向己死。自爱是那么危险，能依附在任何东西上面，变得习以为常。

在内外都困扰、被钉死的时候，有种觉不出的急躁倾向，给我极大的烦恼。当尖锐的回答脱口而出时，无论怎样微小，我都被告知犯了该死的罪。这使我大为降卑。神啊！我是那么骄傲、急躁，这严酷的引导正是我所需要的。我的天性是那么要强，总想占上风，以为我的理由比别人的都好，虚荣到可笑的程度。你若不用大锤重重地敲打我，是永远无法把我磨得合乎你心意的。

为了降卑我，一切十字架都是必需的。掌声是我担当不起的。我还有个缺点：过分称赞我的朋友们，无端地怪罪别人。我全心全意地愿意把我的缺点公开。我的神啊！它们像黑色的背景，优美地衬出你在我里面所作成的良善。我往日的罪恶越深，越亏欠你，我就越不能把任何善归于自己。

哦！神所交通给人的圣洁，若是把它归于人，这是怎样的瞎眼啊！我的神啊，我相信有些圣徒按着你给他们的恩典，极度忠心，他们可以归功于自己。至于我，我的神，我只亏欠了你。这是我的喜乐，我的荣耀——这话我百说不厌。

我大量施舍。我的神啊，你让我极爱穷人，供应他们一切的缺乏。我见到别人窘困，就不能不自责富有。我舍去各样的日用品，帮助穷人。在餐桌上，我经常把呈给我的最精美的食物，命人端去，送给他们。在我住的地方，几乎没有一个穷人不感受到你给我的慈善果效。

我的神啊，你似乎不要别人施舍，只要我的。别人拒绝的，我一概接纳。我对你说：“我的‘爱’，这是你的财富。我只是管家，必须按着你的心意发放一切。”我有些办法，帮助人而不让他们知道，因为有专人替我秘密施舍。有些人家耻于接受救济，我送给他们时，好像还债一般。我给赤身的人衣服遮体，让女孩子们学习生存之技，特别是那些面貌姣好的——当她们有事可做、能够谋生时，就可以避免堕落了。我的神啊，你甚至使用我将一些人从不轨中挽回。有个女孩出身很好，容颜秀美，后来像圣徒一样离世了。

我给孩子们送去牛奶。在圣诞节，为了尊荣孩童耶稣——我爱的中心，我加倍对孩子们的福利。我去看望病人，安慰他们，给他们铺床；做膏油，裹他们的伤口；埋葬死人；悄悄地供应工匠和商人，使店铺可以经营下去……在慈善上，不大可能有人比我做得更深了。这都是主按着我内里的状态，要我做的。无论我做妻子还是做寡妇时，均如此。

主为了更彻底地洁净我，免得我把恩赐与自爱混合起来，使我进入了内里严重的试炼。这甘甜容易的美德，开始对我变得不堪负重了；不是不喜欢，而是发现没有能力做下去了。我越爱它，越挣扎着要得到内里没有的美德，就越跌入了对立面。

只有一样，你一直给我可见的保护，就是贞洁。你让我非常爱它，将其果效放在我的心里。即使在婚姻中，你依然用病痛、环境，及各样的方式，把一切可能削弱它的，包括无邪的娱乐，都移开了。婚后第二年，神让我的心是那么远离一切肉体的享乐，在每一方面，婚姻对我都是严重的试炼。多年来，我的心、灵跟肉体似乎是分开的，做了事就像没做一样。在饮食上，感觉是那么麻木，让

我觉得惊奇。在一切天然的功能上，感官都活在一种普遍的治死里。我相信我讲得够多，可以使人理解了。

第十九章 痛失慈父爱女

言归正传，天花严重地伤害了我的一只眼睛，可能会导致失明。眼角有一腺体松弛了，在眼鼻之间，经常形成疖子。剖开前，疖子剧痛无比，整个头都肿起来，使我无法着枕，丁点噪音对我都是折磨。然而，这段时间，神许可在我的房间里有极大的噪音，这使我大为受苦，却是可喜乐的，原因有二：首先，我可以单独躺在床上，有非常甘甜的退修；其次，这满足了我受苦的心。我是那么渴望受苦，一切肉体上的苦行，都好像滴水落入大火一般。

当坏牙齿不疼时，我经常让人拔出来，这对我是一种享受；但当牙齿还疼时，我不想拔，反而非常喜欢它们。不痛而失去牙齿，对我是一件憾事。有一次，我把熔铅浇在皮肤上，却一点都不痛，因为没有粘连，滚落下去了。封信时，我故意让西班牙蜡掉在身上，它粘住皮肤，就给我更多的痛。我擎着蜡烛，经常让它烧到底，长时间地烧我。

这都不是十字架，也不是痛苦。我们的选择只能带来轻微的十字架。只有你，我被钉的“爱”啊，照着你的模子切出来的，那才沉重呢。我不希奇，在一幅画上，你在圣约瑟的店铺里制作十字架！我要求去巴黎治疗眼睛；其实，主要是为了见伯叨德，一位极深、有亮光的人——前不久，古兰桥姆姆让他做我的指导者，于是我决定去巴黎。

我去跟父亲告别，他极温柔地拥抱我。他和我都没有料到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巴黎对我，已不再可怕；世界只是让我更专注于神。街道上人声喧哗，反而增强了我的祷告。

我见到伯叨德，他原本可以帮助我的，但由于我缺乏解释的恩赐，并未得到多大的帮助。无论我是多么渴望坦诚相告，毫无隐瞒，但我无话可说——这是神的引领。我跟他一讲话，里头就空了，一切就都消失了；只记得讲了一些我的缺点。我内里的状态太简单了，无法诉说。脑中空无一物，加上很少见他，没有读过类似的经历，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。另外，我只想告诉他我内里的恶。为此，伯叨德生前并不了解我。这对我非常有益，使我失去一切支持，向己死去。

见过伯叨德之后，治疗了眼睛，我决定住在离巴黎四里格的修女院里，从升天节到五旬节，以为可以方便地退修十天。那位院长对我深具友谊。

那时，内里的吸引极为强烈。我的神啊！我觉得你我的联合是不间断的，日益加深，从知觉中退去了，变得越发简单，同时也越发亲近、密切。

在圣伊拉斯姆纪念日——他是这个修道院的守护使者——早晨四点，我突然醒来，有个清晰的印象：父亲死了。我无法安息，在为他像为死者祷告之后，我里面安定下来。他的死在我里面清晰无疑地存留着，伴随着极度的衰竭和可喜悦的悲伤，将肉体压倒，使它极度虚弱。

我去了教会，一到就晕倒了；醒来后，失了嗓音，不能讲话。强烈的悲伤与专注使我吃不下任何东西。在神圣的满足里，我魂充满力量；但外面，悲伤与软弱却将我压倒了。魂的平安是如此大，这悲伤若不是如此有力地表现在肉体上，我应该感觉不到。

在这些和其它无数的打击中，我都注意到，神啊，我的意志向着你的旨意是那么柔软，对你所行的没有任何抵触，无论天性觉得怎样难。不需要放弃、隐退和顺服的动作，甚至不能做任何事情，因为在我里面，一切都做成了。我的神啊，我的意志与你的联合到了一种程度，“我的”似乎消失了，我寻不到“我的意志”了；寻找时，只看见一个意志，就是你的意志。“我的”，即使在欲望、偏爱、

倾向等果效里，都显不出来了。在我看来，除了你在我里面所做的，我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欲望；若有，就是你的，就像两个琵琶在完美的和谐里，拨一个会发出另一个的音，因为只有一个声音，一种和谐。

这种意志的联合，使魂建立在完全的平安里。尽管如此，我的意志只是在动作上消失了，还没有失去。我从后来所经过的一系列必需的怪异状态，看见在所有的环境与限度里全然失去自己所要付出的代价。这样，魂不再有任何今生和永生的利益了，按着神的方式而不是我们的感受，**只有神唯一的利益**。多少魂以为意志已经失去了，其实还差得远呢！如果经历最后的试炼，就会看见他们的意志是存在的。谁没有一点自我谋算呢？可以是利益、财富、荣誉、欢乐、轻松、自由、救恩、永生等。有的人拥有这些，却以为自己不在意；其实，一旦失去，就会立刻感到对它们的依恋了。

在一个世纪中，如果有三个人对万物死去，愿意毫无例外地成为天意的玩物（指被神随意对待），他们就是恩典中的奇迹了——**我不是写作的主人，也不跟从任何写作的次序，但这没有关系**。

晚饭后，跟院长在一起时，我告诉她，我有强烈的预感，我的父亲若是没有去世，也一定病得相当厉害。我们讲了一点你的事情，我的神，但我几乎不能讲话，里外的虚弱将我全然压倒。这时，她得到通知，有人在客厅里要见她。这人受我的丈夫差遣，匆匆而来，说我的父亲病了。他生病只有十二个小时，当这人来到时，他已经离世了。

院长进来说：“这是你丈夫的信。他捎话说，你的父亲病危。”我说：“女士，我一点都不怀疑，他已经辞世。”为了尽快行动，我立刻派人去巴黎租马车，因为我的马车在半路上等我。晚上九点，我动身离开。他们说没有任何认识的人陪伴，我会走迷的——**我把自己的使女派去巴黎，安排一些事情；由于住在修道院里，我没有留下脚夫**。

院长说，既然我相信父亲已经过世，如此冒险太鲁莽了；在必经的路上没有路标，马车也很难通过。我答道：安慰父亲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，我不应该以简单的预感为借口，放弃当尽的义务。

于是，**我把自己弃绝给神所量给我的环境，跟着陌生人，孤单地离开了**。我是那么虚弱，在马车里，几乎坐不住。尽管如此，由于路况危险，还要经常出来。夜间经过一处森林，称为“割喉处”；午夜时分，我正行在其中。这片森林是有名的凶杀、抢劫之地，让最大胆的人惧怕。至于我，我的神啊，我不能害怕任何事情，我把自己弃绝给你，随你照管；我忘了自己，**无法思想危险**。哦！什么样的恐惧、忧愁能让一个全然舍己的魂退缩呢？

我一个人离开住处，只有悲伤和“爱”与我相伴，行了五里格。这时，我遇见我的认罪神甫和一位女亲属，他们在等我。

见到认罪神甫，我说不出是怎样的苦。独处时，我感到无言的满足；他对这状态无知，反对它，跟我纠缠没完。我悲伤的特点是不能流一滴眼泪。对父亲的去世，我知道得太清楚了；闻讯时，无法有任何外面悲伤的表示，也不能流泪，这成了我的羞耻。我里面的平安是那么深，甚至散布到面孔上。更有甚者，这状态不许我说话，也不许做敬虔人通常做的外面的事情。我只能爱和沉默。

夜里十点，**我到了家，发现由于天气热，父亲已经下葬了**。人人都穿着丧服。我一日一夜行了三十里格，没有吃饭，加上内里的状态削弱了我，我极度衰竭，一到家，就被放到床上去了。

凌晨两点，**丈夫起来，离开我的房间**。他突然回来，大声喊道：“**我的女儿死了！**”

这是我唯一的女儿，又可爱又亲善，人人都喜欢她。我的神啊，在灵性和肉体上，你都给她那么多恩典，除非特别冷漠的人，谁见了她都无法不喜欢。她对神有非常特别的爱，经常在角落里祷告。只要一发觉我祷告，她就靠近我祷告。她若发现我祷告而没有她时，就伤心痛哭，说：“**你向神祷告了，我还没有**。”由于我内里的专注很大，只要一有空，就闭了眼睛，她常对我说：“**你睡了吗？**”

然后突然说道：“噢，你在向我的好耶稣祷告！”她也就靠近我祷告。

在她离世前四个月，圣礼拜三在教会里，人们给她十字架亲吻。她看见又把它拿走，给别人时，就在教堂里大哭：“他们把我的配偶拿走了！把我的配偶还给我！”他们只好给她一个耶稣受难像。她接过来，把它压在心上，喊道：“这是我的配偶。我永不要别的配偶！”她说，除了我们的主，不要任何别的配偶。她的祖母为此鞭打她，却无法使她改口。

她像个小天使，又纯洁又庄重，非常甘甜顺服。她的父亲为了试验她，给她非常恶心的东西吃，她尽管不喜欢，还是一言不发地吃掉了。她非常美丽，长得很好看，她的父亲极其宠爱她。更多因着她灵魂的素质，而不是肉体上的品质，她是我的心肝宝贝。在地上，她是我最大的安慰；她对我是那么依恋，就像她的哥哥跟我疏远一样。她死于不合时宜的放血。但我在说什么呢？她死于“爱”的手，是祂要剥夺我的一切。

现在，只剩下一个让我忧伤的儿子了，他也病得要死。除神之外，古兰桥姆姆是我唯一的安慰，因着她的祷告，神把这个儿子又还给了我。

女儿的死讯让我大为震惊。毫无预兆地，我同时失去了父亲和女儿，然而我的心却没有摇动。我的神啊，你知道他们对我是何等地亲！

以我的状态，为一切可能想到的损失，不可能更伤感；为一切可能的祝福，也不可能更满足了。这些甜美的痛苦必须经历过才能明白。我既没有为父亲，也没有为女儿哭泣，唯一能说的就是：“是你把她给了我，主啊，你可以把她收回去。她是你的。”

我的父亲是那么有名，德高望重，应该有很多可讲的，但我宁可沉默，不讲了。他对神的依靠、信心，以及他的耐心，都是那么令人钦佩；他是异端和新派的刑杖。我的父亲和女儿都死于1672年7月。

那一年抹大拉纪念日前夕（7月21日），不晓得因着怎样的启示，古兰桥姆姆送给我一个已经写好的小合约。她让我禁食，做些特别的施舍，第二天早晨，抹大拉纪念日，手上带着一个戒指去领圣餐，回家后进到小隔间里——那里有圣母抱着圣婴耶稣的画像——在祂的脚下，读了并签字，把戒指放上。合约是这样的：“我，N某某，发誓以我们的主圣婴为配偶，也把我自己给祂做配偶，尽管不配。”我求祂以十字架、讥刺、困扰、羞辱和恶名作我灵婚的嫁妆，我求祂给我恩典进入祂的微小与湮灭，还有点别的，然后我签了字。从此，我看祂不再是别人，而是我灵里的丈夫。

哦！对我，那是怎样恩典与十字架的一天啊！当时，这话进到我的脑中：祂将是我的“血郎”。从此，祂是那么有力地占据了我，藉着十字架，让我在肉体 and 灵性上都完全属于了祂。

哦！我魂神圣的良人啊！在我看来，你似乎使我成了你活的圣殿，你使它成圣，就像使教会成圣一样。在奉献教会的节日庆典中，你不是使我明白了吗？这是我向你奉献的一个缩影。正如十字架是教会的标志，你也给了我同样的标志。如圣约翰在《启示录》中所写的，你正是用这可羡慕的记号，标志你所特选的朋友们（参启7:2-8）。

奉献教会时，在十字架前，烛光燃烧，象征了信心与爱心。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，从那时起，你从未让这些美德离开过我。蜡烛的特点是：被火渐渐燃尽，用生命的光和热摧毁自己。所以，我的心也必须被爱的烈火摧毁并湮灭。这火是那么靠近十字架。这教导我：十字架和爱将是我奉献的不朽标记。

从此以后，十字架就没有放过我。尽管以前就有许多，但可以说，这比起后来所受的苦，只不过是影子罢了。只要十字架给我片刻的歇息，我就对你说：“亲爱的良人啊！我必须享受我的嫁妆，把十字架还给我吧。”你常满足我的要求。但有时，你让我等待片刻，多求几次，使我看见，由于对

十字架不忠，我配不上它了。当弃绝和压迫极其严重时，你有时会安慰我，但通常，没有安慰的荒凉就是我的食物了。

在同年的圣处女假定节，1672年，里外加倍的十字架使我在奇异的荒凉里。我躲进小隔间，让悲痛有些许发泄。我对你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良人啊！你知道我的痛苦是多么深！”那时，有个愿望进到里面：“哦！但愿伯叻德知道我所受的苦！”伯叻德很少写信，甚至在相当困难的情形下，这天给我写了一封关于十字架的信。这是他就这个题目为我写的最美丽感人的信了。要知道，他与我相距一百多里格。

有时，我是如此受压，天性被撕扯着，无休无止。有时似乎有片刻的歇息，但只是为了让十字架在更大的烈怒中归回。天性被压迫到一种程度，在独处时，没有意识地，我的眼睛会不由自主地东张西望，在寻找安慰：一个字，一声叹息，一点微小的举动，或者知道有人同情，都会让我轻松的一——但这些都没有赐下；我甚至不能举目望天，发一声怨言。“爱”是那么靠近我，祂愿意毁灭这悲惨的天性，不给它任何食物。我有时盼望得点放松，这期盼是那么强烈，为了控制自己，受了无限的苦；与此相比，别的反而轻松了。

我亲爱的“爱”啊！你给了我魂得胜的扶持，让她在天性的软弱上夸胜；你甚至把刀放在她的手中，让她摧毁自己，不给她片刻的歇息。然而天性是如此恶，满了求生的伎俩，最后，竟从绝望里吸取养分。它在毫无援助中找到了援助；在持续的压迫中，它所持守的忠诚，竟成了隐密的食物——为了不泄露，这事被非常小心地遮掩着。但这逃不出你神圣穿透一切的目光！

正因为如此，我神圣的牧者啊，你以可爱的钉死方式，用杖和竿，安慰了它一段时间之后，为了让它进入最后的极限，你改变了策略，下面就讲到。

第二十章 古兰桥姆姆辞世

有一段时间，我们镇上一位官员的妻子喜欢上我，常跟我见面。她对我说，我的人品、行为并不让她反感，她甚至注意到我里面颇有些特别之处。我相信这是由于我内里强大的吸引力所发出的光辉。有一天，一个人对我丈夫的姑姑说：“我看见了你的侄媳妇。可以很清楚地感到，她从来没有失去过神的同在。”这话传到我的耳中，让我觉得非常惊奇，因为我不觉得他理解什么是“神的同在”。我想说的是，这位女士开始被神摸着，起因于有一次，她要带我去看喜剧，我不愿意，也不习惯，就以丈夫持续生病为借口，拒绝了。她迫切地追问，说这样的慢性病不应该妨碍我有所娱乐，以我的年龄，也不适合困守在家里，做护士。我再三解释，她的结论却是：我不去更多是由于敬虔，而不是丈夫的病。她恳求我告诉她对喜剧的看法。我说：我不认同这娱乐，特别是对真正的基督徒妇女。她的年龄比我大许多，这话给了她深刻的印象，此后，她再也没有看过喜剧。

有一次，一位女士跟她在一起，那位女士研究过神父们的著作，很能讲话。她们谈了许多关于神的事情。那位女士很有学识地谈论神，我几乎没有讲话。里面的吸引让我沉默，甚至为如此谈论神而难过。第二天，我的朋友来看我，告诉我，她被神大大地摸着了，无法抵挡。我把它归于另一位女士的谈话，她却说：“你的沉默进到我魂深处，告诉了我一些事。她说的，我倒没有注意。”于是，我们有敞开的交谈。

我的神啊！那时，你进入了她心深处，她至死都没有离开过你。她继续饥渴地要你，我的神啊，她听不下任何别的话题。为了完全拥有她，三个月末，你把她的丈夫取走了——他们两人特别相爱。你给她的十字架是那么可怕，同时，恩典又是那么强壮，你成了她心绝对的主人。

她的丈夫过世之后，她失去了几乎全部的财产。她来到离我们家四里格的地方，到她还有的地产上。她征得我丈夫同意，让我去陪她八天，为她的损失安慰她。藉着我，神给了她一切所需的。她很聪明；我对她讲的话远超过我的能力，这使她很惊奇。我若反思的话，也要惊奇了，因为我的天然智慧是不懂这些的。是你，我的神啊，为了她而给我的。你不在意这管道是何等不配，你让恩典的流进入她的魂里。从此以后，她魂成了圣灵的殿，我们的心有了不能分解的联合。

我们有个小旅行。我的神啊！你让我锻炼弃绝和降卑，却没有付出什么。你的恩典是那么有力，它扶持了我。我们掉在河里，几乎全部灭亡；马车陷在流沙中，在极度的惊恐中，他们全都跳出了马车。我是那么弃绝，内里完全被占据了，无法想到危险，也没有要避开，你却把我救了出来。我是那么专注，里面被抓住了，若是神许可，我什么都不能做，只能让自己淹死。

有人说我冒险，我相信这是真的，但我宁可因过度信靠神而死，也不愿意救自己。我在说什么呀？我们灭亡，只是因为不依靠你，哦，我的君王！我愿一切都亏欠你！正是这构成了我的欢乐，让我在卑屈中感到满足。我宁可弃绝给你得永生，不愿靠自己而灭亡。不过，我不建议别人也这样行，除非他处在我那时的状态里。

丈夫的病日重一日，越来越顽固了，他决意去圣蕾恩，对此满怀虔诚。他似乎非常想跟我单独在一起，情不自禁地说：“如果别人不讲你的坏话，我应该会更开心，你也会更幸福了。”

在这旅途上，我因着自爱和自我意识，犯了许多错误。由于内里极大的弃绝，我的神啊，我有机会经历到没有你时的光景。一段时间以来，你已经从我取走了那甘甜的内里交通，而从前，我只要跟随就行了。我像迷路的人，再也找不到方式、道路、途径了。但因为另外留了一处描述我所经过的那可怕的黑夜，我就继续讲述这旅程了。

丈夫从圣蕾恩回来后，希望经过圣艾德米。除了经常濒临死门的大儿子，他没有别的孩子，由于非常盼望有继承人，他迫切地求这位圣徒代祷。我则什么都不能求。但他的祷告蒙垂听了，神赐我一个儿子。将要生产时，我有着极大的安慰。生孩子时，我病得很重，但对十字架的爱使我喜乐地面对一切，我欢喜这肉体必须多受苦难。生孩子之后几个礼拜，我还是那么虚弱，他们都不敢跟我讲话。那是一段安静退修的时间。由于别的时候我很少有空闲向你祷告，我的神啊，也很难单独跟你在一起；这时，我努力补偿了。

怀孕期间发生的那些特别之事，我就不讲了，因为别处已经写过了。我只想说，在那九个月里，神以新的方式拥有了我，一刻都没有离开过。那九个月是在不间断的享乐里。由于经历过内里的痛苦、软弱、被撇弃，在我看来，这好像是新生命，我似乎已经享受了天上的福份。然而，这幸福的时光，使我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啊！这享受是那么完备、周全，它更向内、远离感官，也更完美、恒久、不变动，然而却只是彻底剥夺的前奏。这剥夺持续了许多年，没有任何回转的希望，也没有任何支持。

这可怕的状态始于一个人的离世——她是在神之外我唯一的安慰。我还没有从圣蕾恩归回，就听说古兰桥姆姆死了。在迄今为止我所受的一切打击中，这是最致命的。我的神啊！你让我留下，饮尽一切的苦楚。那时，我正处在单纯的软弱里，当我看见被剥夺了一切受造物的支持时，我受了极大的苦。她离世时，如果我在场，跟她讲点话，知道一些事情，也许会觉得好过些。但为了让这些打击对我更有效，神愿意在所有的震荡中（指亲人的死亡），我都不在场。

确实，在她离世前几个月，我意识到她对我还是一个支持，尽管我只能在极困难的情形下，见到这位姆姆，并为此受许多的苦。我们的主让我知道，剥夺这一个支持对我是有益的。但她过世时，我却只感到损失，没有这些看见了。我里外都是那么绝对地被弃绝了！我原本指望在我找不到路径，

也无踪迹可寻时，她会引导我走下去的！

我的神啊，你知道怎样施加打击！当这位姆姆不太有用时，你将她留给我；由于你自己照顾并引领我，除了某些特别的时候，我不需要别的，只要一步一步地跟随你就好了。但当你剥夺了我一切可感知内里的引导之后，你倾覆了我的操练，用乱石堵塞了我的道路，这时，你把她取走了！在这条迂回曲折、荆棘满途、断崖林立的路上，她本是可以引领我的啊！

哦！神可敬的作为啊！对于你要领入歧途的，必须没有向导；对于你要毁灭的，必须没有引导者。在你用那么大的怜悯拯救了我之后，我的“爱”啊，在你亲手引领我走在你的路上之后，你似乎迫切地要毁灭我！

不是有人说“你拯救只是为了摧毁，你不再寻找迷失的羊了”吗？你喜欢建造摧毁的，摧毁建造的——这是你庄严的表演。为了建造一座不是出于人手的圣殿，你倾覆了人手那么小心、几乎是神迹般建造的殿宇！

哦！神不可思议的智慧啊！除神之外，人所不知的奥秘啊！然而，正是这可敬的智慧，今世的人想测透、要限制；他们揣摸神的知识，盼望不仅与它齐平，甚至超过它。“**深哉！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。祂的判断何其难测！祂的踪迹何其难寻！谁知道主的心，谁做过祂的谋士呢？**”（罗11:33-34）它“**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，向空中的飞鸟掩蔽。**”（伯28:21）这智慧，只有藉着向万物死，藉着完全的丧失，人才能有所了解。

伯叻德离古兰桥姆姆的住处100里格，却知道她的离世和蒙福，另有一位修士也知道。她死于昏睡。为了唤醒她，她们跟她提到我，她说：“**我一直为了神，也在神里面爱她。**”此后，就不再讲话了。我对她的离世毫无预感。

为了增加外面的十字架，弟弟对我改变了，人人都看见他对我的仇恨。当他结婚时，我的丈夫虽然生病，却友善地前去贺喜。路况极坏，覆盖着积雪，我们几乎翻车不下十五次。弟弟非但不领情，反而跟我的丈夫吵起来——**从来没有这样大闹过。**两人都拿我出气，使我受苦。这次，我的丈夫是对的，弟弟是错的。婚礼在奥尔良举行。在那段时间，我残留的情感是那么强烈，几乎将我吞灭。另外，我放任自己，多有错失，长时间待在教会里，夺去了该给丈夫的关爱。当我陶醉在爱里时，并没有想到这些，等到无可挽回时，才意识到这错失。

我的另一个错误是：由于感觉很强烈，对耶稣会的一位神父讲得太多了——**他羡慕这些事情，**这似乎对他有好处。跟他讲话时，我感到极大的满足，就放任了。那时这种错误经常发生，后来就不再有。哦！人是多么容易把天性当成恩典啊！这样的倾泻，若想全然出于神，人该怎样对自己死啊！我有太多的疑虑了，所以当即给伯叻德写了一封信。

从奥尔良回来时，我内里的光景跟去时一样。在一个拐弯处，非常危险，我只注意丈夫，没有想到自己；眼见马车要翻了，我对他说：“别怕，它往我这边翻，不会伤到你的。”**我相信如果一切都毁了，我也不会被扰乱的。**我的平安是那么深，什么都不能摇动它。如果这状态持续，人就会太强了，但如前所讲的，它们很少来临，而且只持续很短的时间，接着，便是更长的试炼与剥夺。

从婚礼回来之后，弟弟对我极为轻蔑。我对他很有感情，尖锐地感到了这打击。后来，他大大改变，转向了神。虽然他对我的态度从未改变过，但我为他的重生而高兴。失去弟弟使我感触良深，在我丈夫这边和别的方面，他都给了我许多的十字架。可以说，由他引起或招来的十字架，有些是最大的。不是他品行不好，而是神为了引导我魂，有特别的许可和安排。这使得他和别的虔诚人在迫害我时，都以为是在荣耀神，建立德行。他们是对的！难道还有比这更公平的事吗？所有的人都应该对我不忠，公开反对我，因为我曾多少次不忠于**我的神，与祂作对啊！**

此后，有件事给了我极大的十字架，似乎单单为此而来（为了制造十字架）。有个人极其反对我的丈夫，若是能够，决意摧毁他。他发现唯一的办法就是跟我的弟弟做朋友，诱他做傀儡。他们两人商量好，以王爷——**国王兄弟**——的名义，向我们两人要二十万法镑，假称是我兄弟和我欠他的。他保证我弟弟不付一分钱，弟弟就签了字。我相信，极度的年幼使他参与了一件他并不懂得的事务。

这事大大地激恼了我的丈夫；我有理由相信，这加速了他的死亡。他对我是那么生气，一讲话就发火，其实这跟我全无关系。我不知道这事的性质，他也不愿意指点。他说他不想纠缠在里面，要把我的财产给我，让我随意生活，还有千百句更伤人的话。另一面，弟弟不愿意为我奔走游说，也没有任何别的人肯帮我。

法官中，一部分人一面是法官，一面也是参与者。要裁决的那天，弥撒过后，我感到里面强烈的催促，要去见法官们。我大为惊奇地发现，我竟然知道有关这事的一切枢纽和微妙细节——**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**。第一个法官见事情跟他所想的截然相反，非常吃惊，建议我去见别的法官，特别是监督官——他是一个正直的人，但却被误导了。

我的神啊！你给我的话语是那么有力，让事实显明出来；监督官再三感谢我让他知道了此事。他说，我若不来见他，这个案子就输了。当他们看见整个事件的虚假时，本可以判决另一方付费的，但由于牵扯着这样一位伟大的王子——**他只是把自己的名字借给那些误导他的官员**；为了挽回王爷的声誉，就判我们输了，罚款50克郎。于是，20万法镑降为150法镑。丈夫对此非常欢喜，兄弟却很生气，好像我使他蒙受了重大损失一般。

第二十一章 里外完全的剥夺

大约此时，我进入了严酷而漫长的完全剥夺期，在软弱中被彻底撇弃，这状态持续了七年。哦！悲痛中最大的悲痛啊！这颗心，原本只有神，却发现被造物充满，不再有神了。它似乎从**宝座上被摔下来，像尼布甲尼撒王一样**，与兽同住七年。这是“**神圣的智慧**”（神）为了我的好处，以如此奇妙可爱的方式全面动工。但在讲述这可怜的状态之前，必须先讲一些我里面的不忠。

在开始失去你时，我的神啊，至少按着知觉而言，是彻底的失去（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就可感知、可分辨的，是没有问题的）。我说，在我开始以这种方式失去你时，我的“爱”啊，在我看来，我一天天落入纯天然中，一点都不爱你了。

从前，这经历只是偶尔才有，交替出现的。在进入这状态前，我曾经历过长久的被剥夺，到末了，几乎是持续的；然而不时会有你神圣的注入，那么深沉、向内、急速、穿透，所以很容易判断出来，你并没有离去，只是隐藏了。在从前的被剥夺里，我觉得彻底失去了你，但在潜意识里，却有一种深沉的支持，尽管魂没有意识到，后来失去这支持时，魂才知道。每一次你都带着更大的能力和上好的福份，也带着更大的荣美归来，在几小时之内，你就重建了我的不忠所带来的全部毁损，丰富地补偿了一切的损失。但在我下面要讲到的整段时间里，却不是这样的。

在从前的被剥夺中，我魂不断地寻找她——**她所失去的**。虽然寻找是由失去引起的，而失去，她相信是由于她的不忠引起的，但这还是她爱的明证，因为人不会寻找她所不爱的。失去所爱的让她痛苦，这是她忠于爱情的标志。另外，尽管不觉得，她却有个极大的支持，就是心里没有别的爱。她能对神说：“**如果我不爱你，我知道我别无所爱。**”

但现在却相反，好像不但不爱神了，这颗曾经那么爱神也被神所爱的心，只爱世界和自己了。从前

·行善的能力并没有完全丧失，尽管可能做得既痛苦又无感觉，甚至有些反感，但还是做了。但此时，却不再是反感的问题了，而是无能。这种无能的特点是：魂并不知道自己的无能，似乎只是不愿意。

我注意到，在过去十八年里过大节日时，包括那些我特别喜爱的节日，都是我里面最被弃绝的时候。无论从前领圣餐时怎样被神浸透，奇怪的是，如今枯干代替了丰盛，虚空代替了充满。现在，我完全明白了原因，因为我走的是死亡和信心的道路，大节日和圣礼按着神的设计在我里面运作，就产生出死亡、信心、十字架、毁损和湮灭。

神藉着祂的“奥秘和圣礼”运作时，其实是神自己在运作。如果魂处在情感里，圣礼和奥秘就在轻快、柔和的属神的情感里庆祝节日；如果是在亮光里，它们就按着魂的状态，主动或被动地运作在可羡慕的亮光里；如果是信心，就运作在枯干、阴暗里——或多或少，按着信心的程度。别的，依此类推。按着神对魂的设计和每个人的程度，“奥秘和圣礼”运作出十字架、毁损和湮灭。祷告也是如此，运作出枯干、阴暗、受苦、毁损、湮灭等。

有人抱怨祷告和接受圣礼时的感觉。假定他们是忠诚的，这抱怨只是由于缺乏亮光，因为给他们的，尽管不是所期盼的，却总是他们所需的。人若相信这真理，就不会一辈子怨天尤人了，反而利用这机会治死己，在神所安置的多样景况里，至死忠心了。它们让我们死去的同时，也给了我们生命。

我们一切的利益——属灵的、属世的、永恒的——都包含在把自己弃绝给神里了。这是何其可爱啊！让祂在我们里面，做一切祂所喜悦的；当我们觉得不开心时，让我们越发情愿地舍己吧！如此顺服，加上对圣灵的依靠，一切就都赐给我们了；在神的手中，万事也都巧妙地为我们效力了。我们的软弱、不足、缺陷等，都可以为我们效力。我们的罪尽管是死亡的果子和根源，在神的手中，藉着它所引起的羞辱，也会成为生命的来源。如果魂忠贞地把自己交给神的手，支持祂一切的运作；无论苦乐，时刻顺服神的引领；接受祂神圣的打击而毁灭，不发怨言；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，不再有任何额外的期待，这样，很快她就经历永恒的真理了。常常事过境迁之后，她才明白神的道路和对她的引领。

但不幸的是，我们不但不跟从神的引导，反而想指导神；非但不舍己，走在祂为我们设计的路上，反要偏行己路。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魂，虽然原定要在神的里面享受神，而不是在祂的恩赐里享受，却一辈子都以小小的安慰为盛宴，追随并把自己局限在里面，甚至以此为幸福。

我对你说，我亲爱的孩子们，如果我的锁链和监禁摸到了你，我求你：愿你只为了神自己而寻求神；对你一切所是的死去，除此之外，绝不期盼以别种方式拥有神；只在损失中享受祂；永远不要企图在聪明通达的路上有所成就，却要降服在最深的湮灭里。

那时，我堕入纯天然中，虽然在人看来，我的不忠都是极好的美德，神却不这么看。祂判断美德，并不按着人的称许，而是按着行事人心中纯正。每天，我都感到己的倾向在增长。我的心从前被神完全占据、充满，现在却被受造物占据、充满了。我使用各样的苦行、祷告、朝圣、誓言等等，但我的神啊，一切措施均无济于事。我的病恶越发严重，进入了不能想象的荒凉。可以说，我以眼泪为水，以悲伤为饭。我的神啊，我的心因你坚定深沉的爱而得平安，但却因这恶倾向而混乱、痛苦，这是那么强暴有力，让我受不了。

我有两个强有力的敌人，势均力敌，谁都无法胜过对方，它们顽强地争斗，无休止地较量。这就是要讨你喜悦的愿望，我的神啊，和惧怕得罪你——我整个的中心都向着你，哦，我终极的“欢乐”（神）！但整个自我的冲动却都偏向被造物。由于后者是我强烈感到的，前者倒像不存在了。

独自一人时，我泪流成河；在枯干与被撇弃中，我说：“我从神领受了那么多恩典，难道仅仅为了失去吗？我曾那么热烈地爱祂，难道只是为了永远恨祂吗？祂的恩惠难道只是显出我的忘恩吗？难道我只用不忠，报答祂的忠诚吗？我的心曾经那么长久地充满祂，难道只是为了更没有祂吗？我曾经倒空一切被造物，难道只为了更被它们充满吗？”

我好像不由自主地要找人讲话，在谈话中，却得不到一丝欢乐。我的里面有一位施刑者，不停地折磨我，让我感到内里的痛苦。除了亲身经历，这事无法让人理解。

我失去了一切祷告，完全不能与神交通了。祷告时充满了受造物，丝毫没有神。祷告里毫无欢乐，它只是提醒我的损失和不幸。我不能够治死己了。味觉醒来，嘴馋一千样东西；及至吃时，却发现毫无滋味，留在心里的，没有预期中的满足，只有对自己不忠的厌恶。我无法表达所受的苦，和这期间我一切的不忠。我相信我失落了，因为里外的一切都被移开了。伯叻德没有帮助我，神许可他误会了我的一封信，在我最需要的时候，他撇弃了我很长一段时间，接下来，我就讲到。

这样子，还能做什么呢？天向我关闭了，在我看来，那是公正的。我既不能安慰自己，也无法抱怨。在地上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倾心吐意。我若想向一些圣徒倾诉（天上的圣徒），也是不能的，因为多年来，我只在神里看他们，这时，我发现他们都充满了神的愤怒。从幼年，我就对圣处女怀着极深极温柔的爱，但现在她似乎遥不可及了。我不知该向谁倾诉，该到哪里去寻求帮助——在天上、地上都没有！

我若到中心深处寻找那曾经有力地拥有过我的，不但一无所获，反而被剧烈地排斥了。我从一切所是中被弃绝了；在任何事物中都找不到支持或遮盖。一切悲痛中最可怕的悲痛啊！它是死亡的前奏。我不能履行任何美德了，从前最熟悉的德行，都彻底、完全地弃绝了我！

对我，不再有一位神、丈夫、父亲、爱人了，倘若我敢如此称呼祂的话。只有一位严厉的法官，每天对我烈怒焚烧。哦！倘若我能在这混乱中，找到一个避难所以躲避祂的烈怒，也不从祂的公义里退出，我就会倾力而入了。

我不能去看穷人了，要么完全忘记，要么没有时间，要么是那么厌恶，只能反其道而行之。如果我用力制服自己，不顾一切地去看他们，就发现多数时候，我是在真正的无能里。简单地说，我即使努力去看他们，也不能停留片刻；若想对他们讲话，那是完全不可能的。当我强迫自己开口时，语无伦次，讲的话都违背常理。

我不再能在教会里停留片刻了。从前，没有时间祷告，对我是折磨；现在，有时间祷告，出于义务必须留在教会里，是我的折磨。我既听不见，也吸收不到任何东西。弥撒在进行，我的思绪却不能集中。有时，我连着听几堂，好补偿前一堂的损失，但一堂比一堂糟。我的眼睛从前不由自主就闭上了，现在却持续睁着，不能闭上片刻，集中注意力。

一切受造物都联合起来反对我，外面的十字架跟里面的都同样加倍了。我其实愿意有些悔罪的苦行，但由于所处的状态，他们禁止了。另外，我似乎也不能行了——我失去了勇气。当我想尝试时，一切都从我的手中脱落了。

神把伯叻德给我，似乎只是为了剥夺我的支持，而不是帮助我。我进入这状态之后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却禁止我做一切的悔罪，说我不配。让我接受这点并不困难，因为我觉得在地上，没有一个人比我更邪恶了。开始时，这感觉是那么尖锐，与我的罪恶相比，我觉得世上没有不能被原谅的罪犯——他们得罪神时并不认识祂。我的神啊，我觉得这似乎是你的良善更能忍受的。但对一个认识你、曾经爱过你的人，向她，你曾施下那么多的恩惠，足以拯救整个世界，却变成我这样子！我觉得这是可怕的。

外面的急躁偶尔会胜过我，因为我没有能力控制自己，也不能控制舌头了。像个小孩子，总是不由自主地跌倒。我写诗，但这是我不忠的产物，于是我决定不再写了——但这决心是徒然的。我刚下了一个决心，就立刻违背，反其道而行之；你取走了我有言必践的功能。我的神啊！我不能讲你，我嫉妒一切爱你的人！

哦！这颗火热的心，怎能成为冰冷呢？这颗心曾经那样爱过，怎能跌入这极度的冷漠呢？随时随地，地狱似乎要张开口把我吞灭了。我先前觉得最可怕的，现在却成了所欲求的。我对一切有欲望的都以为犯了罪；由于我对所有的罪都有欲望，我就相信，我真实地犯了这些罪。

我的神啊！我不能相信你会赦免我。一切都从我的脑中涂抹了，我看自己，只是一个命定属于地狱的牺牲品。我从前喜乐忍受的病，如今变得忍无可忍了。一点头疼就让我颤栗。在我里面只有烦躁的冲动；从前平安的乐园，现在成为混乱的地狱。从前，我为躺卧病床而欢喜，因为生病必定要受苦；而今，我连疼痛的影子都惧怕！

第二十二章 丈夫离世

这漫长的试炼与被剥夺过程，还只是开始。在更多讲述之前，且回到中断的叙述上。要知道，我后面所讲的都伴随着刚刚讲过的状态。

丈夫临近死亡时，病痛无休无止，毫无间歇。从一个病刚恢复，就跌入另一个，风瘫、发烧、结石等等，彼此接连不断。他以可观的耐心，忍受着巨大的痛苦，我的神啊，他为你很好地使用了这些病。但由于他们对他加倍地说我的坏话，他对我的愤怒反而增加了，这恶化了他悲惨的处境。病痛使他易怒，也越易受人影响了。那个折磨我的使女有时同情我，我刚进小隔间，就来叫我：“到先生这里来吧！免得你的婆婆又说你的坏话了。”

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却受不了我，隐藏不住他的怒气。婆婆不再有任何顾忌，每个来我们家的人，都看见她对我无休止的粗暴。奇怪的是，尽管我有前面提到的欲望，和已经讲过还要再讲的痛苦，我却在极大的耐心里受苦。只是我并没有看见这一点。对婆婆的话，我里面感到可怕的抵触；有时但很少，我会急躁地爆发。这些加上内里的反叛，让我觉得是罪行。

丈夫在过世前一段时间，在我们度过部分夏天的地方，建了一个教堂。我享受每天听弥撒、领圣餐的好处，但不敢公开天天做。神甫趁人不注意时，为我留一片饼；等他们一离开，就给我交通。举行教堂奉献礼时，尽管我已进入前面所讲的荒凉状态，但一开始祝福时，我觉得里面突然被抓住了，持续了五个多小时——这是整个典礼的时间。我得到的印象是：主更新了我与祂自己的联结，这个教堂是主在我里面所建造的圣殿的缩影。一切都是那么真实、有力，却更向内。在我看来，我是祂的圣殿，在时间和永世里，都献给了祂。我对你说：“我的神啊！愿这教堂永远不被玷污！（指这一个和另一个）愿这里永远歌唱，赞美你！”这似乎是你对我的许诺。但立刻，一切又都离开了，连一丝安慰的记忆都没有留下。

在建造教堂前，当我住在乡下这所喜乐的小房子里时，我常在树林里和小隔间祷告。我非常爱十字架，让人在多处放了十字架；这就是我的隐居之所。

我的神啊，多少次，你保守我脱离了猛兽和危险！有时我不经意地跪到蟒蛇上——那里蟒蛇很多——它们就离开了，并不伤害我。有一次，你保护我脱离了烈怒的公牛。尽管我不喜欢动物，它们也不在意我，它们却从许多人中把我挑出来，单向我冲来。我不加理睬，它们的愤怒就在我的面前突然化为乌有。还有一次，我只身一人和一头烈怒的公牛单独在一个小树林里，所有的人都喊“要小心”；它却跑走了，没有伤我。我若数算你对我一切的眷顾，人人都要惊奇了——那是经常不断的

·想起来都让人惊讶。你随时看顾，我似乎是你掌上的明珠。这在开始时是那么特别、醒目，一直持续到我进入刚才讲过的状态为止——那时你神圣的眷顾似乎离开了，把我交给了你的正义。

此刻，我写这些毫不为难。我的神啊！在你那边，除了恩惠就是恩惠，可谓恩上加恩。在我这边，只有忘恩、不忠和软弱。你的都是荣耀的；我的，除了引起混乱，一无所有。你无限地把自己给了一个无所回报的人。我若有点忠诚和耐心，那是你自己做成的。如果你有一刻停止扶持我，或出于可爱的假装，把我留给自己，我就不再刚强了，变得比任何人都软弱。我的主啊！如果我的缺陷显出我的本相，你的恩惠就显出你的实质，我对你只有极度的依赖。我跑题了。

当我怀着女儿时，人人都以为我要死了。有段时间，我得了一些放松，因为我病情严重，医生都放弃了。我经过了**12年4个月婚姻的十字架**，除了贫穷外，硕大无比的十字架。只有贫穷，**我从未**经历过，起码在物质的层面上，尽管我非常盼望经历它。我的神啊，下面要讲到，你把婚姻的十字架从我取去了，是为了让我背负更重的我从未经历过的十字架。

先生，如果你注意你让我写的自传，你会看见，我的十字架一直都是稳定增长的，直到今天：离开一个，只是为了进入另一个更重的十字架。

从前，当我在极大的困境时，我被告知犯了该死的罪。在世上，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倾诉。我愿意为自己找些证人，但找不到。我没有任何支持，包括认罪神甫、指导者、朋友、顾问等，我失去了一切！我的神啊，你把他们一个一个地从我剥夺之后，你自己也退去了。在这空无一人的状态，作为被撇弃之冠，连你也没有了，我的神！只有你，才能在这怪异的状态里扶持我啊！

丈夫的病日益顽固，他感到了死亡，他也定意去死，因为衰弱的生命对他越来越成为了重担。他除了生病，还加了厌食症，厌弃一切食物，甚至维持生命的必需品。他吃得那么少，除了我，没有人敢逼他吃饭。

医生建议他去乡下换换空气。在那里的头几天，他似乎好了一些，但他突然腹痛、发烧。我已经准备好接受天命定临到的一切，因为在一段时间之前，我就看见他活不多久了。

他的耐心随着病痛而增长。尽管这病让我极其受苦，但他那么好地使用了它，减轻了我一切的烦恼。婆婆设法让我远离他的床，影响他反对我，这使我极其痛苦。我怕他会在这种感觉里离世。趁婆婆不在时，我抓住一个机会，到他的床边跪下说，如果我曾做过任何对不起他的事，请他原谅，我求他相信，那不是故意的。他很感动，似乎刚从深沉的昏睡中醒来，说：“**是我**请求你的原谅。我配不上你。”以前，**他从未**讲过这话。

此后，他看见我不但不讨厌，甚至建议在他死后，我当如何行，不要再依靠现在所依靠的那些人。有八天的时间，他非常隐退，尽管由于坏疽，他们用手术刀把他切开了。我派人去巴黎请最好的手术师，但在手术师到来之前，**他离世了。**

在以感人的方式领了一切圣礼之后，他死了，没有人比他死得更有勇气，更具基督徒的荣美了。他离世时，我没有在场，因为他让我离开了，不是出于敌意，而是出于体贴。最后，他昏迷了二十个小时。

我的神啊，我相信你推迟他的死亡只是为了我，因为坏疽把他吃尽了，他的腹部和胃部全都变黑了。你愿意他死在抹大拉纪念日前夕，为了让我看见，我当完全属于你。每年的抹大拉纪念日，我都更新跟你的誓约，我的主，现在我可以自由地更新到永远了。我立刻被光照，知道里面有许多的奥秘。他死于**1676年7月21日早晨。**

下午，在白日的明光中，我单独在房间里，感到有个温暖的影子向我靠近。次日，我进到隔间里，那里有我的圣配偶耶稣基督的画像。我更新了婚约，加上暂时贞洁的誓约，许诺如果伯叨德许可，

就让它成为永久誓约。此后，内里巨大的喜乐抓住了我。由于在悲苦中已经很久了，这对我格外新鲜。主似乎要给我一些恩惠，我内里立刻有巨大的确信：那一刻，主把我的丈夫从炼狱里提出来了。从此我一刻都没有怀疑过，尽管我曾努力怀疑它。

数年后，在一个梦中，古兰桥姆姆向我显现，对我说：“请放心，我们的主出于对你的爱，在抹大拉纪念日把你的丈夫从炼狱里提出来了。然而直到25日，圣雅各日，他才进入天堂，那是他的节日。”这让我惊奇，但从此，我知道有两种炼狱，一种受感觉上的苦，一种只受没有神的苦。有人经过了后一个而没有经过前一个；还有人经过了前一个，再经历后一个。有个伟大的圣徒，在她死后，向许多亲近的人显现说，有三天的时间，她被剥夺了对神的看见，却没有感觉痛苦。

当我得知丈夫绝气的消息时，我对你说：“我的神啊，你断开了我的锁链，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。”然后，我就在极大的沉默里，里外全然静止、枯干，没有支持。我不能哭泣，也不能讲话。婆婆说了些很美的话，众人都觉得受益匪浅。他们以我的沉默为耻，把它看成缺乏隐退的表现。有个修士告诉我，人人都称赞我婆婆美丽的行为，却没有听见我说什么，我应该把损失归给神。然而无论怎样努力，我却说不出一个字。

我精疲力竭。尽管刚生了女儿，我却一直看护丈夫，在他生病的二十四个夜晚，没有离开过他的房间。一年多，我才从这疲劳中恢复过来。肉体 and 灵里的疲倦，加上所处的枯干愚昧状态，使我不能说话。但还是有几刻钟，我羡慕你的美意，我的神——在我以你为配偶的准确的一天，你把我释放出来了！

由于丈夫比婆婆先离世，我看见十字架不会短缺。我不明白你的引领，我的神啊，当你释放我时，为什么却在丈夫离世前，接连给了我两个孩子呢？这使得我的捆绑越发加重了。我的神啊！难道你给我自由，只是为了让我再次成为俘虏吗？我为此觉得惊奇。我后来才知道，这是你的智慧，为我提供材料，让我成为你天意的玩物。如果只有大儿子，我就会让他上大学，自己则到本笃会修道院做修女了。但若是这样，我就偏离了你对我的设计。

为了表示对丈夫的敬重，我自己出钱，为他举行了最庄严隆重的葬礼——在社区里，这是前所未有的。我还自己付钱，做了他所希望的敬虔遗赠。婆婆对我感兴趣做的一切，一概强烈反对。我得不到任何帮助——我的兄弟是不会跟我站在一起的。我一点都不懂商务，找不到人咨询。

但是你，我的神啊，你不在乎我天然的能力，所有你喜悦要我做的，你总是给我那么完美的智慧，使我能够做成，一个细节都不忽略。我奇怪，这些事怎能不学自通呢！没有任何人帮忙，我整理了所有的资料，安排了一切。丈夫手上有大量的文件，我亲手做了准确的整理，一一分送给所属的人。如果没有你的帮助，我的神啊，这会是非常困难的。因为丈夫长期生病，一切都杂乱无章。这些加上下面一件事，我就得了一个美名，被称作“聪明妇人”。

有数目极大的一群人，在法庭上彼此相争，达二十多年。因为我的丈夫聪明正直，他们请他帮忙调和，尽管这不是一位绅士的业务。由于他的一些朋友纠缠在里面，他就同意了。总共有二十个案子，彼此控告。有二十二个人提出诉讼。没有人能终止这场争论，因为新的事件每天都在发生。我的丈夫同意帮忙，检查他们的文件，但还没有做，他就过世了。这时，我叫他们来，要归还文件。他们不拿，求我帮忙调和，免得他们一同毁灭。我觉得这真是匪夷所思，是不可能的：我怎能处理这么严肃的业务，如此长久有争议的案子呢？但我的神啊，靠着你的力量与支持，我跟从你给我的感动，就答应了。为这事务，我关在房间里三十多天，除了做弥撒和吃饭外，没有离开过。这些可敬的人都没有阅读文件，就签了字，同意妥协。他们都非常高兴，情不自禁地到处讲说。我的神啊，是你自己做成了这事。后来，我再没有参与过商务，或处理过财产，对此一窍不通。当我听人谈论

这事时，感觉就像听阿拉伯语。

我成为寡妇之后，朋友们和乡间最有名望的人都建议我立刻离开婆婆。尽管我没有诉苦，人人都知道她的脾气。我答道，我对她毫无怨言，如果她许可，我指望跟她住在一起。我的神啊，从一开始，你就教导我不要从十字架上下来，因为你自己没有下来。为此，我决定不离开婆婆，也不解雇我所讲过的那位使女。

在你对我最严酷的日子里，我的“爱”啊，你不许我减轻外面的十字架。丈夫的去世不但没有消除十字架，反而加重了。在我讲完内里的麻烦之后，我会在适当的地方讲到这些。先生，如果我写得太没有秩序，请你原谅，因为我无法换一种方式。

第二十三章 灵魂进入最深的死亡

在如此奇怪的状态里，我被剥夺了里外一切的支持，要想把它讲清楚，使人完全明白，是非常困难的。为了尽力讲明白，我先讲述后面七年所经过的一系列麻烦，直到你喜悦突然释放我为止，哦，我的神！然后，再回到叙述的线索上。我失去内里一切的支持，并非突然，而是逐渐的。古兰桥姆姆在世时，我已经受了许多内里的苦，但这却只是后面经历的前奏。

自从你以前面讲过的方式深深地摸到我之后，我的神啊，你开始离开我。你的同在越甘甜，爱在我里面越有力，你的缺席就越痛苦，让我越难受。我觉得我不再爱你了，向古兰桥姆姆诉苦。有一天，这想法是那么痛，那么深地刺透我，我对她说我不再爱你了，哦，我唯一的爱！她看着我说：“什么！你不再爱神了！”这话比燃烧的箭更穿透我。我突然感到可怕的痛和极度的困扰，不能回话，因为中心深处隐藏的爱——我以为已经失去了——在一瞬间突然醒目地显出来了。

我的神啊！我所以相信失去了你的爱，是因为在这强大穿透的爱里，我不但没有找到新的力量，反而变得日益软弱、无能了。从前，我很容易保守自己，不倾向于受造物，你是那么亲近，你的爱在我心里驱逐了一切别的爱，我魂超越于一切被造物之上。但现在，她发现没有能力约束自己不倾向受造物了。

那时，我不知道什么是失去己的力量，进入神的力量；我是经过这可怕的漫漫长夜才学会的。让我难过的是，这缺点看来是最难征服的，我很容易就落入我觉得最可怕的状态里；而且这状态充满我的心，我的神啊，在你从前居住的地方，稳稳地住了下来。尽管事实并非如此，痛苦却让我相信了它。我越觉得这罪恶危险，就越觉得熟识。

你的引领使我进入了单纯的卑屈，我称之为死亡的状态。我不怀疑你使用它让我向己完全死去，就像你让我向万有死去一样。倘若集中看你对我的引领，就会看见外面的剥夺只是里面的影子，你用同样的大力内外齐攻，缓缓加重，直到己进入完全的死亡。你表面上改变了方式，只是为了让我进入新的十字架和卑屈的深渊。你的道路是那么可爱，伴随着双重的卑屈。你的引领是何其智慧，何其高明啊！尽管在人的眼中，这途径显得那么愚昧、屈辱。我越往前写这些不得不写的事情，这工作对我就越显得困难了。

我的神啊，在我进入死亡状态之前，你引领我走在垂死的生命之路上。有时在千百种软弱里，你躲藏、离开我，有时你在更清晰的爱里出现。魂越接近死亡，弃绝就变得越沉闷、漫长，软弱越大，享乐越短，却是越发纯洁、向内，直到最后落入完全的被剥夺，里外都同样的颠覆。我的“爱”啊！你外面的眷顾和里面的引领彼此挑战，争先恐后地摧毁她。

当欲望增长时，你的不在越持久，弃绝就越彻底；软弱更深，外面的十字架更苦，更无能作决定了

的好事，更倾向于所有涌起的恶……我有犯一切罪的感觉，却没有犯罪的实际。我觉得我的心充满了受造物，头脑的感觉就像真的一样。最后竟到了一种程度，无论在里面还是外面，彻底失去了一切的扶持和支撑。

我的神啊，关于你的，除了失丧的悲伤外，一切在我里面都荡然无存了。这失丧在我看来是真实的。为了进入死亡的冰冷，此后我又失去了悲伤。留给我的，我的神啊，只有对失丧的确信，和永不再爱你的事实。

我只要看见一个幸福的状态，它的美丽和对美德的必需，似乎立刻就跌入对立面。给我在爱里短暂的看见，好像只是为了让我经历其对立面——它越显得可怖，这经历就越可怕。我的神啊！的确，我行了我所恨的恶，却没有行我所爱的善。我对神的清洁越有透彻的认识，就越感觉自己的不洁，尽管实际上，这状态是很纯洁的。但当时我并不理解。

我看见心的正直、单纯是美德的实质，而我没有别的，只有虚谎，尽管我并不愿意如此。我以为是谎言的，其实只是单纯的错误，和不加思索、无法自控的轻率话语。从前，我对财富只有轻蔑，现在却感到对它的依恋，甚至想要得回失去的；起码是这么觉得。我管不住舌头了，忍不住要吃。我所有的欲望都醒来了，完全没有能力征服。然而这复苏只是表面的，如我曾说过的，我一旦吃了某些强烈想吃的东西，就发现并不喜欢。

伯叻德不知道我的状态，禁止我使用苦行，说我不配——那只会成为我的支撑。我的神啊，我相信你让他知道了我的邪恶。由于里面对苦难极度的反感，我受不了丁点苦行。起码在我看来是这样的，尽管实际上，我被苦难包围了。

我进入了怪异难言的弃绝里，神的愤怒持续重压着我。我经常躺在地毯上，当没人听见时，用尽全力哭喊：“让我下地狱吧，但不要让我犯罪！你因公义让别人下地狱，出于怜悯，让我也进去吧！”由于对罪的忧伤，我宁可被丢进地狱里。

伯叻德收到报告说，我做极大的苦行。这是别人的想象，因为极度的困境使我形容大变。他以为我不听他的话，偏行己路。在这凄惨的状态里，神不许我对他告知实情；我无法辩解。尽管我清晰地感到了罪，但当我想写或说时，却什么都找不到，显得很蠢。认罪时，除了对受造物有欲望外，我什么也说不出。这欲望是这样的，在整个持续的时间里，它从未激起任何肉体上的感情或诱惑。伯叻德放弃了我，让我另找指导者。我毫不怀疑神让他知道了我罪恶的状态，他的撇弃是神遗弃我最清晰的记号。

我继续非常难过，我想我要死于悲伤了。那时我正怀着女儿，奇怪的是，竟然没有早产。我的啜泣是那么剧烈，似乎要窒息了。若不是以为伯叻德放弃我是神弃绝我的明证的话，这对我会是一个安慰。

开始时，这痛苦是那么尖锐，我几乎吃不下饭；没有人知道我是怎么活的，我自己也不明白。生孩子时，我是那么虚弱，从**礼拜一中午到礼拜二午夜**，都在挣扎。医生见我没有力量，说我生不下来，会死于虚弱。由于担心孩子还未受洗就死去，我向圣处女起了誓，此后就愉快地生下了孩子。我的状态是那么可怕，在死亡的边缘上。我并非不愿意死，因为死亡会终结我内里的病恶。

悲伤将我压垮了，我所能做的最大的事，就是拖着沉重的身体，苟延残喘。一切祝福都被剥夺了，所有的恶都集中起来，在天上、地上，没有任何东西能给我一丝安慰。万有都敌对我，一切都钉死我。外面，整天置身在不断的反对里；里面，则承受着不能感觉的折磨。如果我能独处，这痛苦也许会减轻，但我只能在夜间哀悼，悲伤哭泣。我单独住在一间独立的公寓里，晚上可以自由地流泪。有时，我跟先知一同说：“我泪湿床榻，呻吟之声如同众水。”（参诗6:6）

没有赐下任何东西减轻痛苦，祷告是一种折磨。我不能读书；我若强迫自己读，不知道读的是什么，也不明白。无数次，我重新开始阅读，但后一次比前一次理解得更少，留在记忆里的，只有可怕的厌恶。想象力无法无天，让我不得歇息。我不能谈论你，我的神啊，因为我变得很蠢。听别人讲话时，也听不进去。从前我魂在平安的乐园里，是那么稳定坚实，现在却只有地狱的混乱。我一次只能睡很短的时间，苦恼将我唤醒了，床塌似在地狱里。那种宁可下地狱也不犯罪的倾向还是一件好事，但也离开了。我跌入了更大的软弱：对死亡和地狱的惧怕抓住了我。我寻找最初的状态，却找不到。相反，罪似乎跟我越发熟悉，我就要犯罪了！我向着神刚硬了，对祂的恩惠无动于衷。我一生所做的一切都显示给我，里面毫无良善。好的，在我看来也满了邪恶。可怕的是，我似乎注定永远如此了，因为我相信这是真正的堕落，而不是一个状态。我若知道那只是一个必经的状态，是神所喜悦的，我就不会感到任何痛苦了。

从此，我进入了无感觉的状态。在我看来，这是灾祸的顶点，也是最后的死亡。在讲述前，让我先继续叙述。请想一下，处在这状态七年，意味着什么。特别是后五年，没有一刻的安慰，伴随着我已经讲过和将要讲述的全部十字架。

第二十四章 名誉被毁

成为寡妇之后，按照常规，我的家庭十字架应该消失的，不料反而增加了。我所讲过那位使女要依靠我了，本来应该变柔和的，反而变得越发暴烈了。她在我们家里积蓄了许多钱。我的丈夫离世之后，我给她一份养老金，作为服侍他的报偿。这理当软化她的，却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效果——她因虚荣而膨胀了。

由于需要随时照顾病人，开始时，她喝点酒以维持体力。但现在，因年老体弱，一点东西就上头，她竟然酗酒成性了。我努力掩饰她的缺点，但越来越厉害，已经到了无可容忍的程度。我对她的认罪神甫提到此事，让他贤明地帮她改正。她不但听从神甫的建议，反而大怒，激烈地报复我。婆婆很难容忍这一缺点，甚至跟我讲过；现在却袒护她，跟她联合起来，责怪我。这位使女给了我最大的麻烦。如果有人来，她就用力哭喊，说我羞辱她，把她逼上绝路，我毁了自己，也毁了她。我的神啊！尽管我是如此可怜，你却给我无限的耐心，在爱里温柔地回答她一切的愤怒，甚至给她一切感情的印记。若有使女来服侍我，她就愤怒地打发走，责备我说，由于她忠心地服侍了我的丈夫，我恨她。当她不高兴来时，我只好定意自己动手。当她来时，就是哭叫和责备。这类的事情还有很多，一言难尽。这一直持续到我离开的前一年。

此外，我还经常生很严重的病。那时，这女人就痛不欲生。为此，我总是想，你让这些发生仅仅是为了我，哦，我的主！若没有你特别的许可，她怎能有如此奇怪的行为呢？这些明显的缺点，她都没有看见，总是相信自己是对的。所有你用来让我受苦的人，都以为自己是在服事你。

我特别到巴黎去看伯叨德，迫切地求他指导我。我丈夫的去世——他以为我非常难过——加上我的祈求，让他重新开始指导我。但这没有用，我无法让他知道我的状态。我跟他一讲话，一切意念、思想就都离开了，包括我的罪恶。

我的神啊，我以为自己极其需要他，但天意许可，当我迫切地想见他时，却见不到。我去看他有十二或十五次，却不能跟他讲话。在两个月内，我只跟他交谈两次。有一次时间很短，似乎是最关键的，我告诉他：我需要一位修士教导我的儿子，改正他的恶习和那些被挑拨起来反对我的意识。这到了一种程度，他跟我讲话时从不叫“母亲”，而是“她说过”、“她做过”等语。伯叨德帮我找了一位非

常好的神甫，极好地把他推荐给我的儿子。

我跟伯叻德和C某夫人，在P地有个退修。神许可伯叻德对我讲话的时间最多不超过十分钟。我从未对他讲过主给我的恩典；不是想隐瞒，而是你不许可，哦，我的神！他见我沉默寡言，无话可说，就把我当成一个不相干的人。他觉得有些魂在恩典上更长进，就跟她们多花时间。

我的神啊，为了让我受苦，你把我的状态向他隐藏得那么好！他希望重新考虑我，以为我不会祷告，古兰桥姆姆搞错了——她曾告诉伯叻德，我有祷告的恩赐。他让我知道，他甚至觉得古兰桥姆姆没有分辨的恩赐。我竭力顺服他，但却是不可能的。我相信伯叻德甚于自己一切的经历，对自己很恼火。

在整个退修期间，我无论怎样用力，都没有一个想法。我只在逆向行驶时在所感到的阻力中分辨出自己的倾向，那就是停留在沉默和裸露的状态里——我觉得这是出于顺服。这使我越发相信，我从恩典中堕落了。我保持在无有的状态里，满足于低层次的祷告，不嫉妒别人，相信自己不配。然而，我的神啊，我却愿意行你的旨意，愿意进前取悦你，尽管对此我已彻底绝望了。我毫不怀疑，由于自己的错误，我失去了祷告的恩赐——我满足于我的卑屈。不过，在退修中，尽管不知道，我却一直在祷告，只是没有任何话语让我意识到这点。

一位带我去退修的女士说，作为还未长进的人，我的缺点似乎不太多。她在读伯叻德信件集，我认出他从前就我的状态写给我的一封信。我说这是伯叻德给我的信，她不相信，断然否定。最属灵的文字向我隐藏起来，只是叫我去默想；但我做不到。我的神啊！你让我在每一方面都沉下去，这是何其令人钦佩啊！倘若没有这过程，我就还活在一些事情里。

在我住的地方，有个教义可疑的人（詹森主义者？），因他在教会里有头衔，我理当敬重他。当他知道我跟一切可疑之人对立时，他很高兴我有些信誉，竭尽全力拉我入伙，接受他的观念。我对他讲话很有力量，他无言可答；但这越发增长了他要赢得我、跟我建立友谊的愿望。有两年半之久，他不断地催促我。

他的性格非常亲切，极其聪明，有教养，我就不加怀疑。另外，跟他讲话时，我觉得很有力量，有强烈的神的同在，我以为那是神同意我见他的无误的记号。在那两年半里，我被迫接待他，感到巨大的混乱。一面由不得自己，我被引导着见他，跟他讲话——我以为那是神的引导。另一面，我不认同他里面的许多东西，觉得极度反感。有许多次，由于不忠，跟他讲话时，我跟了天然的感觉，神似乎被激怒了，尽管通常谈论的都是好事，最坏也不过是无关紧要之事。我感到天性引发了这些对话，这么走下去不好，就尽量远离他。但他来问我为什么不露面了，并且关怀、问候我生病的丈夫，让我无法回避。我想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绝交，但在我的丈夫去世之前，伯叻德一直不许可。最后，我看清了他对属灵生命的敌意，知道无法征服他的头脑与思想，就中断了跟他的联结。

他见这友谊无法继续了，就把他的同党都搅起来，给了我奇异的逼迫。他们有个办法，在很短的时间里，就知道谁是同伙，谁是反对者。他们给近处的人发出循环信，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；很快，许多人就以奇怪的方式，到处诽谤我了。很多人知道我的名字，却不认识我本人。他们大肆定罪我的敬虔，传送秘密报告，在一切知道我有好名声的地方，诋毁我的声誉。

然而，从这结交中得释放，我的喜乐是那么大，几乎感觉不到他对我的伤害。我大大地享受这新的自由，一切麻烦都算不得什么。我对自己说：“我不再跟任何人联结了，我要保守自己，不再经过破裂的痛苦！”我真傻啊！我不知道是祂释放了我，也只有祂才能阻止我的联结吗？我还以为能看守、保护自己！忧伤的经历难道还没有使我看见自己的无能吗？我立刻又跌入了另一个联结，持续了六个月。但这次并没有引起很大的麻烦，因为这个人更爱神。

我前面与之绝交的人到处诽谤我，这略微伤害了我的名声。我的神啊！名誉是我最在意的，所以在接下来失去时，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。我知道人们在谈论我，就谨慎小心，竭力自守。但打击已经给出了，就必须发挥果效。

神跟我日益疏远，我承受着剧烈的痛苦。我的神啊，一切受造物都跟你联合起来，让我受苦。我有个印象，由于我伤害了造他们的主，他们在为祂报仇。我没有亲戚、朋友，没有知心女友，人人都以我为耻。我没有能力行从前的善了，为此承受着说不出的羞辱，包括参加圣礼，埋葬死人，长时间停留在教会里等等。这成了那人定罪我的凭据。他见我不再能够做这些时，就宣称：我过去行善是因受他的影响，我不再见他时，就放弃了一切的美德。我的神啊，这都是你让我行的，也是单单靠着你的恩典而行的，他却想归功于自己！他甚至公开宣讲，我从前是镇上的楷模，如今是它的羞辱。有许多次，他讲到极伤人的事情。

他讲道时，由于我在场，混乱将我压倒了。他们对听众污蔑我。我里面并不觉得痛苦，反而欢喜。在我的中心深处，对自己有着不能言出的定罪，这人搅起的公开羞辱似乎修正了我的错误和不忠。在我看来，我该得的比这要无限地多，如果人人都认识我，就会把我踹在脚下了。

由于这人，我的名誉大受毁损，里面承受着巨大的混乱。如果我真有这些恶行，恐怕都不会如此困扰的。他决意给我最大的羞辱，挑拨所有公认敬虔的人反对我，然后说：“你看，没有人跟她在一起！某人、某人是圣徒，但他们都反对她！”我认为他们做得对。我什么都没有做，无论是试图重新获得他们的信任，还是为此表示难过。相反，我远离众人，像罪犯一样，不敢举目。

我的神啊！我在你的面前堕落了，落在最深的卑屈里。我对别人满怀敬意，赞赏他们的美德，看世人都完美无瑕；看我自己，却毫无德行。我是那么远离别人所拥有的善，然而我不敢，也不能盼望达到他们的状态。我认为自己不配神一切的恩典，由于不忠，我已经永远地失去了它们。

我的神啊！我看见别人服事你，尽管自己不能，却觉得很满足。我敬重一切服事你的人；与他们相比，我看自己比蝼蚁还小。当碰巧有人称赞我时，那些赞语就像重物，把我压进无有，我自语道：“他们不知道我的卑贱。”不禁大感羞惭。我常说：“唉！但愿他们知道我是从何处坠落的！”我每逢受人责备时，就觉得别人是对的。

不错，有时天性会盼望脱离这怪异的卑屈，但无路可逃。我若努力做点好事，以显出外面的公义，心里就悄悄地定罪，说这是虚谎。我要显出本来没有的，在我看来，就是假冒为善；我的神啊，你不许它成功。哦！天赐的十字架是多么美啊！一切别的都不是十字架。我所承受的卑屈是那么沉重，比任何十字架都可怕。我若相信自己是无辜的，就会以这痛苦为荣冕了。但我觉得自己污秽不堪，连自己都害怕。

我常常生病，挣扎于死亡的边缘。我不知该如何准备死亡，能做什么。悲伤将我吞灭了，似乎人人都应该知道我的卑贱和堕落。在这困境中，我几乎不敢露面。连喝这困扰杯的喜乐也挪开了，留给我的，只有困扰本身——而我，再也不能背负它了。我里面倾向于一切的恶，对神没有丝毫的爱。这无法控制的倾向虽然没有果效，在我看来却是罪行——神如此许可。我看自己比魔鬼都污秽、丑陋，认罪时却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因为没有任何显明的事情，只感到某些不忠和天然的欲望。这卑屈的经历有种无法表达的不值之感，使我把心里的欲望看成罪恶。

我不相信世上有人能够比我更坏。在这样的混乱里，我不敢露面。一些认识我的虔诚人似乎相信了流言，写信给我。其实，在这些指控上，我都是无辜的，但我没有申辩。一天，比以往更荒凉，在地上没有任何安慰，由于烦扰过度，我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我不由自主地打开新约圣经，当时并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。我看到这句话：“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

完全。”（林后12:9）这安慰了我。但顷刻又逝去了，痛苦越发尖锐。在我里面，没有留下任何想法，也没有任何踪迹。

第二十五章情感皆失

我的神啊！在一瞬间，你突然取走了我对受造物的一切感觉，就像脱掉一件衣服一样。从此以后，我对任何人，都不再有任何感觉。你赐给我这恩惠，我不知该怎样感谢你，但我并不因此而觉得更有把握，更幸福，或更不困扰。我的神啊！你离我是那么远，显得那么生气，留给我的，只有因我的过错而失去你的痛苦。因那人的同党，我的名誉每天都失丧，尽管你不许我分辩、抱怨，我的心思与头脑对此却感触良深。我越来越不能做外面的工作了，不能去看穷人，不能留在教会里，也不能祷告。我对神日益冷漠，对我的病恶越来越有感觉……**在人在己的眼中，这都摧毁了我。**

不可思议的是，这时，却有身在高位的人向我求婚。按照通常的法则，这些人是不应该想到我的。在这里外都荒凉的顶峰，他们把自己给我——这似乎是救我脱离一切苦恼的捷径。但尽管如此窘困，即使有一位君王向我求婚，我都会喜乐地拒绝，我的神！只为了让你知道，尽管我是那么卑贱，我却希望单单属于你！如果你不要我，我至少有个安慰，就是在一切取决于我的事上，我都向你尽了忠心！

这状态完全不取决于我，倘若能够，我就会摆脱了，起码有段时间会如此。后来，我有时在隐退里，有时在绝望里，忍受着这状态。我觉得我永远不可能从中出来了，这无能让我感到绝望。

我从未提过有人求婚的事情，也没有讲过求婚的人，尽管我清楚知道，婆婆经常说，没有人求婚，我没有再婚是因为没有机会。我的神啊，你知道我对你的牺牲，这就够了，不需要人知道。特别有一个人，他高贵的出身加上外面的素质，也许可以诱惑我的虚荣心和意向的。但我的神啊，你对我越残酷，我就越迫切地把自己牺牲给你。如果这牺牲和里外可怕的十字架能给我取悦于你的盼望的话，我的主啊，地狱也会变成乐园！但哀哉！这设想离我太远了，我无法有这奢望。我的神啊，在我看来，在今世的苦海之后，只有永远的折磨！我必须同意永远失去你——你，只有你，才能终止我的祸患啊！一切受造物只是让我更哀哭切齿罢了。我不敢希望享受你，我的神，我只盼望不得罪你。

有五、六个礼拜，我在死亡的边缘上。我常想，我会死于由持续的痢疾引起的虚弱。这到了一种程度，我受不了任何食物，一匙粥就会让我昏厥。我的声音是那么微弱，即使把耳朵靠近我的嘴巴，都听不清我的话语。在极度衰弱中，我却没有任何得救的保障，似乎只有不可避免的失丧。我并非不愿意死，因为我强烈感到，活得越久，犯罪就越多；我无法躲避罪了，活着就要犯罪。地狱对我似乎更可爱，在悲伤中，我喊道：“给我地狱，但不要犯罪！”

在我里面，我看不见任何善，只有恶。在我一生中，你要我行的一切善，我的神啊，对我都变成了恶。一切都满了缺陷：我的慈善、施舍、祷告、悔罪，都起来反对我，定我的罪。我的神啊，我发现在你这边、我这边，在一切被造物里面，都有一种普遍的定罪。我的良心是个无法满足的证人。奇怪的是幼年的罪却没有给我任何痛苦；不是它们不反对我。那是一种在我所行的善中的普遍见证，在一切恶情感里的定罪。

尽管定罪是如此完全，我却讲不出任何事情，控告自己。结果认罪时，我得不到任何对症的药剂。我尽力反复述说，但除了对你不忠之外，我的神啊，却讲不出什么。我没法讲述我的看见，即使能够解释，认罪神甫也不会理解的。你纯洁的眼睛因着不忠而弃绝的，他却认为是非常伟大而特别的美德。

哦，最可爱、最严酷的审判官啊！的确，就在那时，我理解了你的话语，你说你要审判我们的义。你不审判我的不义，那甚至到不了你的审判台前。你审判的是所有的义——然而如你让我看见的，这在你的眼中是何等可憎啊！

啊！你是多么清洁，多么纯粹啊！谁能理解呢？我举目四望，看我的帮助从何而来——我的帮助只能从造天地的耶和華而来。当我看见在我里面没有拯救时，我进入了一种隐密的喜乐。在我里面，没有任何良善让我安息，做我救恩的保障。我的毁灭越临近，在神里就越清楚地看见了我的救恩。有种东西给了我信心，尽管祂对我，还是那么恼怒。我觉得在基督耶稣里，有我所缺乏的一切。哦！神圣的耶稣啊！我就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，你来了，正是为了拯救我。在你之外，找不到救恩的人，你就是她的救主。哦！强壮、圣洁的人啊！在你的行为中，在你为神所做的荣耀、圣洁的服事中，尽可能多地找到你救恩的凭据吧。至于我，我只夸我的软弱，因为它为我赢得了这样一位救主！

我欢喜这罪身快要朽坏、被毁了。健康的恢复并没有为我的困扰和卑屈带来改变。由于没有特别明显的看见，我请求住在我们家里的那位可敬的神甫注意我的缺点，并通知我。他本着极大的爱心照做了，但这只是让我更加悲伤。除了完全没有能力摆脱外，他的话让我受不了。我用尽全力控制自己，以免表露出来，由于痛苦之深，我昂着头。在另外的时间，我好像疯了，用力把头压在墙上，告诉他不要再讲了。由于无能，我迷惑了，跌进绝望里。他说他不再对我讲了；但这却不是我的意思。

他无法设身处地地理解我的难处。我是那么蔑视，甚至憎恨自己。因着失去神，我所受的一切折磨，从人从己而来的痛苦，对我似乎都是甘甜的。别人用自己的方式荣耀神，我看他们就像天使一样，看我自己，却像魔鬼。我最渴望的圣餐交通给了我新的忧郁和悲伤；当我因顺服而靠近圣餐时，不禁颤栗。我不愿滥用你的身体，我的救主啊，我却得不到禁止。我相信我真的是在滥用它，对那曾经最亲爱最喜乐的食物，我没有别的，只有厌恶。

这严重的状态持续了五年，伴随着前面提过的不断的十字架和经常的病痛。有两年之久，我的病不是那么厉害，尽管还是很重。这些病加上名誉的丧失（我所相信的比真实的还要厉害），所有这一切，有时是那么试炼，加上不能吃饭，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的。我四天吃的，不够一顿正常的饭量。由于虚弱，我只能躺在床上；我的身体承受不了这么粗鲁的重担。

我愿意把我的罪都公诸于世。如果我相信、知道或听说过这是一种状态，我该多么高兴啊！但我以我的痛苦为罪恶。所有属灵的书藉，当我强迫自己去读时，只是增加我的困难，因为在我里面没有他们提到的那些等级，我一点都不理解。讲到某些状态的难处时，我无法应用，我说：“这些人感到神运作的痛苦，至于我，我犯罪，只感到罪恶本身。”有段时间，让我欢喜却没有得到安慰的是：你并不因此而不伟大了，我的神。我愿意把罪和罪的困扰分开，只要能不得罪你，一切就都容易了。

这是我最后悲惨状态的一点描画。我很高兴让你知道。开始时我犯了许多不忠的罪，对自己和虚空的安逸让步，有很长的对话却没有真实的益处，尽管自爱和天性以为是必需的。但最后，我忍受不了任何人意的话语，丁点都受不了。你用看起来的恶，洁净了真正的恶，我的神，我的圣“爱”！我要跟教会一同唱：“啊！幸福的罪，为我赢得了这样一位救主！”

第二十六章被内在生命指导者撇弃

你所使用的第一个修士，我的神啊，就是把我引向你的那一位，由于他的要求，我过去经常写信给他。在这最荒凉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：不要再给他写信了，他对一切来自我的只有反感，我大大地得罪了你。我的神啊！毫无疑问，是你启发他这么写的，为了让我的荒凉更彻底，不再存留任何希望。

一位耶稣会的神父，曾经非常敬重我的，也写给我同样的信。我一点都不想申辩。我感谢他们的爱心，请他们为我祷告。我对名誉的丧失渐渐失去了感觉，对普遍的定罪变得极其漠然，所以即使被最伟大的圣徒定罪，也不觉得痛苦了。到最后，我愿意每个人都认识我，就像我认识自己一样。我的神啊，得罪你而无法补偿，这痛苦太尖锐了，它使我感觉不到别的，尽管家庭十字架每天都加重。在讲话或写作中失去的时间、我犯过的不忠、里面对每个错误的强烈冲动……这些，是我更感觉到的痛苦。

一开始，你就让我习惯于枯干和剥夺，我选择它过于丰富，因为我知道，它使我寻求你过于一切。在最开始时，有种直觉在我中心深处，即“超越一切事物，离开恩赐，追求赐恩者”。现在却不再有这问题了，也没有失去你的事了，因为我曾滥用了你，不再盼望在我里面拥有你了。

我不能习惯犯罪。这时，由于你的许可，为了不施怜悯地彻底摧毁我，你如此打击了我的头脑和感觉，我越往前，就越觉得一切都是罪；连十字架也不再是十字架了，而是真正的错误，我觉得是我不慎招来的。我好像透过有色玻璃看世界，什么都是同样的颜色。生病时是我感觉最无能和荒凉的时候。我若能行外面的善或悔罪，就会有点保障了；但我却被禁止了。另外，我非常害怕这些，看着都怕，觉得不可能做到。我昔日的刚强变为今日完全的软弱，在一切别的方面均如此。

有关神对我的眷顾和祂让我走过的艰辛道路，我似乎省略了许多。由于我只有普通的看见，就把它们单单留给神了。被指导者撇弃之后，我注意到他所指导的人也对我变冷淡了；但由于里面的卑屈，这些都不再使我痛苦了。我的弟弟也加入了诽谤的行列，尽管他先前对这些人不屑一顾。我的神啊！我相信是你把事情带到如此地步的，因为他有美德，他肯定相信，如此行能够建立德行。

由于一些事务，我到一镇去，那里有婆婆的一些近亲。从前我在那里时，他们对我礼遇有加，人人都殷勤地服侍我。现在却极度轻蔑，说他们在为他们的亲戚（婆婆）报仇。

我见事情到了这地步，尽管尽了一切努力，却终究不能让她满意，我决定跟她谈开。我对她说，人人都说我苦待她，让她受苦，尽管我努力尊敬她，若是这样，我请求她同意我离开，因为我不愿意跟她住在一起给她添麻烦；我与她同住，只是为了让她开心；我并不喜欢这地方，她应该清楚地知道，我住在这里只是出于对她的尊敬，如果这反而成为她的重担，我愿意离开。她冷冷地答道，随我的便，她并没有说这些，但她决定分开住。这就是把我辞退了。

我想谨慎地悄悄离开。自从守寡之后，除了不可推卸的义务与慈善需要，我从不外出。有许多人跟她联合起来，一起反对我。我孤身一人，我的神啊，那时你不许我向人敞开；对这里外的困境，你都要我无辜地严守秘密。这要付出无比的代价，却是最有效的杀死天性的办法。在找不到支持与安慰之后，它就死了。

伯叻德离巴黎很远，我从他得不到帮助。其实，即使离得近，他也不能帮助我，或者愿意及时帮助我。我不得不跟孩子们和女儿的保姆在深冬季节离开家，不知当如何行，前路茫茫。那是耶稣将临期，镇上没有空房子。本笃会修道院给了我一套公寓，让我们住进去。我受了不能言出的折磨：一面知道这是离开十字架；一面又觉得跟婆婆住在一起，让她受苦，是不对的，因为我没有别的意图，只想让她开心。

但无论怎样小心，结果都一样坏。她抱怨我做事不征求她的意见，当我问她时，她却不回答。我征

求她的意见时，她就说我什么都做不了，她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要操心，照顾一切。如果我预测她的喜好，做些我相信她觉得对的事情，她就说我蔑视她，年轻人看不起年长的，自以为是。我到乡下度假时，她抱怨我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。我求她来，她又不愿意。如果我说我不敢请她，**担心她在外面睡觉不方便**，她就抱怨说，我不愿意她来，我去乡下，只是为了躲避她。当我得知她生气时，我回到镇上，她却受不了，不跟我讲话。但我仍然跟她讲话。我的神啊，那时你给我恩典，让我逆着天性行事，做一切我所不喜欢的，尽管我并不知道。我跟她讲话，好像没有注意到她的行为。她不回答，把头扭向一边。

我常派自己的马车去，求她来乡下住一天，说会很好玩的，也没什么不便，因为是那么近，傍晚她可以回去。但她把马车打发回来，没有回话。如果有些天，我不派马车去接她，她就怨声载道。简言之，神如此许可，我要讨她喜悦而做的一切，都让她生气。**她的心肠很好，脾气也许由不得自己**，但我仍然对她非常感激。

我感到极深的痛苦，我为了征服自己而逆着天性行事，里面的反感却让我觉得是罪。圣诞节时，我跟婆婆单独在一起，很动情地对她说：“**我的母亲，和平之君今日诞生了，给我们带来平安。我奉祂的名，为您祈求平安。**”我相信这话打动了她，尽管她没有表现出来。我家里的神甫非但不安慰、扶持我，反而扯我的后腿，说我不该忍受某些事情；这加深了我的痛苦。有空时，我想整理婆婆和自己的家务，建立一些秩序，这非但徒劳无功，反而增加了我的十字架与困境。奇怪的是，没有丈夫了，在我该做女主人的时候，竟然解雇不了一个无论怎样差的佣人。只要有人该离开了，婆婆就跟他站在一起，她的朋友们也都混进来，插手干预。

当我准备跟婆婆分居时，婆婆的一位朋友听说此事——**他是一个好人，很敬重我，但不敢让她知道**。他担心我会迁离该镇，觉得这对社区将是极大的伤害，因为我的一些施舍是经他转手的。他知道婆婆的脾气，决定最小心地跟她讲话。他们谈过之后，她说她并不想把我赶出家门，但我若要离开，她是不会拦阻的。

他来见我，求我去向婆婆道歉，让她满意。我说：我可以做一百次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；我为了一切让她生气的事，一直不断地向她道歉；**跟她住在一起不成问题**，因为我对她毫无怨言；只要她满意，我跟她同住很满足；但我不应该为了惹她生气而留在她的房子里，我应该让她舒服才对。

然而，我还是跟他一起，进到婆婆的房间里。我对她说，如果我有任何事情得罪了她，请她原谅，那绝不是故意的。我求她在这位绅士——**她的朋友——面前，告诉我，我哪里可能让她生气了**，因我从未有意得罪过她。

我的神啊！你让她在这人面前讲了真话。她说，她不是那种能容许别人得罪自己的人，她不会忍受的，她没有别的抱怨，只有一点：我不爱她，盼着她死。

我答道：这离我的感觉太远了，我不但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，而是全心全意地盼望，用我的照顾延长她的寿命；我对她的感情是完全的，但只要她听别人的坏话，无论我怎样努力给她凭据，她总是不信；她甚至有个使女，非但不尊重，反而虐待我，当那她想路过而我挡着道时，就把我推开，在教会里都用这种粗暴而轻蔑的方式，使我给她让路，并且多次在房间里用话语侮辱我；我从未对婆婆抱怨过，但我愿意让她知道，因为那种践踏的灵有一天可能会惹麻烦，让一些不好的事情进到她的脑子里。

结果，婆婆跟那个使女站在一起，为她辩护。然而，我们互相亲嘴，谈话就此停止了。

但是，你，我的神啊，当你似乎忘记我时，实际上就看守得越发仔细。我到乡下之后，这位使女不再有我作出气筒了，你许可她对她的女主人表现得那么坏，婆婆只好在我回来之前，把她解雇了。

我必须说明，婆婆对我的行为更多出于神的引领，而不是她个人的缺陷，因为她有美德和聪明，除去某些不祷告的人通常不知道的事情，她有很好的素质。也许我不自觉地给她制造了十字架；而她给我制造的十字架，也许她并不知道。她讨厌我的气质，这对她也许是沉重的十字架。我希望一些好诽谤的人不要读到这些文字，因为他们还不能在神里看一切。

我前面提到的那个人（就是因我跟他绝交，给我制造了很多麻烦的人）有个认罪人，由于她丈夫的事业，不得不离开乡下。那人自己遭了控告，被控的就是他控告我的那些事，还有别的更严重的，非常声名狼藉。你给我恩典，我的神啊，尽管我知道他被控之事，却从未说出去，有人跟我提到时，我甚至为他辩护。你完全掌管我的心，尽管他为我制造了许多的恶，见他被推翻，我的心却从未幸灾乐祸过。我知道婆婆了解一切，由于怕取悦、滋养天性，我从未跟她讲过这话题。她对我讲到这事和他带给那个家庭的混乱时，我没有趁机告诉她，那人是怎样逼迫我的。我只作了简单的回答，没有责怪他。

我的神啊，这是真的，有超过十六年的时间，你要我对十字架保持沉默——难得有任何事情能如此完全了。

第二十七章 苦尽甘来得安慰

有一天，困扰将我压垮了，不知道该做什么，我突然有个想法，要跟某人交谈一下。他常到这社区，是公认非常属灵的人，有美德和辩识力。我写了个纸条，跟他约时间，说需要他的建议。但一到圣礼前，就感到剧烈的痛苦，有声音责备我说：“什么！难道你要寻求安慰，甩开我的轭吗？”那时我的丈夫还活着。

我赶紧派人送去另一张纸条，请他原谅，告诉他，我是出于自爱才想跟他交谈的，而不是有真正的需要。由于我相信他非常属灵，我对自己说：“他如果属灵，就不会受伤。他如果不属灵，我就应该为要跟他讲话感到羞愧。”我以为他理解什么是对神忠诚，不会因基督徒的单纯而受伤；他却受伤了，令我十分惊讶。我想象他大有美德——他当然有，但却是活的美德，不知道死亡的道路（指魂天然的美德，不是从复活生命里发出来的）。

我的神啊，即使在卑屈里，你都一直是我忠诚的引导者；事过之后，我才惊奇地发现这一点。我的神啊，愿永远的赞美都归于你！我要把一切见证都归于你的良善，你用温柔的必需，引导我做对的事情；而我只用忘恩回报了你的恩惠，用不断的不忠回应你。多少次目睹你的怜悯，我说我若下地狱，必须给我另做一个——魔鬼们的地狱太舒服了，不够惩罚如此的不忠！

在继续讲述前，应当声明，主让我知道：祂按着祂良善的旨意引导我走的道路，越晦暗不明时，就越稳妥。在此，魂没有任何支持，被迫失去自己。我还留意到：尽管魂没有特别能应用耶稣基督的状态，从己的网罗里脱身之后，却发现不知不觉披戴了耶稣基督一切的倾向。这状态把耶稣基督和祂的神性交通给她，使她真正穿戴了耶稣基督。

从前这魂是那么不洁，以自我为中心，在此就洁净得像坩锅里的金子了。从前满了己的意志与判断，现在却柔软无阻，像孩子一样顺服，在里面找不到任何己意了。她的头脑无阻地放下自己的想法，接受别人的。从前她为不相干的事争论，现在却能立刻降服，毫无困难，像出于自然一般，不需要通过美德的操练了——别人的看见一出现，自己的看见就消失了。从前是那么虚荣，此时却专爱微小、贫穷与卑屈了。从前崇拜自己，现在却忘了自己。过去看自己比别人强，现在却看别人比自己强了。

在开始行事反对自己时，人是能感觉到的；后来就变成真的，毫无困难了。在降卑状态里，似乎一

一切都消失了。这状态过后，一切都又出现在魂里，但却是以一种极容易、自然的方式，只有当需要时，才能看见。她向邻舍有无限的爱心，忍受他们的缺点和软弱；而从前由于缺乏亮光，她对邻舍的缺点会苦毒地热心，只能极艰难地爱他们。但现在，连缺点最多的人，她都觉得可爱了，凶暴的豺狼似乎变成了温柔的羔羊。

开始时，我喜欢降卑的操练，做最低贱的服事，如扫地等。去看穷人时，我帮他们铺床，做家务。去修道院时，我常洗碗。我像别人一样，在公开场合悔罪。但后来，我忘了这些，从未想过要操练。别人让我做时，我就喜乐地做，自己却什么都不想。

在我经历卑屈的那段时间里，我讨厌外面的娱乐，并不出门。我不愿意看，也不想知道任何事情，天天关在家里。小隔间是我唯一的安慰。

我发现离王后很近，连王子也来了。我从未见过她的御容，本是极想看的。其实，只要一睁开眼睛，就看见了；却没有做。我非常爱听歌，但有一次，跟一个著名的嗓音最优美的歌唱家在一起，却没有请她唱歌。她很吃惊，因为她不傻，知道自己的名声，也知道我了解她的天份。

然而，我却犯了极大的不忠，让人告诉我别人对我的劣评。有个人把一切都告诉了我，尽管我没有回答，只是让自己更被钉死，我却清楚地看见，是自爱和天性让我发问的。我不能解释、也不能讲述我有多么低劣，但你的恩惠远远地胜过了一切，我的神啊，它们都消失在你的恩典里，再也寻不见了。

在这七年里，有件事给了我最大的麻烦，特别是后五年，就是一种愚昧的想象力，让我不得安宁。我的感官与它为伴，使我在教会里再也闭不上眼睛了。我的门户洞开，就像一颗葡萄树，失去了篱笆的保护，被过路人随意掳掠。我看见了一切，还有在教会里来来往往的人。这状态跟从前非常不同。那股吸引我向内、使我专注的力量，似乎向外排斥、将我消散了。

那时，各样的卑屈让我震惊，忧伤将我压垮，十字架使我疲乏，我决定就这样结束我的日子了。任何摆脱这困境的希望，对我都不复存在了。我看见我的坠落之处，相信我已经永远失去了恩典，和它所赢得的救恩。然而，我还是希望尽力服事神——一位我以为永远不再爱的神。尽管命定下地狱，我却愿意为了感恩而服事祂。偶尔地，我看见这幸福的状态，会升起某种秘密的期盼，渴望归回，但立刻就被抛入无底深渊，连叹口气都不能，只能决定永远住在里面——哦！这为不忠之魂所预备的居所。

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我处在这种状态里，就像一个永死、不会复活的人一样。这话惊人地适合我：“我好像死人，从心里被涂抹了。”我的神啊，我觉得从你和一切人的心里，我都永远地被涂抹了！

渐渐地，我停止了痛，变得毫无感觉了。这麻木，在我看来，似乎是被神遗弃的最后刚硬，是死亡的冷漠。就是在这状态里，我的神啊，你慈爱地让我死在了你的里面，正如要讲的。

恢复叙述。恰巧，我有个脚夫想成为巴拿巴修士，我写信告诉慕司神父，他让我跟康伯神父讲这事——他那时是汤农巴拿巴会的院长。我就给他写信，非常高兴藉这机会，请他为我祷告，因为我对他的恩典一直保持着很深的尊敬与信任。由于只能讲最真实的事情，我告诉他，我从恩典里坠落了，用极度的忘恩回报了神一切的恩惠，我成了卑屈的化身，是值得可怜的牺牲品，我没有更亲近神，反而与祂完全疏远了。尽管我把自己描绘得非常可怕，他回信说，我的状态是一种恩典——好像他是在超自然光里看见的。他这样写，我完全不信。

在这段卑屈的时间里，日内瓦以无法表述的方式，进到我的心里，使我大惊。我自语道：“什么！我的不敬虔还不够登峰造极吗？作为被撇弃之冠，难道我还要叛教、离弃信仰吗？”我相信我能做

各样的恶，里面极度的刚硬，加上对一切善事普遍的厌恶，让我极不相信自己。我说：“难道我能离开教会吗？为她，我愿牺牲一千条性命，流血殉道！难道我能让自己偏离吗？”经历过己的软弱之后，我无法对自己有任何好的期待，所以有一千个理由要惧怕。

康伯神父在信里讲了他现在的状况，跟我卑屈之前非常相似。由于这是你的旨意，我的神啊，这封信产生了一种果效，使我的头脑和心灵都安定下来。我甚至觉得跟他里面是联合的，好像跟大有恩典的人联合一样。

在这之后一段时间，晚上睡梦中，一个小小的畸形修女向我显现，似乎是死过且蒙福的样子。她对我说：“我的姊妹，我来告诉你，神要你去日内瓦。”她还说了些别的事，但我不记得了。我大受安慰，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我曾见过娉姆姆的画像，认出那就是她。我看见她的时候，正是她死的时候。

1680年，离抹大拉纪念日约八到十天，我想给康伯神父再写一封信，请他在那一天为我讲弥撒。我的神啊，你许可这封信格外顺利——别的信他收到得都很晚，由于缺少信使，需要步行从尚贝里取信。你让这封信在抹大拉纪念日前夕，到达他的手中。在抹大拉纪念日（7月22日），他为我讲了弥撒。在第一个纪念祷告里，他把我奉献给神，有声音三次极热切地对他说：“你们两人应该住在同一个地方。”他大为惊奇，因为他从未有过内里讲话的经历。

我的神啊，我相信这话得到印证，更多是在内里的状态和外面被钉死的环境，我们都置身于同一个境况里，也指到你自己，神啊，我们的居所；而不是指今世暂时的栖身之所。尽管有段时间，我和他在同一个国家，天意让我们有些机会在一起，但在我看来，前者似乎是更大的印证，因为我和他都有这殊荣，背负钉十字架的耶稣。

第二十八章 复活升天踏仇敌

在抹大拉纪念日，这幸福的一天，我魂从一切困境中得了完全的释放！从收到康伯神父的第一封信起，这新生就已经开始了，但像一个起死回生的人，身上还缠着裹尸布。但这一天，我在完全的生命里了！

我发现自己远远高升在一切天性之上，如同从前在它的重压下一般。这崭新的自由让我惊奇，我看见神归回了，辉煌而又纯洁——我还以为已经永远失去了祂呢！我所有的是那么简单、广大，无法描述。我的神啊，在你的里面，不可名状地，我再次得回失去的一切。你把它们都归还了，带着崭新的优势，把患难、痛苦，都变为了平安！为了解释得更清楚，我称之为“神平安”。我从前所拥有的平安是神的平安，神的恩赐，而不是“神平安”——祂在自己里面所拥有的、只有祂才有的那种平安。

尽管我的喜乐是那么大，当时并不许可我表现出来，对过去卑屈的回忆拦阻了我的欢乐，不许天性有丝毫的参与。只要天性一想到要看或品味什么，灵就让它超然地越过去了。要解释这个王国是很难的，灵超越天性，就像一个著名的征服者，曾作过敌人的阶下囚，如今却征服了这些敌人，随心所欲地指挥它们，不再遇见任何抵挡。

我丝毫不能自夸，不能把任何一点归于自己，经历让我看见，也感到了我是什么。我确实看见这状态会伴我一段时间，却不相信这幸福竟如此大，如此稳固！如果祝福是按着付出来判断的，我让你判断，在拥有它之前，我所经历的艰难。哦！保罗，你说，比起那为我们所预备的极重无比、存到永远的荣耀，今世的苦楚是至暂至轻，不足挂齿的（参林后4:17）——其实，连今世都如此！我凭

着真实的经历讲，人所受的一切苦比起在你里面拥有你的幸福，都是无足轻重的。一日的幸福就加倍地补偿了多年的苦难！尽管那时我所经历的还只是正在升起的黎明的曙光，就已经如此了。每种行善的功能都恢复了，远比从前的更广大、自由、自发，似乎成了自然。

一开始，这自由的度量还没有那么大，但我越往前，自由度就越大。我有机会看见伯叻德，对我说我的状况已经大有改变，却没有告诉他细节，我的经历，和这经历的前奏。我只有很短的时间和他讲话，加上他正注意别的事情，我的神啊，你容许他也许是不加思索地对我说：“不是的。”我相信他，因为恩典已经教导我相信别人，过于自己的亮光和感觉。当别人的话与我所想的不同时，一切想法就都从我的意念中消失了，我对听到的话是那么顺服，没有相反的想法，也没有反思。这并不使我困扰，因为一切状态对我都一样。我感到里面有份无上的幸福，天天都在增长。我从一切痛苦中被彻底释放出来，也从一切犯罪的倾向中蒙拯救了。

那时我做各样的善事，毫无自私或自我意识，如果有点自我意识的表现，立刻就消散了。意识的帘幕仿佛已被卷起，不再出现了。想象力完全固定，不再有任何麻烦。头脑之清晰，心灵之纯洁，都达到让我吃惊的程度。

我从康伯神父收到一封信，说神让他知道，祂对我有伟大的计划——不管是公义还是怜悯，对我都一样。有声音对他说：“你们两人应该住在同一个地方。”别的，他就知道了，神没有让他知道更特别的事情。

日内瓦还在我的心里，但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过，甚至没有停下来思想这事，也没有想康伯神父的话，关于神对我魂的设计。我在完全的淡漠里接受一切，不愿思想被占据。我的神啊，我从你全能的旨意中等待一切。由于卑屈的经历还很近，我怕这是魔鬼的诡计，它可能欺骗我，让我以为自己拥有本来没有的善，为此而开心，从而失去我所拥有的，把我从这状态里拉出去。这恐惧柔和平安，伴随着信心和生机蓬勃的盼望。我的神啊，我看自己越悲惨，就越觉得适合你的设计。在我看来，我的卑屈、狭窄和虚无都不能从神掠夺任何东西，只有祂自己在祂一切的工作中得荣耀。

我对你说：“我的主啊，用这又贫穷又愚昧的人来做你的工吧！让一切荣耀都归于你，让人找不到任何自己的功劳。如果你用大有美德的人，给他丰富的恩典，有些事就可能归功于他了。但如果使用我，每个人都会看见，只有你自己才是一切工作的作者。”我停留在此，不再想了，丝毫不被这想法霸占。我深信你若从我要求任何服事，我的神啊，你自己会铺平道路。不过，在做醒等候中，我有个坚定的意愿，只要你的旨意向我显明出来，我愿以整个的生命来执行。

你挪开了所有的十字架，给我极大的便利做一切的事情，我觉得十分惊奇。我再次包裹病人的伤口，甚至医治不治之症。当手术师都放弃了，或要截除有病的四肢时，你让我医治了他们。我变得那么自由，可以整天待在教会里，尽管什么感觉都没有。但我一点都不为离开教会而难过，因我在极宏大的广度与深度里处处看见神——我不再拥有祂，而是祂把我吸收进祂自己的里面了。

哦！你在福音书中所讲的，对我成了怎样真实的经历啊！四福音中都讲了，这重复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在一个福音书中，你甚至讲了两次：“得着生命的，将要丧失生命；为我丧失生命的，将要得着生命。”（太10:39）

哦，幸福的失去啊！这是幸福的要求迫使我失去的。当我相信自己全然丧失、进入绝境时，却发现我得救了。当我对己不再有任何盼望时，在神里却发现了一切。当我失去了一切善时，在祂的里面却发现了各样的善。当我失去一切被造物，包括属天的支持时，却在幸福的要求下，跌进了神自己——这跌入是藉着每一样我以为让我远离祂的事而成就的。在失去一切恩赐之后，我发现了赐恩者！

我的神啊，在我的里面，我失去了你；但在你的里面，我发现了你，在不摇动中，永不再失去了！哦，可怜的被造物啊，你一生都在享受神的恩赐，你以为是最受宠、最幸福的；但如果不藉着失去恩赐，进入神里，我是多么可怜你啊！多少魂相信自己是非凡的天才，却如此度过了一生！另外有些人，神命定他们向己死，却一生都在垂死的生命和奇异的酷痛中，没有藉着完全的死亡和损失进入神里。他们以好的理由为借口，遮掩保留某些东西，从未在神所设计的整个限度里失去自己，所以无法在全丰全足里享受神。这损失只有在来世才能完全明白。

我的主啊！在小小的独处中，在我的小家里没有搅扰时，什么样的幸福我没有享受呢！我住在乡下很长时间，由于孩子们年幼，被照料得很好，不需要我花太多的精力，我整天在树林里，度过了多少幸福的时光啊！从前就是在这里，我度过了那么多悲伤的日月，让丧失的哀伤随意发泄。同样在这里，在开始时我让爱随意燃烧我；现在则让自己更深地失去在那无法测度的无限深渊里。我不可能讲述内里的经历，因为太纯洁、太简单、也太在我之外了。

我的神啊！你待我好像待你的仆人约伯，你从我取去的，都加倍地偿还了，把我从一切十字架下释放出来。你给我奇妙的功能，让每个人都满意。让人惊奇的是，从前我无论做什么讨好我的婆婆，她都一直抱怨，现在却声称她对我不可能更满意了。那些大肆诽谤我的人公开向我道歉，为我撰写颂辞。我的名誉在从前失去的地方，更加稳固地被建立起来。内外都继续在完全的平安里。我的神啊，这是你做的，我所经历的牺牲在更痛苦的同时，你也使它更完全。如果在被迫害期间，我不得已而离开的话，那会是一个释放，却不是牺牲。也许在困难重重的时候，我永远都不可能离开——我一直担心自己会从十字架上下下来，对它不忠诚。那时，我觉得没有人比我更满足、更幸福了！

十字架一直是我忠实的伴侣和朋友，由于不再有苦难了，不时有点痛苦会醒来；但立刻就被吸收在中心深处，那里不承认任何的欲望。尽管肉体承受着巨大的疼痛，却不再受苦了，因为中心深处祝福了一切。在我看来，我魂就像《启示录》中所讲的新耶路撒冷，在那里不再有哀号、痛苦。

我的里面完全淡漠，与神良善的欢乐全然合一，找不到任何欲望或倾向。在我里面最失去的是意愿，在任何事情上都找不到，无论是什么。我魂无法倾向于一面，甚于另一面。她所能做的，就是从每日的供应中，吸收营养。她发现一个完全属神的意愿取代了她的意愿，但就像自己的那么自然，在这意愿里，她是那么无限地自由，远胜于在自己的里面。

为了免除混乱，我讲述的是过去一段时间的事情。这状态从那时起一直存在，继续强壮地成长、成全，直到此刻。我不能渴望一件事或另一件，只是满足于一切所发生的，既不注意也不反思，除非有人对我说：“你想要这个，还是那个？”我就惊奇地发现，在我里面找不到想要的，似乎一切都消失了，一个更大的力量在掌权。

的确，在我的麻烦状态到来之前，我经历到一种有力的、胜过自我的引导，在主导着我的行动。在我看来，那时，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把自己交给祂，默默地顺服祂在我里面要做的和要我做的。现在却不一样了，我不再有降服的愿望，它消失了，或进入了另一个愿望。在我看来，强而有力的“独一者”做了一切祂所喜悦的，我找不到祂从前用杖、用竿、用极大的爱所引导的魂了。我觉得似乎只有祂自己，好像魂把位置让给了祂，或更准确地说，进入祂的里面，与祂合而为一了。

哦，合一的联合啊！这是耶稣基督为人所祈求、所赢得的。对一个如此失去在神里的魂，你是多么有力啊！在此成就了神圣的合一，魂跟耶稣基督一同藏在神里。哦！幸福的损失，是何等幸福！它不是销魂所产生的短暂的消失——其实，那是吸收而不是消失，因为魂随后立刻回到己里。但这永久而坚牢的消失会继续失去在无边际的海洋里，就像一条小鱼沉浸在无限的海洋里一般——这比喻还不准确；更像一滴水投入海洋，继续获得海洋的质量。

魂在接收，没有选择的能力，也没有倾向。这里说到“能力”，不要理解成绝对的能力，而是说到魂的选择与愿望。她在完全的淡漠里，接受给她的，或对她所做的。在开始时，她还会犯轻率的错误，但这似乎在她之外，也不影响她的状态。

第二十九章 蒙神差派日内瓦

我到巴黎去处理一些事务。我进到一间教堂里，里面非常阴暗。我到第一个神甫那里，简单地认了罪，非常短，没有对神甫讲一句话。我并不认识这人，后来也没有见过。

他对我说：“我不知道你是谁，是处女、妻子还是寡妇；但我里面有强烈的感动要告诉你，我们的主已经让你知道祂要你做的事情，你应该去做。我只有这话。”

我大为惊奇，答道：“我的神父，我是一个寡妇，有四岁和六岁的小孩子。除了养育他们，神还能让我做什么呢？”

他说：“我对此一无所知。你知道神是否让你分辨出祂所期待于你的事。如果是这样，就没有任何东西能拦阻你行祂的旨意。人必须离开自己的孩子去服事主。”

这让我大为吃惊。我没有告诉他任何关于日内瓦的感觉。然而，我安静地准备自己，我的神啊，如果是你的意愿，我就放弃一切——只要你用神圣的眷顾带出机会来。我并没有把它看成一件好事，热切地渴望去做；也没有看成美德，盼望要得到；或者什么特别的事或行为，值得神有所回报；我没有拥抱它的热情——热情在我里面是死的。但我柔和地听从人所告诉我的神的旨意，没有任何拦阻；不像从前藉着默从，而是像不复存在一样，不再能够分辨或注意了。

我在这状态里，极静谧地跟家人住在一起，毫不自扰。多明我会的一位修士，我的朋友，非常想去暹罗做传道人。他住的地方离我们家二十里格。他写好誓言，要宣读时，却做不下去。给他的感动是：应该来跟我讲这事。他立刻来了，但不太愿意告诉我。他去我们的教堂讲弥撒，相信他在这里讲弥撒，我听见了，神就会满意。但他受了拦阻。他披上长方形白布之后，又从肩上取下来，离开教堂，跟我讲话，告诉我他的计划。

我没有特别的感动和想法，却感到应该告诉他我的事情，和对日内瓦长久以来的一些感觉。我甚至跟他讲了一个超自然的梦，发生在8月6日，主显圣容节夜晚，刚好在我宣誓前一年——誓言之事后面会讲到。

我似乎在天上的房子里，看见我的小儿子极羡慕地望着天空。他们都喊“天开了”，来求我去看，说看见他泊。我说我不想去，他泊不是给我的，我只要各各他。他们还是强烈催促，我无法拒绝，就出去了。我只看见残留的余光，同时，从天上降下一个无限大的十字架，有各样的人，神甫、修士等，都努力阻止十字架的到来。我很满足地站着，没有做什么，也没有努力要得到它，但我感到它向我靠近。带着十字架通常的色彩，它来了，投进我的怀抱，我极其欢喜地接受了。本笃会的人想把它取走，但它避开他们，把自己给了我。

当我跟神父讲述这事时，我有强烈的感动对他说：“神父，您不会去暹罗。您要在这事上服事我，神让您来就是为了这事。我求您告诉我您的意见。”（他非常博学。）他说，他会在乡下住三天，为这事向神祷告，讲三个弥撒，然后会告诉我他的感觉。这之后，他说神的旨意是让我去那个国家，但为了更确定，我应该去看日内瓦的主教；如果他赞同这计划，这就是从神来的记号；如果他定罪这事，我就不应该再想了。

我采纳了他的意见。他主动提议去阿讷西，见日内瓦的主教，跟他讲话，把他们的决定诚实地报告给我。由于他有些年长，我们讨论他该如何行这远路，才不至太疲乏。这时，有两个过路修士到了

·说日内瓦的主教正在巴黎。我的神啊！在我看来，这是你供应的神迹。那位可敬的修士决定去巴黎。他建议我写信给康伯神父，了解他的感动，请他代祷，因为他来自那个国家。之后，他在巴黎跟日内瓦的主教讲话了。但由于发生了一件事，天意借环境的安排使我不得不去巴黎，就亲自跟日内瓦的主教面谈了。

我告诉他，我想去那个国家，为那些真正转向神、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祂的人，用我的财产资助一个项目；许多神的仆人，有男有女，都对我印证说，这是神对我的要求；我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倾向，但我想**我必须**听神的声音，而神通过这么多不同的、彼此不认识、相距很远的人，都告诉了我同一件事。

日内瓦的主教赞同这计划，告诉我，有些新天主教人想去热克斯建造，这是一个天机。我答道，我的呼召不在热克斯，而是日内瓦。他说，从那里我应该能够去日内瓦。我相信这是天赐良机，让旅途变得容易一些，由于不确知神对我的期待，我就不能提出反对意见。我想：“**神**也许只是让我捐钱建筑一个工程。”

我去见巴黎新天主教的院长，想知道事情进展如何。她显出极大的喜乐，向我保证，她会是我们队中的一员。由于她是一位伟大的神仆，我放心了。

尽管很少，但当我有片刻反思时，我想神可以使用她的美德和我的钱财。当我因不忠而看自己时，我无法相信神会使用我；但当我在神里看事情时，就觉得似乎我越微不足道，就越适合神的设计。由于在我里面没有任何特别的看见，我就相信自己在完美的最低层，因为我魂在引领的永世之光里——**就是你，我的神**——还没有被完全建立起来。由于误解，我以为特别的旨意需要特别的亮光，这让我犹豫，担心受欺。我还没有充分理解：一步一步跟随你神圣的供应，就是最大最纯洁的亮光。你给我持续的光照，我越不寻求，就越惊人地明亮。我并不是为了自己的救恩和完全而怕任何事情，我已经把一切都交给神了。我怕的是：太强烈地要行祂的旨意，反而违背了祂的旨意。

我去见来自加拿大的顾问，克劳德·马丁神父，他是“**成肉身的**”母亲的儿子。他没有给我确定的回答，要求给他一些时间祷告，然后他会告诉我神对我的旨意。

我跟**伯叻德**讲话有些顾虑，一面由于很难跟他说话，一面也是因为他非常定罪一切特别的事情；另外，在属灵生命上，他没有给过我任何帮助。他说这是感情的祷告，尽管先前他曾声明是信心的祷告，我不知他所指为何，但我顺服他告诉我的一切，反对自己的亮光。当面临相信和顺服的事情时，我放弃我一切的经历。我什么都不能告诉他，他怎能知道我属灵的状态呢？然而，尽管他没有帮助过我，在这件重要的事情上，我想还是应该告诉他，选择他的亮光过于别的一切。我深信他会无误地告诉我神的旨意。于是，我去见他。他告诉我，这计划出于神，前一段时间，神已经让他知道，祂想从我这里要些东西。我毫不犹豫地相信了他的话，回家着手安排此事。

我看事情越明了，在没有挂虑中，就越挂虑了，因为我非常爱孩子们，是天下最心满意足的人。我回家后，把自己弃绝在神的手中，决心无论为了这事的加速还是减速，都一步不行。我让自己成为天意的掬物，一面等着真正的牺牲，一面在意愿里做了牺牲。

我有些**奥秘的梦**，预言了只有十字架、逼迫和悲伤。我把自己交托给神一切可能的愿望。有个梦非常有意义。我在做一些必要的工作，看见一只非常小的动物，离我很近，好像死了。在我看来，这好像是别人对我的嫉妒，最近似乎死了。我抓住这动物，它突然用力叮我，在我眼前长大了。我把它丢开之后，发现手指上扎满了刺。我去找一个人，清楚知道他应该拔出这些刺的，他却把它们砸得更深了。我手上继续满了刺，直到有个特别善良、有德行的神甫用钳子抓住那动物。他的面孔我至今都记得，尽管没有见过，但我相信在离世前会见到他。他一把它抓紧，刺就从我手上自动脱落

了。这时，我看见一个很容易的入口，进到一座被遗弃的教堂里——从前这地方似乎是不可企及的。尽管经过齐腰深的污泥，我却进去了而没有被玷污。从后面的经历中，会很容易看出这是什么意思。

无疑，有人会惊奇，我对特别的事情那么不在意，怎么会讲梦呢。我这么做有两个理由：首先，出于忠诚，因为我曾许诺对进入我意念的不做任何删节；其次，这是神所用的与信心之魂交通的模式，让人知道关乎他们的未来之事。当然，还有一种极度纯洁而有名的赐予方式，我在别处会讲到。这些特别的梦在圣经里好几处都有记载。它们有些特点，比如，会留下确定的感觉，知道是奥秘的，在适当的时候会应验；几乎从不忘记，尽管会忘记别的事情；当想到或说到时，常常更确信其真实；醒来后，多数有某种程度的膏油。

有个最圣洁的本笃会修女，在餐厅里，（在异象中）看见主在十字架上，圣处女靠近祂，两人都在极大的痛苦里；他们作出痛苦的动作，希望找到一些志愿者，一同分担。她跑去告诉院长，院长说她忙，不能去；其实她正在玩弄花草。她找不到任何愿意的人，极其痛苦，这时遇到我，就告诉了我。我立刻跑去，主显得非常高兴。祂接受了我，拥抱我，我好像在苦难中与祂联合。然后，祂不再痛苦了。当她对我讲到这事时，**我一点都没有告诉她我的计划。**那时，我明白了神的设计全是十字架、羞辱和恶名，让我背负耶稣被钉的状态。

我收到康伯神父的信，说他让那个社区的一些非常圣洁的妇女祷告，她们都说神让我去日内瓦。

一位非常圣洁的往见会修女告诉我，神让她知道了这事，有声音对她说：“**她将是日内瓦十字架的女儿。**”

一个乌斯林修女也通知我，我们的主对她说，祂定意让我成为瞎子的眼、瘸子的脚等等。

我们家的神职人员非常担心我会受欺；最后让他确信的是克劳德·马丁神父。我前面说过，他写信告诉我，经过许多祷告之后，神让他知道祂在日内瓦需要我，让我把一切都慷慨地牺牲。我答道，神也许只是从我要些钱，帮助成立一个基金；我愿意做这些而不离开孩子们。他答道，神让他知道，祂不要我的钱财，祂要的是我自己。

收到这封信的同时，我收到康伯神父的信，他告诉我，神还给祂许多可贵的神仆们确据，说我要在日内瓦。尽管两个修士彼此相距一百五十里格，却都写给我同样的事。当我从相距如此远的两个人同时收到两封几乎一样的信时，我非常吃惊。

我一确信是你的旨意，我的神啊，在地上，就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拦阻我。尽管如此，感官却进入了痛苦；面对这决定，一个爱孩子的母亲自然会痛苦。当我思想时，怀疑抓住了头脑——**我没有里面的凭据！我感到里面既没有倾向，也没有愿望，甚至有点反感；**然而，逆着一切盼望，我交出了自己，安息在神里面的信心里：祂不许那些信靠祂的人受欺！

哦！我的“爱”啊！如果我安息在自己或被造物上，我就会忧虑了；像圣经里所说的，若安息在一棵芦苇上，芦苇折断时，我就会受伤了（参结29:6-7）。**但只安息在你上面，无限的良善啊，我还能怕什么呢？**你救赎那些几乎不呼求你的人，难道你能欺骗或撇弃那些放弃一切行你旨意的人吗？

无法给出此行的动机或理由，我决定像疯女人一样离开。他们说希望你如此，我的神啊，这就足够让我去行最不可能的事了。我对所有向我显示你心意的人都觉得没有信心。我想他们不了解我，所以受欺了。对自己低贱的看见，让我害怕一切。但在一切信赖之上的信赖使我看见，因行我所相信的你的旨意而受欺，甚于按照常规，行走在确定里，而忽略了你的旨意。我说：“**我不配害怕受欺。我的神啊，你不可能骗人！**”我坚定地相信，你会用全部的眷顾给孩子们一切必需的教育。这是单纯的信心，没有任何感觉上的支持。

我渐渐做好了准备，不慌不忙，不愿做最小的事情将它推迟或提前，或助它成功。天赐的环境是我唯一的引导。当我不忠要反思时，立刻就犹豫了。我的思想好像是散乱的，被信心驱散了。然而，我让许多弥撒举行，做每一方面的敬虔奉献，甚至给一个献给圣处女的教会礼物，好得到恩典行你的旨意。为了知道你的旨意，我还大量施舍。

第三十章 预备日内瓦之行

我的神啊！我一面按着你的供应，准备离开一切，一面似乎我的联结每天都加强了，让这离开变得更受责备。

婆婆那时待我比生身母亲都好，我最轻微的病痛就使她忧心忡忡。她说她尊敬你给我的美德。我相信这变化的部分原因在于，有人不经意地告诉她，曾有三个人向我求婚，尽管地位都比我高，各方面都优越，我却拒绝了，她很吃惊。让她最在意的是，她想起当这些人追求我时，她曾对我说过，我不结婚是因为没有机会，而我没有告诉她，其实只取决于我，就可以极优越地嫁人了。她想，为了从暴虐的统治下得到尊严的释放，这苛刻的待遇也许会使我接受别人的求婚。她知道这会伤害我的孩子们。简言之，你开了她的眼睛，让她的严酷变为了温柔。

我因重病而倒下了。我的神啊，我觉得你喜悦我牺牲的愿望，这是你从我的生命中所要的。在这病中，婆婆对我极其温柔，几乎不离开我的床，许多的眼泪表达了她感情的真挚。我对她非常感激，爱她像爱自己的母亲一样。在她这么爱我、又这么年迈之时，我为什么要离开她呢？

那个一直作祟的使女对我有了无限的感情，到处夸我，说我是一位真正的圣徒，尽管我是如此名不副实。她极敬重地服侍我，为过去让我受的苦，请求我的原谅。在我离开之后，她死于懊悔。

有个有属灵头脑的好神甫，违背我给他的建议，接受了一个职位。我不相信那是神给他的，因为他跟一个人混到一起去了，就是与我从前有联系、后来又严酷逼迫我的那个人。他先告诉我他不会做的，后来还是秘密地做了。我们的主为了拯救他，让他很快死了。我看见由于不忠，他在恩典里逐渐堕落了；当那人逼迫我时，他跟那人在一起。

我后来知道，他接受了那人告诉他的一切关于我的事情，甚至跟他一起嘲讽，他是那场毁谤的党羽。我不知道这事，甚至没有见到他。他离世时，我正在乡下；没有必要通知我他的死讯。但有四十八小时之久，我在地狱的痛苦和巨大的恐惧里承担着他，有话说，他来是为了给我制造一个炼狱。我为他交通、代祷之后，就不再感到他了。我从未如此有感觉地经历过炼狱。

在我常去的修道院里有个修女，我在乡下六个月期间，这女人进入了一种炼净阶段，人人都以为她疯了，甚至粗暴地把她关起来，这几乎毁了她。所有被请来给她看病的人都说她疯了。

我回来后，到修道院里去，她们告诉我她疯了。我知道她是一个圣洁的女人，请求见她一面。她一靠近我，我就有种印象，像魂在炼狱里的光景。我立刻知道她不是疯了，而是处在炼净的状态。我请求院长不要把她关起来，也不要让她见任何人，而是仁慈地把她信托给我，我盼望事情会有转机。

我理解她最大的难处是被人看成疯子，对此极度反感。当疯狂的状态进到脑中时，伴随着把自己牺牲的想法，她不但不照做，反而气愤地抵挡了。我建议她牺牲自己，背负这疯狂的状态，耶稣基督就曾在希律王的面前背负它。这样的牺牲立刻让她安静下来了。

但神要洁净这个魂，让她脱离一切最依恋的事物。她对院长很有感情，于是对院长就经历了奇怪的麻烦：想见她，要靠近她，但只要一接近，就感到可怕的仇恨与敌对。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她一切属

灵的操练中，特别是那些她所依恋的；从前，她能在圣礼前一连祷告几天，现在却无法停留片刻。这更让她们相信她是疯了。

我的中心深处有种正义审判的直感，断言是相反的，它没有欺骗我。当她靠近我时，我知道她的状态跟炼狱一样。

最后，在受了各样奇怪的痛苦之后，院长写信告诉我，我是对的，她已经走出来了，洁净得像个天使。神许可只有我知道她的状态。我的神啊，那时，你开始给我辨别诸灵的恩赐。

1680年，即我离开的前一年，那年的冬季是多年未见的漫长而严酷。极大的需要为我提供了无数的机会操练慈善，我秘密地供给一些贫穷而可敬的人，数目极其庞大。另外，我们家为别的人发送了非常多的面包。婆婆分担了家里的慈善，用很大的良善与爱心供应了这事工，与我同心合力。我发现她大大地改变了，不禁又惊又喜。每个礼拜，我们从家里送出去九十六打面包。秘密施舍更多，有些男孩子和女孩子帮我跑腿。但这些都让我的离开更受责备了，我的施舍越惊人，就越显得如此了。

这时，我百事顺利，我的神啊，你如此祝福了我的奉献，我发现我的家庭并没有付出任何代价，让我大为吃惊。

丈夫去世前，婆婆告诉他，由于我的慈善，我会毁了他的——尽管他自己是那么慈善，有一年闹饥荒时，他还没有结婚，就发送了非常可观的数目。然而，由于婆婆经常讲这话（的确，我经常施舍过度），他告诉我，他希望我准确地写下我所有的花费，为家庭需要的支出，一切要买的东西等等，为的是可以判断我给了穷人多少。他们没有意识到这项要求在我结婚十一年中格外严酷，不是因为这伤害、冒犯了我，而是我担心无法施舍了。但我仍然顺服了，而丝毫没有缩减慈善工作。这真是供应的奇迹，哦，我的神！我没有记录具体的施舍数目，却发现我的花费总是对的，连一先令都不多，也不少。我惊奇地看见：我的慈善是从你的国库里支出的！这让我对那不属于我的财富更加自由了。

哦！如果人们知道慈善不但不会造成不便，反会带来丰富时，就禁不住要惊奇了。这是无效的挥霍，一面供应了穷人，一面神却补偿了更多！

在我最困扰的那段日子里，我成为寡妇几年后，家里的仆人来告诉我，路边有个穷士兵快要死了；其时我正在乡下。我让他带进来，在隔离间，为他预备了一个床铺，收留他超过十五天，让他接受了圣礼。他是在军队里染上痢疾的，奇臭无比，传染性强，尽管在我家里的人都相当慈善，却无人能够接近他。因着你的良善，我一直不断地服侍他，我的神啊，你不许任何伤害临到我。我经常收留穷人，包扎他们的伤口，但都不付出什么。这气味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难闻的，他最后死于这病。

最让我作难的是我对孩子们的感情，特别是小儿子，我确实有爱他的理由。他倾向于善，天然倾向的每一面都让我对他寄予厚望；让别人教养他，实在很冒险——这是最让我为难的。我愿意带上女儿，不打算留下她，但有三年之久，她承受着三重四日热，所以看来没法带她。但我的神啊，因着你的供应，在我离开前四个月，她突然完全康复，可以与我同行了。

我与你联合的情义，我的神啊，无限地强于血肉的联结。我唯一的职责就是行你的旨意，这是藉着救赎的婚约所成就的，尽管按着被造的恩典，我不可能成为你的配偶。按照圣婚姻的律法，不是离开一切跟从“良人”吗？无论你让我去哪里，我都必须从命。尽管出发之前非常犹豫，此后，我却从未怀疑过你的旨意。

人们判断事情是按着表面上的成功，他们凭着我所受到的打击和羞辱来判断我的呼召，断定这是出

于失误、错觉和虚假。然而，正是这颠覆和它为我所招来的特别多样的十字架，让我相信了呼召的真实；虽然结果之一就是我今日的牢狱，我却比以往更加确信，我全然舍弃一切是你的旨意！因为若非如此，你的福音就不真实了。你曾确实地说，那些为了你的爱而放下一切的人，无不在今世得百倍，并且还要受逼迫。（参可10:29-30）

我不是已经无限地得了百倍吗？通过你对我完全的拥有；通过在苦难中，你给我的不摇动的坚定；通过在我每一面都受打击时，在烈怒的狂飙中，你给我的最完全的平安；通过在戒备森严的牢狱里，你给我的喜乐、广大和无限的自由。

在我被囚之后，从下文可以看见，什么逼迫我没有经历过呢！但这还不是苦难的终点。我不愿意得释放，我爱我的锁链。一切对我都一样，因为我没有别的爱，只爱那拥有我者的爱情和意愿，我已进入祂的里面。千万不要以为，祂给了我十字架可感觉的喜爱——我的心离此太远了。在一种不在我里面的坚定里，十字架被非常纯洁地背负了。这不是来自我，而是在祂里面——祂是我们的生命，如果我敢和“使徒”一同讲：“现在活着的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”（加2:20），“我们生活、动作、存留，都在乎祂”（徒17:28）。

我常不加思索地跑题，且回到偏离的话题上。让我大为烦恼的还不是要离开，而是跟新天主教的联结。我盼望在我里面能寻到一点吸引力，倾向于他们，但我一无所获。我的心灵与头脑都跟这个学院相抵触。不是我不盼望有份于使错误的魂回转，考虑到我的中心深处是怎样死，怎样湮灭，他们的回转对我极有吸引力，也是我倾力而为的；但这个学院的风气和灵不适合我。当我想在这点上征服自己，跟他们联合时，我魂失去了平安。我可能想我会非常适合他们，因为你使用我，我的神啊，在我离开前使整个大族全部回转了，其中的一个家庭有十一或十二个人。另外，康伯神父曾告诉我利用这机会开始，却没有告诉我是否该跟他们联结。是神独一的眷顾——为祂我毫无保留地给出了自己——阻止了这联结。

一天，由于不忠，我反思整件事，感觉有点不安，害怕会搞错了，特别是我家里的神职人员——我只把这秘密告诉了他——说我解释不清，别人给我的建议都很差等，这越发增加了我的疑惑。我有点低落，这时有感动打开以赛亚书，一翻开就看见了这段话：“你这虫雅各，你这似乎死了的以色列啊，不要害怕。是我带领你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你是属我的。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。”（参赛41:14, 43:2）

我怀着极大的勇气决定去了，只是还不能确定是否跟新天主教联结。在离开之前，为了测度分寸，我需要见一下盖纳姊妹，她是新天主教在巴黎的院长。我无法去巴黎，否则会推迟起行日期，因为已是势在必行了。

她病得很厉害，但她决定来看我。我的神啊，你的供应引导着一切，让每件事都恰到好处地服务于你的旨意，所以我每天都看见神迹，十分惊奇。你以慈父的关怀细致入微地照顾着我。当她要出发时，忽然病倒了，你让这事发生是为了给一个人时间，以免发现旅行的一切准备。

最后她出发了，还是非常软弱。由于她通知了我起行的日期，那天天气非常热，我很真实地想到她在社区里是那么被宠爱，不会被许可离开的（这是真的，她后来告诉了我），我请求主给些风，减轻热度，让这位可敬的女人能够来。我一祷告完，天就突然起了凉风，让我惊奇。在她整个的行程中，风都没有停止，直到她回去。

我去接她。为了避人耳目，我把她带到一座乡间的房子里。让我有点难堪的是，我有两个仆人认识她。但由于我跟她交谈一位女士的回转，就很容易让他们以为，我是为此而请她来的。她来这里有些妨碍，必须保密，不能让人知道。

我的神啊，你许可我尽管没有辩才，却回答了她一切的疑问，她不禁让步了。盖纳姊妹有许多天赋与恩典，但如她自己所说，她的话在魂里产生不出像你让我讲话时的果效——她禁不住如此说。我有感动求你，用她做你神圣旨意的见证；你就给了我，我的神。尽管在我离开之后，她发誓跟我断绝，但在我离开前，她却并没有。你要我出发时，别无确据，只有你神圣的“眷顾”引导着一切。有四天之久，这位姊妹没有告诉我她的想法。第四天，她才对我说，她不愿意与我同行。我更惊奇了，因为我相信神不在意我的卑贱，会赐给她美德，是祂拒绝给我的枯荒状态的。她讲的理由似乎非常人意，缺乏超然的恩典。这使我迟疑了，但我鼓起勇气把自己完全弃绝，告诉她：“我去不是为了你。即使你不去，我还是要去的。”她承认她很惊奇，她以为只要她不去，我也不会愿意去的。

我安排了一切，在一片纸上，写了跟她们联结的约定。一做这事，在领圣餐之后，我就感到可怕的焚烧与扰乱。

我去看盖纳姊妹，由于我知道她有神的灵，我很容易地跟她讲到我的痛苦。我让她知道，神呼召我去日内瓦是无可置疑的，但我不知道是否该加入她们的聚会。她说在弥撒和领圣餐之后，她会告诉我神的期待。我的主，你不顾她个人的利益，违背她的意愿，使用她，让我知道了你的旨意。她告诉我，我不应该跟她联结，这不是你的设计，我应该简单地跟姊妹们去；在那里，康伯神父会让我知道你的旨意（我给她看过他的信）。我立刻默从了这建议，魂恢复了平安。

在我得知新天主教要去热克斯之前，我最初的想法是去日内瓦，隐姓埋名，悄悄地住在一间小房子里。我知道怎样做各种膏油，包扎伤口。那地方流行颈部淋巴结核，对此我有特别的药剂。我本想这么安静地迂回进入，加上打算给他们的慈善捐献，若是采取这途径，就会赢得许多人，我相信事情也会成功得多。但我认为听从主教的建议比跟从自己的亮光要好——我在说什么，我的神？难道你永恒的设计不是已经实现在我的里面，完成了一切吗？我们以人的方式讲话，因为我们是人。但神啊，当我们在你的里面看事情时，就会用不同的眼光了。

是的，我的主，你的设计不是把日内瓦给我，让我做工、讲话，而是让我受苦。当我看事情越绝望时，我越期待着通过只有你才知道的途径，让那个镇转向你。是的，日内瓦啊，在你的墙垣内，你会再次看见真理华美丰盛，尽管她曾被谬误摈弃了。在你的市政府大楼上那些美丽的字句“黑暗之后，就是光明”，对你，将会成为幸福的事实，尽管现在你把它们作了相反的解释。我确定地相信，有一天，真理之光会将你照亮，那美丽的圣彼得大教堂会再次取得优势，在它的胸膛里，会抱着我们可畏的奥秘。在感觉里，这是多么真实啊，我的主，你让我成为日内瓦十字架的女儿！为了在此竖立你的十字架，我会欢喜地抛洒鲜血。

康伯神父后来说，他有非常强烈的感动告诉我不要跟新天主教联结，他不相信这是神的旨意，但他忘了讲。我不再能够咨询伯叨德了，因为在我离开前几个月，他过世了。我有些他离世的记号，他只向我一个人讲话了。在我看来，他似乎把他的灵交通给我，让我扶持他的孩子们。

惧怕抓住了我，我担心为了命定的去日内瓦而对新天主教的利益反感，是天性的诡计，免得已被剥夺。这使我很为难。我给盖纳姊妹写了封信，按着第一次的备忘录，写一份契约。我的神啊，你许可我犯这错误，是为了让我更好地认识你对我的保护。